

青龙在天

十四、唇枪舌战

猛的回身，两个血人扑跪在劳爱脚前，那个脚未受伤的大概是弟弟，他忍痛地道：

“活菩萨，你救苦救难，我兄弟二人的再生父母，现在，这一千两银子我兄弟真心实意的奉上，你收着算是我兄弟一翻诚意……”

劳爱望望地上的尸体，道：

“不，你兄弟也该明白我未援救你们，原因之一是我不能破坏道上的规矩，挡人财路是犯大忌的，不过我总得找个理由方能出击，那也是唯一的理由，所以我出面了，当然顺便也救了二位。”

那汉子道：

“不管怎么说，你总是救了我兄弟是真，唯一能使我兄弟安心的，便是奉上这一千两银子了。”

劳爱低吁一声，道：

“这一千两银子也算是你兄弟二人玩命换得的，如果二位真的要报答我，那便是二位立刻骑着你们的驴子上路，因为我要在这祠堂里养养神呢！”

兄弟二人一听，当即唯唯诺诺，那个弟弟早扶着他的兄长爬上驴背，缓缓走出伍家祠堂。

劳爱冷冷望着地上六具尸体，再看看那间空荡荡的大祠堂，摇摇头缓步走至祠堂门口往外面瞧了几眼，心中琢磨，这里已不是好的歇脚地方，万一明日有人走来，发现地上死了人，自己虽然不惧，却也难免麻烦。

心念间，立刻走出伍家祠堂，找到自己的枣骝马，直往驻马镇方向驰去。

劳爱原来是要来这五家祠堂静静的歇到二天晚上赴那风雷约的，经这么一折腾，只得另作打算了。

所谓另作打算，当然是另找地方了。

坐居马上，劳爱遥遥望向远方，朦胧的远方尚有几盏灯火闪爍着，宛似飘渺中的鬼火。

另一面，月光下渭水河如一长带正泛着银光星芒——无数的星芒似银河。

便在这么一阵犹豫中，劳爱面有笑意。

那是昂然的自得的笑意，因为她忽然想到了个好去处，那个去处比之伍家祠堂还令她满意。

于是，她竟毫不犹豫的拨马赶到了渭水河畔。

是的，劳爱想到了“包打听”，如果自己躲在贝老九的小船上，大概是谁也想不到吧！

枣骝马便在这三更天的时候来到了渭水河畔的老柳林下面，可真巧，贝老九竟是一壶高粱酒，静静的坐在船头上，月光下他边喝边垂钓，那种轻松自在，光景又与活神仙有什么分别的！闻得马蹄声，贝老九仰面河岸望去，不由得惊异的走下船来。

劳爱刚翻身下马，贝老九已迎上前来，道：

“果然是劳当家的来了，且请小船上坐。”

劳爱把缰绳交在贝老九手中，道：

“我登船，你去把我的坐骑找地方安顿下来。”

贝老九一怔，道：

“劳当家不骑马了？”

劳爱道：

“我要在你这小船上暂时住一天，欢迎吗？”

贝老九一听，抚髯笑道：

“别说是住上一天，便住上一年半载的也行，要知道我贝老九的这条小船还是你爹当年送给我的呢！”

说着牵马走出去了。

劳爱微微一笑，登上小船，只是他见贝老九那低而矮的小舱内，只有一条日棉被，船板倒也干净。

于是她推开两边舱门，让舱里空气换个味道。

不旋踵间，贝老九已走回小船上。

劳爱道：

“我要在你这小船上住到明晚，你把棉被拿出来自己用，我只是打坐就成了。”

贝老九又一怔，道：

“这光景劳当家是不准备回六盘山了？”

劳爱道：“我是赴一个约会。”

贝老九道：

“谁”劳爱淡然一笑，道：

“风雷。”

贝老九一惊而起，道：

“就你劳当家一人前来？”

劳爱已拖出贝老九的棉被，闻言道：

“约的是单挑独斗，当然就是我一人的前来了。”

贝老九猛的一拍巴掌，道：

“这个石冲，他怎的这么糊涂起来了，我明明告诉他风雷还约了个杀人王淡云，他竟还叫劳当家的一人涉险，他这是居的什么心！”

劳爱已进入矮舱，这时她一笑，道：

“是我不许他们前来。”

贝老九道：

“为什么？”

劳爱这时才缓缓道：

“风雷约我比斗，他必然存着一种心态，那便是他在我挑了大雁堡长青门以后，他做贼心虚，加上兔死狐悲，才沉不住气的找我决斗，当然他也知道我劳爱非比等闲而必然邀来帮手，这些帮手，也正是我欲知道的人物，哼，我之赴约，实际就是将计就计。”

贝老九不以为然地道：

“石冲只向我打听风雷消息，却未说明原是劳当家欲赴风雷约斗之事，唉，他应该对我说明白的。”

贝老九见劳爱不开口，这才又接道：

“劳当家的，当年你爹在世时候，他经常在我这儿探听消息，老当家的把我贝老九视同兄弟，有时候他还坐在船头上同我二人小酌闲聊，当然我有

时也会稍进一言，可是老当家的也会琢磨着加以采纳，如今，贝老九我……我不得不向劳当家的说一句，回青龙会去吧！”

不料矮舱内传来劳爱的话，道：

“明日午时，你就将这小船慢慢撑向清水飞鼠崖吧！”

贝老九道：

“可是我……”贝老九总得把握机会表态一番的。

劳爱早又道：

“我很累，你就别再烦我了！”

贝老九摇头一叹，道：

“唉！有时就同你爹一样，是个宁折不弯的性子！”

渭水河岸的清水飞鼠崖，原是个峭崖，啊，足有百丈高的一座陡崖，中间还有个突出石块，望之宛如即将落下来似的，渭水河便在这危崖下面滚滚流过——

有一株盘根古松，蒲扇般的遮了大半个飞鼠崖，而使得一艘看似划来赏月的小船，时隐时现在渭水河面上，那从松枝中洒下来的月光，酷似晨雾中透出来的银芒，成束成丝的撒落在渭水河面上，嗯！果真是赏月的好去处！

一艘小船便在这时顺流而下，缓缓的泊靠在飞鼠崖的对岸那片石岸边。

有个老者，独自一人坐在船头上，一支银亮的竿子举在手中，银钩放上鱼饵，他竟悠闲的月下钓起鱼来了。

你细看这老人，他脚旁放的既非鱼饵更非鱼篓，而是一把带套的怪形钢刀。

这老人当然不是“包打听”贝老九。

不错，他不是贝老九，但武林中不少人见了这老者会头痛的，他便是“渭河怪叟”成浩。

天上的月儿似在变小了，但却变得更加光明，明得峭崖上的老古松树上闪跳的大松树鼠也可以看到。

松鼠在跳，但远处的河面划来的小船更容易被看到，是的，又一条小船便在这时候撑到了飞鼠崖附近。

“渭河怪叟”成浩双眉一皱，“嗯”了一声。

只见这小船上只有个头戴大叶帽老者。

这时候那老者仰面看去，心中不由吃一惊，忙顶篙匆匆把小船撑去——

成浩见小船从自己这小船附近撑去，遂也不在意的又坐在船头上，只见他理出一支钓竿来漫不经心的坐在船头上下钩。

但如果能听得到他说话，便会知道这人是谁。

是的，这人便是“包打听”贝老九。

贝老九面对着河面不往舱看，但他却焦急的叫道：

“劳当家的，你可知飞鼠崖河面上谁呀！”矮舱内，劳爱道：

“你又看到哪个了？”

贝老九道：

“黑心肝‘渭河怪叟’成浩呀！”

冷冷的一笑，劳爱在矮舱道：

“又是那宇文山的哥们，哼！”

贝老九一怔，道：

“你识得这姓成的？”

劳爱道：

“尚武山庄我见过他，是个骨架很大但却十分瘦的老头儿，一头头发披在肩上，说出话来似打雷……”

贝老九早应道：

“不错，正是他，这老儿今晚赶来习鼠崖，我看不会简单吧！”

劳爱道：

“当然不会这般巧合的他会划船来这飞鼠崖下赏月，因为我永远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会有这么巧合的事。”

贝老九道：

“这么看来，我还是把劳当家的撑回柳树林去吧。”

劳爱道：

“贝老九，你又在为我担心事了？”

贝老九道：

“我不是为劳当家的担心事，明知山有虎，何苦定要虎山行？回去吧！”

劳爱沉声道：

“别再影响我的情绪，你只注意四周便了。”

贝老九一声叹息，道：

“好，我不说，只求月娘娘显灵保佑了！”

也就在这时，飞鼠崖附近，突见人影连闪中，二条巨大黑影宛如飞猿渡涧，未听声息，已直往飞鼠崖上升去，两条人影一划飞鼠崖，立刻成两个方向奔去——

这两条人影沿着飞鼠崖四周腾跃一阵后，立刻就见一条黑影飞入那棵老松树内消失不见。

于是，另一黑影却缓下身来。

缓缓的，这人迎着一片月色，十分自在大方的站在飞鼠崖附近的那片半山坳地方。

这地方真是个好交手好地方，四周岩石围堵，中间大片青草碎石，山风吹来徐徐，掀起这人长衫后摆，大光头泛着红光，一把泼风砍刀还提在这人的左手。

是的，他便是狼山风家寨的老回子风雷。

那个隐身于附近老松树上的便是“长腿追魂”淡云了。

又是一阵窒息中，突听得渭水河上一声“吱吱”叫，听来就如同老鼠闹窝。

于是，傲岸而卓立的风雷怒目直视着崖下。

现在，劳爱这时候出现了。

面对着这片碎石草地，劳爱来的方向令风雷吃一惊，因为劳爱是从背面的崖上落下来的。

猛回身，风雷月光下见劳爱一身青色短扎，左手握着带鞘长剑，冷冷的望向自己。

冷哼一声，风雷道：

“你躲在上面？”

劳爱道：

“我是从上面来的。”

风雷道：

“只你一人？”劳爱冷哼一声，道：

“我不像你，还带来了帮手。”

风雷一怔，怒骂道：

“臭丫头，你——”

劳爱不等风雷说下去，紧接道：

“而且你还不只邀一个是吧！”说着，自己竟抱剑高举，神情一片肃穆庄严，而使得风雷一怔——

原来劳爱的这个动作，在江湖上有个名堂，这是双方决斗表示先向对方施礼尊敬，尊敬对方是君子，单挑独斗绝不假手他人。

现在，风雷在愣然之间，忽的哈哈大笑起来——

劳爱知道风雷绝不会以同样的动作回敬，所谓君子决斗，先礼后兵，而风雷他……

突然间，老松树那边跃出一人，这人身法奇快，只是两个箭步便到了风雷身边来。

不错，这人正是“长腿追魂”淡云。

风雷望着淡云对劳爱道：

“臭丫头，你应该知道风大爷约你单挑独斗是假，杀你是真，不料你真的同你老父一般的个人英雄主义，单枪匹马的前来赴约，这便怨不得风大爷施诈了，哈哈……”

劳爱冷笑道：

“姓风的，你应该知道来者不惧，怕者不来。”

淡云突然唱骂道：

“我操，全像她老爹一模一样嘛！”

劳爱道：

“姓风的，河面上的那位怎的不一齐上来呀？”

风雷一震，道：

“你真的是一人前来赴约？”

劳爱淡然一笑，道：

“我已现出江湖礼教，难道你也以为我带了帮手？”

风雷是因为劳爱知道河面上有个成浩而竟然还仗剑走来赴约，如果他不是设下什么阴谋或带来多少帮手，那么她必然是个疯子，因为单凭他们二人劳爱绝对难是对手，那么这女子的胆识也太大了。

便在他的商讨中，突又听得劳爱一笑，道：

“嗯，你的帮手来了！”

风雷与淡云一惊！

惊于劳爱竟能在不知不觉中发现有人扑上来。

猛回头望去，果见人影闪动中，“渭河怪叟”成浩已跃到现场。

一把带鞘怪刀握在手中，成浩戟指劳爱，道：

“丫头，可识得老夫？”

冷淡的一笑，劳爱道：

“尚武山庄酒席筵上见过。”

嘿嘿一笑，成浩道：

“那日老夫若非是顾及宇文兄弟的喜筵，只你的那种傲态，老夫便不会

放过你。”

劳爱道：

“哦！是吗？”

风雷突然喝道：

“臭丫头，你可知为什么我们定要你的命？”

劳爱笑了笑道：

“定要我的命是一回事，要不要得了又是另一回事，不过我想确切知道，宇文山为何不来？”

风雷与成浩对望一眼——

“杀一个女子何须多少人？只淡大爷便足够了。”

劳爱道：

“三位在江湖上翻滚数十年，却也是越来越活回头了，活得连老脸也不顾的一人出面三人赴约，宁非是可耻复又可怜！”

风雷怒道：

“劳丫头，别尽编排人不是，你自己呢？两年来只见你领着青龙会那批杀手，尽往道上的人的头上打主意，如今你越发的嚣张得可以，先是大雁堡，再是长青门，他奶奶的，这要是再不给青龙会一个惨痛教训，不定下一个轮到我狼山风家寨了。”“长腿追魂”淡云沉声骂道：

“劳丫头，有道是江湖人吃江湖饭，一统江山必有乱，你想领着青龙会人马来他娘的一个一马扫，是不是你想有一天独霸武林呀？凭你！呸！”

劳爱频摇着头，道：

“青龙会从不作如是想，领袖武林必也是德高望重之人，而青龙会所以如此，无他，图存而已！”

风雷怒道：

“我的儿，你们青龙会图存，别的门派就该倒霉呀，大雁堡、长青门他们不是也要图存吗？”

劳爱淡然地道：

“当然，图存的方式有许多，只是青龙会的方法上较为江湖罢了！”

成浩怒骂道：

“你他娘这是什么话？”

“各位，江湖上不乏以大吃小以强凌弱实例，当然，青龙会偷袭他人，也随时随地等着外来的侵袭，换句话说，青龙会也欢迎你们前去攻击，如果各位愿意的话。”

风雷大怒，骂道：

“娘的老皮，你们听听，她比她老子还狂十分。”

劳爱淡然道：

“绝非是狂，而是谁也难以篡改的事实。”

风雷道：

“也曾闻你青龙会外地设有买卖，当然各门派也有分舵，大家本就各按规矩，各凭本事营赚，谁也不会想到去踹谁的堂口，卷哪个老窝，偏就你干上青龙会当家的便一反过去，远攻近取，无所不用其极，这要是我们这些老骨头再不出面，江湖上你成了女阎王了！”

哈哈一笑，劳爱道：

“姓风的，你说的这些话我懂，我怎会不懂？但我接掌的青龙会却含着

无比的伤痛，那种锥心的痛苦你是不明白的，而一个承受痛苦的帮会，便只有在痛苦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因为不如此无以生存。”

风雷三人对望一眼，显出一刹的窒息——

劳爱又道：

“现在，青龙会的一切行动便依照着这惨痛的教训而为之，除了武力便是武力，我这话三位必然心中明白了。”

风雷沉声道：

“好呀！原来你是在为父寻仇呀！”

摇摇头，劳爱道：

“姓风的，你错了，劳爱绝不思什么报仇之事，一个生活在黑道上的枭霸，其结果原本就是这样，有什么好报的仇？”

成浩道：

“但你的言行都明敞着是在为父报仇。”

劳爱道：

“不，我只是在继承我爹的遗志，如此而已！”

风雷冷哼一声，道：“如此说来，除非你死，除非青龙会灭绝，否则总有一天你会领着青龙会的人找上我狼山的风家寨了。”

劳爱冷森森地道：“是的，我不否认有这么一天，至于什么时候，我便无法确定了。”

风雷双眉耸动，一捋山羊胡子，喝道：

“劳丫头，你不会有这么一天的，你永远也不会有这么一天的，因为你已注定活不过这个月圆夜了！”

劳爱淡然道：

“是吗？如果我真的活不过今夜，你可知后果吗？”

风雷一怔，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劳爱笑了笑，道：

“青龙会中像你们这种修为的人不下十员，而今夜我却一人也未带来，难道你会想不到？”

风雷惊骇的骂道：

“臭丫头，你难道已暗中派他们找上狼山去了！”

劳爱摇摇头，道：

“你别吓成那副模样，他们全守在青龙会呢！”

风雷吁了口气，道：

“那么你的意思又是什么？”

劳爱道：

“十分简单，来时我已对他们言明，如果我在此决斗而不能回六盘山，那便是你姓雷的施奸弄诈令我上当所致，青龙会便会举全会弟兄，倾巢而出，血洗狼山风家寨，必杀得你们鸡犬不留……”她一顿，望望吃惊的风雷，又道：

“现在所不幸的是我已猜中，而且是已证明你姓风的果然阴险，因为你约来了帮手，欺骗我这以君子之心来赴约的人。”

一旁的“长腿追魂”淡云沉声骂道。

“我操，看了苗头不对，形势不利，又卖弄嘴巴玩唬的了，风兄呀！你

千万别上这臭女子的当！”

劳爱冷冷道：

“三位这是把事情弄拧了，我所说的本就是实情，但三位想要今夜把劳爱摆平，怕也不是简单的事。”

“渭河怪叟”成浩尖声笑道：

“风兄，别再听这女娃儿罗哩吧嗦的没完没了，今夜我三人合力撂倒她，你放心，我二人立刻也跟你回狼山，我老成就是不拦住青龙会那几头狼有个什么样的狼劲施出来，不定我们给他娘的一个迎头痛击以后，再杀上六盘山，把这个道上的恶瘤来个连根拔除！”

风雷点头，道：

“当然，我也会顺道搬请宇文兄出马的。”

劳爱一笑，道：

“三位似是十分笃定，但却怎的还不出手？”

成浩道：

“原是个闺阁的姑娘家，却被那该死的劳壮硬调教成个母夜叉，倒是真的有些可惜了。”

劳爱冷哼一声，道：

“该先替你自己可惜吧，因为谁也不敢肯定第一个躺下去的人是谁，对么？”

成浩缓缓抽出刀来。

那是一把蓝得汪汪耀眼的钢刀，钢刀的刀头上呈三角形的是有大巴掌那么大。

劳爱第一次看到这种怪刀，是钩，是刀，又是剑，就不知姓成的在这把刀上的造诣如何了。

十五、决斗飞鼠崖

怪形钢刀拔在手中，成浩迎着月光左右一抡，潇洒厉烈的斜身向一侧缓缓迈出三步。

另一面，“长腿追魂”淡云“锵”的一声龙吟中，一把上尖下宽的双刃尖刀早暴指右前方，他在成浩的移动中，反方向的也移动着，光景是要把劳爱围在中间了。

是的，风雷未动，他手中的那把泼风砍刀却抱在胸前，秃顶上闪闪发亮似已见汗。

劳爱的长剑未出鞘，但已竖在她的胸前，她心中十分明白，面前这三个魔头一个也不好惹，自己绝对不能稍存大意，因为只要有一丝一毫差池，便真的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憾事！

他沉静不移的挺立着，宛似成竹在胸。

劳爱这时在想，姓风的绝对不能叫他死得早，因为他是一条线索，他的那匹“一条鞭”可是不会错的。

风雷缓缓的举起刀来，边沉声道：

“臭丫头，你也未免过份猖狂了。”

星目怒视中，劳爱突然哈哈笑了起来，便在这笑声里正充满了极度的讽刺与嘲弄，宛似一把无形的穿心箭而令面前三个混身战栗而愤怒得连连颤抖！

于是——

三个枭霸缓缓在劳爱身子四周走动，直到呈三角形而后站定。

冷冰冰的一声沉喝，风雷道：

“劳丫头，形势如此，你确令人服了你的胆识，但你再怎么定与静，也绝对难逃我三人联手一击。”

高贵的一挺胸，劳爱道：

“今日我一人之力斗当今三大高手应是此生值得骄傲的事了。”

阴酷的一声哼，淡云道：

“我们到死方休！”

劳爱道：

“好，各位出招吧！”

突然空气似凝结住了，没人再开口说话，也没有人移动，甚至连呼吸也在小心的自我抑制，四个人，八只眼睛全瞪得几乎欲凸出眼眶外。

劳爱渊停岳峙的卓立着，长剑的剑把在握，只是未曾拔出鞘。

圆月照得风雷的光头上一片透明，山风吹得他那三绺柳须偏向一边，泼风砍刀已被他双手高举——

于是，脚步下有了碎石的声音传来。

声音中劳爱突然发难，她闪电般的一跃而扑向风雷。口中却平淡地道：

“小心了，姓风的！”

空中一连发出三声如一声的脆响，便在一溜寒芒喷洒中，劳爱一个腾翻，人已自风雷头上越过。

“长腿追魂”淡云见劳爱猝然扑向风雷，双刃尖刀平举而上，不料还是慢了半步，尖刀已自劳爱足下越过，等他抽刀回击，劳爱已侧翻两丈，一溜寒芒迎上横拦的成浩。

成浩原是抱定认准下手原则而不即出招，今见劳爱横里杀来，忙举怪刀连挡带钩，劳爱冷笑一声，十三剑并成一剑狂抖而上，手腕暴翻，身形在空中倏变中，又是九剑斜劈，她剑剑杀着，式式连贯，宛如一尊腾跃的千手佛般，望之全身上下皆是剑芒——

是的，劳爱开始运用“追魂十八式”绝活了，她每出一剑便是九式，那剑光却似布成一面纵横交织的罗网，把自己严密的编织在里面。

劳爱这是以先发制人的手法，以求快中取胜，她十分明白跟前三人非等闲之辈，是以她必须采取速战速决战略而绝不能拖泥带水的长此拖延。

突然间，风雷与淡云二人狂叫一声自两个方向已杀过来，双刃尖刀平削如半个扇面般发出极光一片，而风雷的泼风砍刀上撩下压带起激流回荡，就在成浩怪刀拼命抡击中，三把兵刃已向一点汇来——

当然那一点便是劳爱。

冷叱一声劳爱拔地而起，长剑一招“苍龙摆尾”，就听得她足下一阵金铁交鸣，火花飞洒，她却借力而弹向圈外。

这时距她最近的是淡云。

淡云尖刀削空，见劳爱空中闪向身后，暗中一声冷笑，身子方向不变，双刃尖刀却快不可言的自身后劈去，同时他使个十分怪异身法，一下子便闪到劳爱面前。

这淡云人称“长腿追魂”，步法自然有其独到之处。

劳爱也为淡云这种怪异身法一栗，她想不到这瘦大个子如此一晃之间便阻在自己面前。

“追魂十八式”不假思索的闪电般以一招“遮天兜魂”，刹时叮当之声连绵响起，硬生生把对方刃尖刀的攻势封架在身前三尺之地！

于是，便在淡云的又是冷笑声中，风雷与成浩二人适时的围扑而上。

劳爱原本制造的先机，至此已全部尽失。

于是，目眩神迷的狂劈猛杀，四人一下子激战在一处，果真是难分难解！

缠斗搏杀中，淡云不时的发出尖吭的怪叫声！

风雷却边杀边沉声道：

“成兄、淡兄，今日我等必得把这姓劳的女子撂在这飞鼠崖上，她可是比她老子还难斗十分呢！”

劳爱听着，心中当然气恼不已，但她却是不敢稍存大意之心，是以只听得她咬牙咯咯，不时的吐出一声断叱！

风雷等三人如今品字形的把劳爱围在中央好一阵狂砍猛劈，然而劳爱的“追魂十八式”每招九式，式式精奥，一时间三人也不敢有所轻视。

不轻视便不敢过于逼近，一时间似是个对峙局面。

但劳爱心中明白，长此下去，自己终将要吃大亏，面对三个老奸巨滑高手，自己若不出奇制胜，必为他三人所乘无疑！

她一念及此，暗中一紧手中长剑，霹然暴飞而起，同时一招“普渡四方”全身上下紧紧裹在一片刃芒中。

不料劳爱弹起半空三丈高，却见风雷三人仍然品字形的也同时跃起半空中——

于是就在半空中一阵金铁交鸣，火花狂洒中，劳爱又落下地来。

淡云尖声骂道：

“臭丫头，今夜你走不了啦！”

成浩也嘿嘿笑道：

“先宰了你，再找上六盘山去。”

劳爱闻言，冷笑一声，道：

“凭你三个老鬼？”

话声中她突的一矮身形又起，手中长剑如旋风般在她的身下激荡着——

风雷狂叫一声，道：

“你还想逃？”

成浩便在这时奋力劈出一刀直往劳爱的剑芒中击去，于是一声“当”与“咚”声中，劳爱的剑芒被成浩的刀尖上三角形阻滞而几乎把长剑钩脱出手。

劳爱又是身在空中，她知道胜负便将在这一瞬间要出现了，因为她无法去阻止风雷与淡云二人的夹击。

一咬牙，劳爱的剑不再施力抽回了。

非但不抽回，而且顺势直往成浩胸前送去——

成浩以为自己得手，得手于替风雷、淡云二人制造了搏杀劳爱的机会。

不料他尚未收回怪刀，便见劳爱的长剑距离前胸不到半尺，一惊之下拼命往左侧打横。

但劳爱一心拉姓成的垫背，是以她的剑尖流光一现的便送上成浩的身上。

便在这时候，泼风砍刀斜劈如电，“咻”的一声，但见劳爱立时披头散发，泼风刀竟自劳爱头皮一寸地方砍过。

那本是砍头的一刀，只因劳爱未曾退缩的空中欺身直逼成浩，而风雷的杀招已现，是以逃过一劫。

然而劳爱却未曾躲过淡云的一刀，她在一刀插入成浩胸侧时候，本能的往成浩一侧闪过，躲过风雷一刀，而淡云的双刃尖刀却“咻”的一声劈向她的肩与背上。

刹时一阵刺痛穿心劳爱猝然旋身，长剑一招横摔落叶，剑速之快无与伦比，刚把淡云的第二刀荡开，而余力却扫中淡云胸腹。

成浩抛刀掩着肚子，鲜血仍自他的指缝外溢，他哈着大气，身子摇了几摇硬是拿桩站定！

淡云双刃尖刀力阻刹那间，但觉胸腹之一阵撕裂的痛，暴退一丈低头看，早见衣衫已破，尺长的一道伤口只差半寸便开膛剖腹，心中也是吃惊的忙着撕开衣衫去扎。风雷见劳爱肩背受伤淌血，也不顾淡云与成浩二人伤势，早狂叫着挥刀向劳爱砍去！

劳爱伤的实在不轻，虽左肩背处受的伤，可是连右臂也觉得不听使唤，又见风雷狂劈而上，只得边阻边躲！

风雷见劳爱这般光景，忽的仰天大笑，道：

“臭丫头，你今夜认了吧！”

也就在飞鼠崖的近崖边处，劳爱还在考虑是否往水中跳呢，因为下游不远处她尚命贝老九的小船藏在附近呢，不料突然闻得一声清叱声：

“果真三个欺一个，越老越不要脸！”

风雷已将劳爱逼在崖边，他绝对相信不出十招必然得手无疑，今突闻得声音，不由一怔回头，只见一团灰影中一个人挥剑向自己刺来。

月光下，劳爱看的真切，不由得一阵愣然不语。

泼风砍刀横里挡中，风雷怒喝道：

“朋友，哪条道上的，为何半途来越混水？”

一连劈出三剑，那人嘿然，道：

“你大概就是叫风回子的吧？”

风雷沉声道：

“风家寨风雷便是老夫，朋友，看你年纪不大，江湖规矩必然不清，这儿不管你的事，一边站着去。”

年轻人收剑一站，道：

“成，我可以不再出手，但却有个不情之请。”

风雷道：“只要你不出手，什么请求风大爷必不令你失望。”

年轻人道：

“这话可是你说的？”

风雷道：

“当然。”

年轻人指着劳爱，道：

“我要把她带走。”

风雷一听，怒道：

“你知她是谁？”

年轻人道：

“我知道她已身受重伤，如此而已！”

风雷沉声道。

“她是个女魔，青龙会的当家，我们这是约斗，双方到死方休，年轻人，这你该知道了吧！”

年轻人冷冷一笑，道：

“你们这不是约斗，是欺斗，说句半点不假的话，你们这是以大吃小，以多为胜，老树没皮，死不要脸。”

风雷狂叫着骂道：

“好个张狂小儿，你又是什么东西！”

喘着大气的淡云戟指那年轻人喝骂道：

“滚，这儿没你小子的事，快滚！”

年轻人“啧啧”两声，道：

“姓淡的，你要是再喳喳不休，一旦用力过猛，肚皮崩裂，老命立刻完蛋操！”

淡云叫道：

“风兄，杀了这乳臭未干不长眼睛的狂妄小儿！”

泼风砍刀宛如下压狂卷的巨浪，风雷鼓起牛蛋眼厉裂的和身扑击而上，口中且喝骂道：

“哪里会冒出你这个浑小子，老子独劈了你！”

青芒便在这一刻之间一颤猝闪，年轻人身形快得无可言喻的侧闪中，暴闪的剑芒似千百丝夺目彩霞般，丝丝自下压向巨浪中连番闪耀，凌厉之势足以令风雷收招疾退！

风雷见对方出招凌厉怪异，气得双目尽赤，他一口钢牙咬挫，浑身热血冲击，恼恨与忿怨一时间令他难以自制的大叫一声，挥刀二次砍去，边骂

道：

“狗东西！”

青芒又再挥洒中，但闻“当”“当”声中，年轻人长啸一声抡剑如麻，剑风狂飏，一轮快刺，几乎把风雷逼下飞鼠崖去！

风雷双手把刀，鼓起余勇，直欺而前，他欲旋身，准备把这小子逼向崖边，不料突然一声“嗖”中，风雷顿感右臂自上到腕一凉，惊异之下侧闪一丈低头看去，只见衣袖已被割开，一条血印已现，这才感到一阵刺痛。

虽说伤的不重，但见眼下情势，面前这小子不知是何来路，看来今日实难得逞。

青钢剑斜指地上，年轻人冷冷道：

“朋友，下一剑你绝对会躺下去，而且也必然比之他二人更惨烈，阁下可要一试？”

风雷怒道：

“年轻人，算是你中，可是你为何一定要救这姓劳的女子，她……”

年轻人一拦，道：

“我最是不喜多说话的人，两条路，一是我带她走，二是你再挥刀重上，如此而已！”

望望斜躺在石地上直喘大气的成浩，月光下成浩面色如灰，灰得如同刚自明月下飘过的一片浮云！

再看看淡云，只见他极力以布带来束腰，双刃尖刀拄地而立，血尚自在流……

风雷似是泄气皮球般，突然沉声道：

“年轻人，我们做一次买卖如何？”

年轻人望着劳爱。

劳爱正以布巾按在左肩上，似是以药敷上，只是，自己无法包扎，但这时劳爱还冷眼望过来。

冷冷的，年轻人道：

“我开出的两个条件便也算是一桩生意，而且是任阁下选的买卖，除此，我想不出还有何可谈的。”

“有！”风雷忙接道：

“年轻人，从衣着上看，你不见得是个公子哥儿有钱的，这么办，我答应送你一千两银子，只买你立刻走路，你看如何？”

仰天哈哈一笑，年轻人道：

“我只要拍屁股走人便是一千两银子，哈……”

风雷双目一亮，道：

“你答应了？”

年轻人道：

“拿来！”

风雷一怔，道：

“拿什么？”

年轻人面无表情地道：

“一千两银子呀！”

风雷跺脚怒道：

“什么？现在就要？”

年轻人怒道：

“原是空口白话一句呀！”

风雷怒道：

“年轻人，风大爷这是来拼斗的，可不是来做生意，谁会这时候把千两银子带在身边的！你……”

年轻人冷笑，道：

“哼！你以为年纪老经验辣，真把我们这些年轻人当傻蛋呀！先是骗了这位女子，然后又想欺骗我，好个不长眼睛的老狗，你休想叫我上当！”

风雷咬牙举刀，发觉右臂已痛的难以举刀，忙将泼风刀转向左手，早又听得年轻人冷叱道：

“老小子，你可要小心，我这第一招必挑出你的一双牛蛋眼！”话声中他右手青铜剑力挽五个剑花，激荡的剑尖喷洒出窒人的剑芒，右腿一抬正欲扑击而上呢！

风雷闻得对方要挑出自己的双目，又见对方抖剑仪态潇洒，心中一怔间，忙沉声道：

“等等！”

年轻人怒道：

“你有何话说？”

风雷道：

“今晚风大爷认栽，小子，你总得留个名号吧！”

年轻人一阵冷笑，道：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随便一个名号你信不信？”

风雷沉声道：

“你这下三滥——”

年轻人嘿嘿笑道：

“虽是下三滥，却又比之你们这些老狐狸高尚的太多大多了。”说着，他抬手一招又道：

“看来我只有带这位姑娘走了。”

劳爱本想再战，因为她在急速的敷药后痛苦力减，她自信必能再与风雷一拼。

但她见眼前这种情况，不由先是一声冷笑，星目怒视着风雷三人，道：“这场比斗尚有续幕，三位好生回去养息，约期再战。”

风雷沉声道：

“下次必不轻饶，姓劳的，你会同你那凶残的老爹是一个下场的！”

淡云吃力地骂道：

“劳丫头，你走他娘的狗屎运，半路上冒出这么个狗操的救了你！”

劳爱一声冷哼，道：

“是吗？我以为是这位朋友救了你们，嘿！也许你三人以为我已失去战力，其实你们全错，如果这位朋友退向一边，三招之内我送三位上路，可要试？”

风雷怒道：

“臭丫头，你唬不了风大爷，刚才若非这小子出手，只怕你早死在这飞鼠崖上了。”

这时只见年轻人走近劳爱面前，目光闪耀着无比关切，但关切中似在暗

示什么。

劳爱一看便知。

早又听得年轻人道：

“路上似是有几位黑巾包头大汉在往这里扑来，也许是你青龙会人来了。我们迎上去，我也好回中原了。”

年轻人的话可并非是说给劳爱听的。

果然，风雷知道，青龙会的人是黑巾包头，这时闻得有青龙会人往这儿来，心中大吃一惊，不再多言，立刻吃力扶起成浩，三个人跌跌撞撞的下得飞鼠崖。

那成浩的小船便在附近河岸，没多久，三人便消失在渭水河面上。

一手扶着劳爱，年轻人道：

“劳当家的，你不会怪我吧！”

劳爱俏目一瞬间，笑笑，道：“我为什么要责怪你呢？”

年轻人道：

“你是单刀赴会，我却中途插一脚呀！”

劳爱小嘴一撇，道：

“你尚未正式加入青龙会，再说嘛，你刚才又未坦白承认认识我，而又及时的援助，我应该感激你的，怎会怪罪！”

年轻人哈哈一笑，道：

“劳当家可能骑马？”

劳爱道：

“先到小船上去。”

年轻人道：

“小船？”

劳爱道：

“是呀！一艘小船。”

年轻人困惑地道：

“可是个老者？”

劳爱点点头，道：

“不错，就在前面矮林河边藏着。”

年轻人摇头道：

“别去了，那老者早撑走了。”

劳爱道：

“你怎么知道？”

年轻人冷笑一声，道：

“本来在风雷三人围杀劳当家时候我便要出手相助的，不料就在我刚欲跃身自另一峭壁上下跃的时候，早看到一条人影捷如灵猿般扑来，我见那人身法奇高，遂暗中加以监视，不料那老者持髯看了一下，遂回头跑向河岸撑船而去，我这才跃下飞鼠崖来了，所幸尚及时呢！”

劳爱不解地道：

“刚才你示意的目的……”

年轻人道：

“及早离开，我怕那老者不怀好意。”

劳爱满腹狐疑的自语：

“贝老九！他为何弃我而去？”

年轻人扶着劳爱下得飞鼠崖，荒林中他寻回他的坐骑，立刻扶劳爱坐上去，道：

“劳当家的，我们这就回六盘山？”

看看自己的伤势，虽说敷上药痛苦已减，但一条左臂仍是动弹不得，不由紧皱双眉，道：

“不，先找地方去歇一宿，我这身上尽是血，也得洗擦干净才能上路。”

年轻人道：

“可以去驻马店？”劳爱想了想，道：

“不，驻马店暂不能去，倒是附近有个高原，那地方有个伍家祠堂，地方简陋，倒也清静。”

骑在马上，劳爱低头道：

“你不是回西凉槐山了吗？”

是的，这年轻人正是方敬玉，本来他在六盘山的时候，就要加入青龙会的，但当他听得劳爱拒绝祈老八与石冲几个的建议而要决心独往应约时候，他改变了心意，且当时便离开了六盘山。

方敬玉原是个有心人，他一心要暗中支援劳爱，于是他早几天便到了飞鼠崖，且把地形认识以后，找了个僻静地方，取出师父交给自己的《降魔剑法》不停的加以揣摩苦练，他本来就有相当不错的根基，几天的苦练中，终被他钻研出《降魔剑法》上的第一招。

一招七式，全是杀着，反复演练那“魔鹰扑击”，他已是融会贯通。

刚才在飞鼠崖上，方敬玉便是以那一招“魔鹰扑击”而震慑住风雷。

当然，风雷是不知道方敬玉竟是一招闯天下了！

这时方敬玉见劳爱问及，不由笑道：

“其实属下只是个借口罢了。”

这“属下”二字一出口，马上的劳爱一笑，道：

“好，六盘山青龙会欢迎方兄加入。”

方敬玉忙施礼道：

“劳当家多提拔。”

微微一笑，劳爱道：

“刚才我见你挥剑出招十分辛辣，不知是什么剑法！”

方敬玉笑道：

“我师临走留给我的手抄《降魔剑法》，这几日我也才苦练了那么一招而已！”

劳爱道：

“一招之间伤了风雷，当知此剑法了得，但不知比我的‘追魂十八式’来又如何？”

伸手入怀中取出手抄《降魔剑法》，方敬玉道：

“当家的也可以看嘛！”

劳爱摇头，道：

“不，只希望你往后多加磨练，也许有一天我二人便以这两种剑法打击魔鬼呢！”

方敬玉收起那本《降魔剑法》，一手拉着马往前走，前面已是渭河的一

条支流，方敬玉正将走入水中呢，早听得马上的劳爱，道：

“上来吧！”

方敬玉一怔，道：

“这小河水不深，属下趟水就行了。”

劳爱道：

“骑马过河又有何不好？也免得弄的一身水湿，走起路来也不舒服。”

方敬玉尚在犹豫，劳爱早又道：

“上来吧！”

方敬玉遂点头跨上马背，伸手接过僵绳，那劳爱背上尽是鲜血，肩背上的刀口足有半尺长，月光下隐隐然但见嫩肉翻卷，有一股浓浓的药味浸入方敬玉的鼻子里，苦辣辣的几乎使他打个喷嚏。

那小河不深也不宽，十几丈宽转眼即过。

方敬玉又待下马，劳爱道：

“二人骑马走的快，那伍家祠堂还在十二里外呢！”

方敬玉也知道伍家祠堂，因为他就是在伍家祠堂里认识劳爱的。

遥望向远方，高原隐隐的矗立在五里外的蒙蒙大地上，圆月已西，更残漏尽，如果再一步步往前走赶，只怕到了伍家祠堂就会天亮一阵了。

劳爱在马上端坐着，方敬玉却正襟危坐的不敢稍存失礼，因为他十分明白劳爱这是因处境才如此，说得明白些，她这是在爱惜部下了。

一马双跨，果然天不亮便到了伍家祠堂。

方敬玉小心的扶持劳爱下得马来，更十分小心的把劳爱扶进伍家祠堂。

劳爱一进院门，极目望向院子里，这才发现伍家祠堂的一地死人全被人运走了，只是一团团的血迹仍在。

劳爱想到蓝风如果见儿子惨死之事以后，又不知是个什么样的光景了。

方敬玉把劳爱扶进祠堂里，神案上的残烛点上，这才细审劳爱的伤处。

劳爱忍着痛，立刻又自怀里取出一包药来，道：

“我这刀伤药出自六盘山土制，对出血十分灵验，你快把我的伤口擦拭干净，上药包扎吧！”

方敬玉几次未敢把劳爱的上衣往下拉，不料劳爱却十分大方的双肩一晃，上衣已脱一半，她那件粉红色的小衣已露出来。

呈现的是两种颜色，劳爱的衣内皮肤白得如外面皎洁的明月，而露在外面的却有着浅红。

方敬玉怦然心跳中，忙镇定下心来，取出自己的布巾，便将伤处四周细心擦拭，指肤相接，方敬玉一脸发烫不已！

淡云的一刀原本是招呼上劳爱的颈项间，却适时的被劳爱闪过，双刃尖刀这才削过劳爱的肩背之间。

如今劳爱脱去上衣，方敬玉才看清楚劳爱的肩胛骨已外露，伤的着实不轻。

方敬玉一把扯下自己衣衫，匆匆的编成长带，又把一块丝帕取出，把一大把药粉倾倒在巾上，这才按向劳爱的伤口上。

全身一阵痉挛，劳爱咬牙没有作声，面上冷汗涔涔而下意识地吁了一口气。

方敬玉忙把连好的布条往劳爱身上缠去。

劳爱左臂稍提，任由方敬玉的手在她的腋下胸前把布缠好——

而方敬玉已是满头大汗了。

凄然一笑，劳爱道：

“你该闭闭眼歇一下了。”

方敬玉忙道：

“不，属下不累，倒是当家的急需歇息……”他似是想到什么，立刻又笑道：

“马鞍里我还有些吃的，我先给当家的取来。”

劳爱一笑，她望望方敬玉，心中突然产生异样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又是她从来未有过的。

方敬玉已走出祠堂去到院子里了。

劳爱却已陷入一片迷惘。

不旋踵间，方敬玉提着一袋吃的走来。

取出几样吃的菜，劳爱一见甚喜，接过方敬玉递来的一块酱肘子，竟大吃起来。

方敬玉也取了些陪着劳爱吃——

祠堂外面，月儿已西，中秋月圆之夜，便在这充满血腥中渡过。

直到第二天正午。

直到劳爱醒来，方敬玉才走近劳爱道：

“当家的，你感觉如何？”

劳爱一笑，伸手摸摸一头乱发，道：

“好多了，只是我现在的模样一定十分难看！”

方敬玉望望劳爱的头，头上的秀发被刀削去一大片，中间成了巴掌大一片半寸长短发。

方敬玉一笑，道：

“当家的可要听实话？”

点点头，劳爱道：

“当然要听实话呀！”

方敬玉笑笑，道：

“损失一绺头发，并未减去当家的美貌容颜，属下只望当家的早日伤愈！”

劳爱一笑，道：

“你很会说话。”

方敬玉道：

“全是心里话。”

只见劳爱右手上抬，左手一抬又落下来，原来肩伤痛的她难以抬起来。

方敬玉一看，笑道：

“且由属下来吧！”说着，只见他双手在劳爱头一拢，立刻便把边沿长发拢在中央。

方敬玉还打量了一阵子，这才抽下自己束发带把劳爱的头发扎起来。

“嗯！更见漂亮了！”方敬玉说着，又在劳爱面前一阵端详——

劳爱道：

“只要不难看便好了，谁还管他漂不漂亮的。”

是的，劳爱早已把自己看成了男子汉般的，她从不把自己当成女儿身，否则，她又如何面对青龙会帮众？

而现在——

她原也是极端大方的，但方敬玉的举动影响了她，她那种木讷、紧张、含羞、拘谨，这些全是劳爱平日所没有的，而今一旦与这个人相处，心理的防线自然会崩溃，而且是令人尴尬的羞怯呀！

毕竟劳爱在说了这句话以后还是低了一了头。

方敬玉当然看得出来。

他淡然一笑，道：

“当家的有何打算？”

劳爱道：

“精神已恢复不少，我要去渭水河去找贝老九去。”

方敬玉道：

“就是昨晚上溜掉的那个老头子？”

点点头，劳爱道：“是的，我的枣骝马尚在他那儿呢！”

方敬玉点头，道：

“好，且找去再说。”

于是方敬玉脱去自己上衣替劳爱披上，遮住左肩上的伤处，而劳爱的左手吊在布带上。

未再听从劳爱吩咐，方敬玉早拉着马僵绳大步在马前走头，不时的回头马上看一眼，心中那股子甜，还真的同蜜似的别提多叫人愉快的了。

每次，方敬玉回头看，马上的劳爱必及时的浅浅一笑而露出一对浅浅的梨涡，光景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走下高原，往驻马店南面的一片老柳林走去，劳爱在马上对方敬玉道：

“顺着河带五里地，渭水河有处大湾，那儿便是贝老九经常呆的地方了。”

方敬玉遥望过去，一大片石滩，附近尽是杨柳树。

果然顺河走了四里远便见一个大河湾，有个大山脚下面，两排老柳树。

方敬玉与劳爱二人一到达柳树下，早见到贝老九的那艘小船。

劳爱人在马背上，贝老九已自矮舱爬出来，他似是一怔之间，旋即匆匆跳向河岸，边走边叫道：

“劳当家的，果然菩萨保佑，劳当家终于平安无事的脱险了！”

劳爱并未下马，她看了贝老九一眼，道：

“昨夜怎的突然离去了，为什么？”

贝老九急道：

“我的姑奶奶，你说我能不走吗，好像那宇文山去了飞鼠崖呢！”

劳爱沉声道：

“宇文山去飞鼠崖与你何干？你为何不等我？”

贝老九道：

“我是怕被那宇文山认出来呀，你知道干上我这一行的要少暴光多认人，所以我不能不走，而且……我也肯定风雷三人绝对奈何不了劳当家的，如今果不其然！”

劳爱心头一亮，但她却淡然的笑笑，道：

“拉我的马来。”

贝老九立刻转入一处林子里，没多久便把劳爱的枣骝马牵出林来。

劳爱换过马，低头向贝老九，道：

“贝老九，狼山那面的情形如何？”

贝老九忙回道：

“劳当家的，狼山三道沟、双飞瀑，风家寨便在这两个地方之间，不过贝老九已经探听出来了，那风雷连夜已回风家寨了。”

劳爱冷笑一声又问：

“可知成浩与淡云二人如今怎样了？”

贝老九道：

“这两个可真伤得不轻，二人全暂时住在尚武山庄，那成浩听说肋骨被扎断两根，只差分毫没伤到心肺，可也够这老东西受的了。”

劳爱一笑，拨马就走。

方敬玉便骑上自己的马紧紧的跟上去。

不料贝老九突然高声道：

“劳当家的你请等一等如何？”

劳爱已驰出十几丈远了，闻言勒马回头，道：

“你还有事？”

贝老九急步上前，道：

“有件事情想向劳当家打听。”

劳爱面色一寒，道：

“何事？”

贝老九道：

“驻马店上天宝赌场的大公子被人杀了，而且还有天宝赌场的五个打手全被杀死在伍家祠堂，这是一桩无头公案，谁也不知道何人下此毒手，所以我在想……”

劳爱冷笑一声，道：

“可是那蓝风找上你了？”涎脸一笑，贝老九道：

“一百两银子找凶手，我没答应呀！”

劳爱道：

“一千两银子还差不多。”

贝老九笑道：

“姓蓝的银子全是黑的，我也有此意。”

劳爱突然面无表情地道：

“那么，这一千两银子你赚定了。”

贝老九一愣，旋即笑问道：

“敢情这件事劳当家的知道了？”

劳爱淡然地道：

“何止是知道，老实说，这件事根本就是我做的。”

贝老九惊异地道：

“如此贝老九只有三缄其口了。”

劳爱道：

“不，你可以告诉蓝风，因为一千两银子终非是小数目呀！”说完调转马头，哈哈笑着消失在远方了。

而贝老九——

贝老九也是一声冷笑……

十六、血泪交织情逾手足

劳爱与方敬玉二人跨马直驰六盘山，不料距离六盘山不过半日马程时候，劳爱竟发起高烧来了。

方敬玉一看便知道是疲累过度加以受伤而起，四下环视，这一带竟连个人家也没有。

枣骝马上，劳爱已是目迷头晕，左右晃荡。

方敬玉连忙问道：

“当家的，我们找地方荫凉一下如何？”

劳爱满面泛红，嘴角泛紫，她摇头道：

“回……回……六……盘……”

不料她话未完，双手一松人便要往马下跌下去——

方敬玉一见，长身而起，腾跃中暴伸双臂，就在距离地面一尺处托住劳爱身子。

方敬玉不用再摸试，已知劳爱烧得厉害，匆匆抱着劳爱找到一棵大柿子树下面，先给劳爱解开衣扣，取下水壶忙着给劳爱弄些水入口。

然而，劳爱双目紧闭，嘴不能动，四肢瘫软，形同半个死人。

有道是，好汉也怕病来磨，别看劳爱平日生龙活虎，到了这时候也只有哎唷的份了。

正午的日头当头晒，秋老虎依旧热坏人，四下里山石树木荒草之外，实在没有可以遮阳的地方。

方敬玉好一阵思忖后，只得抱着劳爱骑上马，缓缓往六盘山驰去。

这半日马程可真叫方敬玉辛苦，有时劳爱会发出呓语，似清楚又含混不清，似乎是说：

“你……们……谁也……别……想……”

方敬玉知道劳爱内心痛苦，现在她吐出心声，那是平日久已积压在心中的郁闷。

不时的，方敬玉见劳爱口干欲裂，便忙着往劳爱口中滴水，怀中抱着如花似玉的劳爱，却因为劳爱这种伤痛痛苦又发高热，使得方敬玉紧张得杂念全消，一心只想着早点赶到六盘山。

夕阳已洒下一抹嫣红，六盘山尚在二十里外呢，而方敬玉怀中的劳爱却蠕动了一下，无力的睁开眼睛来：

“我……好渴……”

方敬玉立刻又取出水壶送到劳爱口边。

一连喝了几口，劳爱这才稍稍清醒些，道：

“我……我……这是……在哪里呀……”

听口气辨声音，方敬玉知道劳爱被烧昏了，忙低头小声在劳爱耳边，道：

“当家的，我们快到六盘山了。”

劳爱道：

“六……盘山？”

方敬玉又小声道：

“当家的，你已昏了半天，如今还是在发烧呢！”

劳爱想直起身子，却又被方敬玉一手搂紧在怀，道：

“当家的忍着点，闭起眼睛歇着，就快到了。”

劳爱无力的一头倒在方敬玉的怀里。

蹄声“得得”，远处已是六盘山的入山口，骑在马上方的敬玉低头看了一下劳爱，想起昨日当家的还只是受了伤，今日突然发病，实在令人难以预料。

所幸终于把当家的送回来了。

方敬玉抱着劳爱骑在马上，也才刚刚接近山道：

尚未开始往第一座山前那条青石道登去呢，突然一声沉喝：

“站住！”

方敬玉忙高声道：

“劳当家在此，你们快来迎接！”

方敬玉语音刚落，立见一阵衣袂声从三面围来，明亮的月光下，只见二三十黑巾包头大汉，兔起鹘落，刹时已把两匹马围住。

其中人一冲而到了方敬玉马前，急切地问道：

“你怀中可是当家的？”

方敬玉道：

“不错，当家的正发高热，你们快找人带路回总堂。”

只见那人伸头月光下望向马上的劳爱，大惊之下遂放高声狂叫，道：

“放箭，如今是余爷前山守夜，快往上禀告。”

不旋踵间，便见一支带着火焰的响箭射向高空。

山头上也立刻发出一支火焰响箭。

要知火焰响箭是青龙会紧急时候才施放的信号，如今响箭升空，早听得半山上，一声雷吼，道：

“山下面什么事情不得了的，竟施放火焰箭。”

是的，这正是余唐的吼声，他见山前并未未来什么大批人马，心中自然生疑，是以边往山下冲来，双手握着板斧狂叫连连……

方敬玉见来了余唐，忙高声道：

“余兄来了，山上可有大夫？”

余唐一怔，奔近方敬玉面前一看，道：

“是方家兄弟来了，你怀中抱的何人？”

方敬玉道：

“是当家的，她受了伤又发高热，已经大半天了，得快找大夫医治呀！”

余唐一听，又见方敬玉抱着当家的，早吼道：

“快快快，找到石冲再说。”

方敬玉一听，立刻策马登山，直到山后的大茅屋把马留下来，才又抱着昏迷的劳爱过了吊桥，奔到青龙会的正厅上，这时石冲等人早已得到信息全赶过来了。

把劳爱平放在那张长方桌上，早有人取出棉被来，只是劳爱肩背伤的很重，只得垫起来躺着。

方敬玉吁了口气，道：

“总堂可有会岐黄之士？”

石冲看看天色，道：

“一般药物是有些，但当家的如此病重，那得要快去请大夫了。”

祈老八沉声，道：

“这是怎么回事，哪个王八蛋伤了我们当家的？”

方敬玉道：

“太多的话我会对各位细说，眼下还是先救当家的才是要紧呢！”

石冲点头，道：

“对，对，我去取药来。”

青龙会也存了些丸药之类，石冲立刻命人取来温水替劳爱服下。

这时大元对石冲道：

“石冲管，我连夜下山去一趟，想法子请来大夫再说。”

石冲道：

“不，你们守着当家的，由我前去请大夫。”

韩彪气呼呼地道：

“我就说嘛，赴约的事不可独往，偏就当家的——”

余唐怒道：

“这时候你老韩还放这种闲屁呀！真是的。”

韩彪一愣，听那石冲道：

“距离我们最近的也只有平凉镇，快马加鞭天亮我便能赶回程，你们各位可得细心的照顾当家的了。”

余唐早叫道：

“老石呀！你可要快呀！我看当家的还真是烧得够呛，真担心……”

祈老八怒道：

“别尽往坏处想，当家的不是短命相。”

石冲沉声道：

“你三个没一人说出好听的，我走了！”

这时坐在一旁的方敬玉似是喘过气来，见石冲欲走，忙招手，道：

“石总管等等。”

石冲回头，道：

“方兄弟有事交待？”

方敬玉道：

“当家的先是受刀伤一两天发病高烧不退，你可得把话说清楚，大夫也好开方。”

石冲点头，道：

“我记下了。”

石冲匆匆下山走了。

他是赶往平凉镇的。

方敬玉这时候才低声问一旁的大元，道：

“如今可有什么吃的，上午到现在我是滴水未进呢！”

大元一听，一拍脑袋，道：

“大伙见当家的这般光景，倒把方兄搁在一旁了。”

余唐早吼叫道：

“进来个活人！”

早见一个大汉走进来，道：

“余爷吩咐。”

余唐道：

“快叫灶上弄几样吃的送上来，方爷这里还饿着肚皮呢，叫他们快点弄来。”

大元又问道：

“方兄，当家的这是怎么会折腾成这般样子？”

韩彪也道：

“趁当家的刚服过药，方家兄弟且细说来我们听听。”

祈老八与余唐二人早拉过椅子坐在方敬玉身边，就等方敬玉细说从头了。

不料方敬玉环视各人一眼，笑道：

“对不起，这时候我才感到连说话的精神也没有了，各位仁兄还是稍待片刻，等我有了力气再说，如何？”

方敬玉这话真是一些不假，他其实连午饭也未曾入口，劳爱一发病便来势汹汹的好不吓人。

要知一个不常生病的人，一旦发病便是这样。

方敬玉为了劳爱，早已手忙脚乱的忘了自己，更连吃喝也不顾的只是一心要把劳爱送回青龙会。

现在——

方敬玉见大伙全副精神对准劳爱，而把出力气的人冷落一旁，当然也就不再客气的向大元讨要了。

可也真够快的，灶上的人本也准备睡下了，听说当家的受伤回来，全都起来了。这时听吩咐做吃的，还以为当家的尚能吃喝，便立刻做了些细软可口的送上来。

方敬玉也不管送上的什么，拿起来便一扫而光。

推开碗筷，方敬玉这才缓缓地道：

“那日我说要回西凉槐山，其实只是个借口，因为当家的不许你们任何人跟去，而我却觉得当家的涉险不值得，所以事先我便去了渭水河的飞鼠崖。”

余唐道：

“你去飞鼠崖，当家的必不高兴！”

摇摇头，方敬玉道：

“直到那时，我方敬玉尚不是青龙会一份子，即算当家的见了我也是无话好说了。”

祈老八哈哈一笑，道：

“方兄弟高招，怪不得那日你定要槐山回来再加入我青龙会，原是有心人呢，哈……”

方敬玉道：

“前晚确也十分惊险，狼山风雷尚邀了关洛杀手淡云一人不算，暗中还有个‘渭河怪叟’成浩呢！”

韩彪怒骂道：

“这算他妈的什么对决单挑斗，风雷老儿简直就是吊死鬼卖肉——死不要脸嘛！”

方敬玉道：

“一开始我暗中尚见当家的抢得先机，可是三个老东西全是老狐精，他们似是早有默契，三十回合以后便开始抢攻，这时候……”

余唐道：

“你出来了？”

方敬玉摇头，道：

“我本想出手的，可是忽然远处人影一闪，我知道必是对方来的，是以准备迎击来人，不料那人在遥望一阵后，刹时又走得无影无踪，这时我再往飞鼠崖望去，唉……当家的重伤成浩与淡云以后，自己也受了伤。”

韩彪怒道：

“是谁伤我们当家的？”

方敬玉道：

“从刀口上看，似是伤在淡云那双刃尖刀之下。”

韩彪怒骂道：

“奶奶的，姓淡的王八蛋死定了。”

余唐道：

“这以后……”

方敬玉道：

“风雷见当家的伤重，得意到极的与当家对杀，而当家的已到危崖边，我见情势危急，立刻一冲而出。”

大元道：

“当家的见你出现，不见得会高兴！”

方敬玉点头，道：

“当家的未开口，我也以不认识当家的硬是横插一腿作风，气得姓风的三人大骂不绝，所幸我还是把当家的救出来了。”

一掌拍在方敬玉背上，祈老八笑呵呵地道：

“好兄弟，未入会便先立下大功一件，祈老八第一个先向你方兄弟贺。”

方敬玉一笑，道：

“即算是不入青龙会，我也会插手管这件事的，要知我辈习武之人，平日习武强身，遇有不平，才是我辈份内而无所塞责之事。”

“啊——”劳爰又在长方桌下蠕动一下……

正厅上几人立刻围上前去。

石冲连夜快马下山，那平凉就在六盘山正东不过五七十里，三更天他便一马冲到平凉镇外，这平凉镇只是两丈高的城墙，有些地方尚且破陋，南北守城的也只是摆摆样子而不太管事。

因为这平凉虽也算是官道要街，只是驻守的人不多，平日里维持个地方安宁可以，如遇大股犯匪便只有任人洗劫一途，而使得这地方的人看来全是穷猎人，但其实不然，因为平凉地方的人皆把金银财宝藏于地下了。

三更天石冲赶到平凉，他也知道叫不开城门，干脆他找了个树林子把他的两匹马藏好，然后取出了包银子往腰里一塞，他的叉形钢刀未带，却取出一把短匕插在靴筒内，转身便到了城墙下。

石冲也只是稍作打量，立刻拔地而起，“嗖”的一声已上得城墙上。

他是到过这地方的，不论是办油监，添药材用品等，有时还会赶办些糖什么的，三条大街他全熟悉。

现在，他站在街口稍作打量便展开身法往正东那条街上摸过去。

平凉镇的平安堂药铺便是在这条大街上。

石冲一路摸到平安药铺门口，有个石狮子张着大口，月光下那狮子的眼睛正发着灰芒，那是平日里人们在狮子头上摸得油光所反射的。

石狮子正上面，挂了一块长方形匾，黑底金字写的是，“平安堂药铺”。

石冲正要伸手扣门，一想这时候说不定会叫开门，何不直接进去找人也来得快，要知这救人如救火，一点也耽搁不得的。

石冲仰面望了药铺房顶，双肩一张人已登在房脊，稍作忖度便立刻往后院跃过去。

就在他准备往院内飞下呢，突见有火光一闪，有个黑影手中托了个油灯缓缓走出肩门来。

这人右手托灯左手在光亮后挡风，缓缓而又小心的往一间厢房走进去。

石冲见这人似是十分神秘样子，立刻暗中跟去，只见那人已走入厢房门放下油灯，小心的又关上厢房门。

石冲掩近那厢房隔窗望去，只见这间厢房内全是堆的草药，浓浓的味道不时的飘出来。

这时石冲才看清这人原是个五十来岁老者，正在用力的移动一架切药铡刀。

那具铡刀是安装在一个半尺厚三尺宽的大木头架子上，平日里铡药用，但这老者拼命推那大铡向屋子正中央，便在一阵沙沙响中，那具座底很大的重铡刀移到一边，于是有个两尺半长的地洞露出地面。

石冲看的撇嘴想笑，但他很快的自己捂住了嘴巴。

早见那老者上身紧贴地面，右手在下面施力一拉，一具木箱被他拉在地面上。

从怀里取出一把钥匙，老者十分小心的把箱上的锁打开来，这才又把油灯取在手上。

那老者摸着箱内黄澄澄白净净的金银，表现出满足与十分安慰样子，然后又自怀中取出几锭银子，谨慎而又小心的全塞放在小箱子里——

尚未合起厢子呢，老者身后面石冲哈哈道：

“不少嘛！”

老者吓得几乎跳起来——

实际上老者并未跳，而是爬，他本能的全身压在那小箱子上面，回头上仰，颤声道：

“谁？”

又腰咧嘴，石冲宛似钟魁般的龇牙咧嘴一笑而未开口。

老者面色惊白，他哪里会见过这个大个子的，还以为是天神下凡尘呢！

“你……你是神是鬼呀！我……”

石冲嘿嘿笑道：

“全不是，我是人呀！”说着，他缓缓的蹲下身子来伸手轻拍着老者又笑笑，道：

“这箱子里装的可真不少呀！”

老者急道：

“大王爷，老汉一生积蓄尽在此箱中，遂请大王高抬贵手吧！”

石冲道：

“我是个大王，不错，算得是山大王，不过我这位山大王不是来抢银子

的，说得明白些，我是来送银子的。”说着，他自怀中取出那包足有百两的银子往老者面前一晃又道：“看到了吗？是送银子来的。”

老者一惊，低声叫道：

“你原来是财神爷降临呀！”

石冲一笑道：

“认真说来，自己也算是你的半个财神爷了。”

老者稍一思忖，忙又道：

“不管半个也好，只要你不抢我的箱子，你叫我怎么便怎么的。”

石冲一笑，道：

“我问你，平安堂的大夫呢？”

老者道：

“我，我就是平安堂的大夫，也是这平凉唯一的名大夫，不信你去问。”

石冲道：

“我问谁呀！只你是大夫便好。”他望望老者压紧的木箱，笑道：“快收起来吧，呶！这一百两银子也全是你的了，快一齐收着。”

老者一愣，道：

“你真的不是抢我的箱子？”

石冲道：

“谁骗你？”

望望石冲手中的银子，老者又道：

“你不但不抢我的银子，还送我一百两？”

石冲已不耐地道：

“是呀！”

老者突然沉声道：

“不，显然你是在骗我老人家，你是骗我起来，好拾我的箱子便跑，你以为我是个傻子呀！”

石冲抛下手中银子，道：

“这你该信了吧！”

老者摇头，道：

“除非你走，你离开平安堂我才信得过你。”

石冲被这老汉一罗嗦，不由怒道：

“妈的，好人也不好当呀！”“斗”的一声拔出匕首来。

老者一见，面色立刻由白变青地道：

“你要杀人？”

石冲怒道：

“起来！”

老者见石冲手上短刀尽在自己面前激闪不已，不由得哆嗦着，道：

“好汉爷，你可得多少为我留下些呀！”

石冲一声冷笑，一脚把那木箱踢入地洞中，同时又把自己的一包银子提起来，对老者道：

“大夫，你可要看清楚了，我这里可是一百两银子，也全送给你了！”

石冲的银子提得高，他手一松，便听得“叭”一声，那包银子也落到地洞里了。

老者惊又喜地道：

“我的大王爷，你若不是哪个地方不对劲，便是在发烧，要不就是我在做梦了。”

石冲一笑，道：

“你没有做梦，当然我也未发烧，倒是我们当家的在发烧，而且身上也有地方不对劲，老实一句话，我这是请你去治病的。”

老者一听，胆气又壮，指着那座切药材大铡刀对石冲沉声吼道：

“可好，嗯！你原是莽汉呀，叫我去看病何不早说？吓得我几乎脱尿，快！把铡刀替我安放好。”

石冲一笑，道：

“这会儿你他娘又是二大爷了，我操！”施力推好铡刀，石冲道：

“大夫，银子你已收了，该跟我去看病人了吧？”老者道：

“你得说病人害的是什么病，我也好准备药物呀！”

石冲立刻把劳爱先伤后烧的事说了一遍……

大夫点头，道：

“这是劳伤郁结，肝火攻心，不难用药。”说着，领着石冲走到前面药柜前，自己亲自调配起来。

石冲看着大夫在忙，边问道：

“大夫贵姓呀？”

大夫一怔，道：

“平凉地方谁不知道赛华陀钱通的。”

石冲一笑，道：

“原来是钱大夫呀！”

大夫望望石冲，道：

“我似乎未见过你这大个子嘛？”

石冲道：

“我家在西边几十里地方。”

大夫道：

“西边几十里地有人家？”

石冲道：

“有。”

大夫道：

“还得走几十里呀！”石冲道：

“有马呀！”

大夫一惊，道：

“你是……你是……”迟迟未说出口，但心中已在发毛哆嗦了。

石冲坦然一笑，道：

“快包吧，完了提着你的药箱我们上路了。”

钱大夫道：

“如果你是青……青龙会的……”

石冲脸色一沉，道：

“怎么样？”

钱大夫道：

“如果你是青龙会的人，那百两银子打死我也不能收。”

石冲冷冷道：

“可是觉着青龙会银子血腥重？”

钱大夫忙摇手，道：

“不，不，老汉可不是这意思。”

石冲道：

“你说，是什么意思？”

钱大夫道：

“平凉地方有几句儿歌，不知你可曾听过？”

石冲道：

“什么儿歌？”

钱大夫道：

“西面有虎不伤人，高原野狼扰坏人，几曾见虎掠人银，野狼随处闯进门！”

石冲愕然，道：

“什么意思？”

钱大夫道：

“平凉镇西面六盘山，住的全是青龙会人，多少年来未曾见青龙会来平凉打劫行抢，倒是别处流窜的深入把平凉洗劫过几次，所以地方上便编出这儿歌来了。”

石冲哈哈一笑，道：

“别他娘把青龙会当成了山大王，你还是快收拾上路吧！”

钱大夫道：

“你等等，我得去把那一百两银子取回来。”

石冲一把扣住钱大夫，沉声道：

“别罗嗦了，只要你跟我上一趟六盘山，只要你名不虚传的真能如华陀般治好病人，别说是百两银子，千两我们也会奉送，而且这平凉地方的安全，也由我们青龙会给你们保下了。”

钱大夫一听，满面笑容地道：

“好，只你这最后一句话，我便随你上路。”

这时二人的讲话早把店伙计吵醒，那大夫对伙计只是交待几句，也不管店伙计惊异，立刻跟着石冲，二人匆匆到了城门下，只见一把铁链加把大锁，守城的人早已不知去向。

石冲骂道：

“王八蛋们全是吃冤枉粮的。”

钱大夫道：

“这便如何是好！”

石冲弯腰指着背，道：

“我背你出城呀！”

钱大夫一怔，道：

“城墙两丈高呀！”

石冲一笑，道：

“便三丈高也难不住石大爷。”

钱大夫提着药箱只得搂紧石冲脖子。石冲先是左手反搂，双脚施力腾空而起，右手只在城墙边一按，他已背着钱大夫上得城墙上。

低头望向城外，一轮明月照得野外一片银色。

石冲足蹬城垛子，早飞身落在城外面。

钱大夫惊异地道：

“怪不得你会人不知鬼不觉的进得平安堂，原来青龙会尽是能人呀！”

匆匆找到马匹，石冲扶着钱大夫，笑道：

“四更天了，我们得赶快了。”

钱大夫点头，道：

“救人如救火呀！”

不料石冲一掌拍在马屁股上，那马扬起四蹄狂奔而去。

石冲一笑，也立刻跨马直追，刹时两匹马消失在夜幕里不见。

劳爱四更天睁开眼来，她已是满身发寒，直要人替她加棉被，而一张脸却是红嘟嘟宛如熟透了的一只大苹果。

青龙会的正厅上，谁也未曾合上眼皮，见当家的这般痛苦，祈老八几乎急得直跳脚……

余唐沉声指天大骂：

“娘的，我余唐愿意减寿十年，老天爷，你就别再如此折磨我们当家的了！”

大元一旁也是直拿拳头砸脑袋。

只有方敬玉，他在一阵极力挣扎后，坐在椅子上睡着了，是的，他也实在太累了。

身体发寒，面色又红，这是高烧现象。

果然，祈老八在摸了劳爱额头后，大叫，道：

“我的妈，像个火疙瘩！”

韩彪一听，指着厅外便骂：

“石冲这个王八蛋，平日里看他娘的够机灵，怎的到了要紧节骨眼上，却是磨蹭起来了，四更快完了还不见他人影，敢情他娘的半道上睡着了吧！”

这时候一批批青龙会兄弟也不时过来探听，见当家的仍然昏迷，全都急得直搓双手。

此处已有了鸡叫声，听起来就在十里外似的！”

不错，已是五更天了。

睡在长桌上的劳爱，突然啊了一声！立刻，便见祈老八四人围上前去，连方敬玉也一惊而围上前。

“水！水！我……要喝水！”

方敬玉立刻取过一碗水，低声道：

“当家的，你喝水！”

劳爱无力的睁开眼来，她像是从一个好远好远的地方回来似的，眼珠子尽在眼眶里打转……

于是，两颗晶莹的泪珠被她转出眼眶外。

祈老八等几曾见过当家的落泪？

即使老当家的死，也未见她落下一滴泪！

方敬玉伸手去擦拭，却发现更多的眼泪落下来，嗯！这不是劳爱的，而是余唐四人在落泪！

是的，青龙会哥们这种血肉相连，骨肉般相亲，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

情感，已致超越至亲境界。

现在，大元呜咽着冲出正厅，一路奔向吊桥，边还断续的泣道：

“石冲，你怎的这时还不见回来呀！”

大元才刚绕过山腰，吊桥已在望了，早见两条人影匆匆的向这边路来。

大元拭泪细看，果见石冲同个老者往这里路来。

轻叫一声，大元道：

“石总管！”立刻飞跃着迎上前去。

石冲见大元流泪，一惊之下，急问：

“当家的怎么了？”

大元道：

“仍在昏迷呀！”

石冲一听，似是放心不少。

不料大元见钱大夫跑的不够快，一把托起钱大夫展开身法往山上跃去。

钱大夫只觉耳边风声“呼呼”而过，刹时到了一处高墙下，墙里面，好大一片小红瓦屋子。

大元直把钱大夫送进了青龙会的正厅上。

余唐见石冲天亮才赶回来，不由大骂，道：

“王八操，叫你去请个大夫，娘的你这时才回来，敢情你找地儿寻乐子去了！”

韩彪也怒道：

“老石呀，你要是误了当家的，这笔帐我就同你没完没了！”

石冲一听，双拳直抡空的吼道：

“奶奶个熊，我石冲这是出力不讨好呀！我马不停蹄赶到平凉——”他一顿，又问：“喂！你们知道东边的那个平凉镇吧！”

没有人反应一声，因为几人骂了石冲以后，全围着钱大夫——而钱大夫呢？

钱大夫却不慌不忙的拉过劳爱一手，搭上腕脉闭起眼睛，好一阵他没开口。正厅上的空气似是凝住了！

正厅外面的广场上不少人蹲着，没有一人开口说上一句话，全都是一脸的焦急！

钱大夫切过劳爱的脉，又翻开劳爱一目看了又看，不由怔怔地道：

“好像是中了毒嘛！”

方敬玉一听，道：

“她中的什么毒？”

钱大夫忙又翻开劳爱的伤口看，不由沉声道：

“你们看，她这伤口在开始溃烂，肉也在发乌，显然是毒气攻心所有的现象！”

这时天已大亮，几个人围过去看，只见劳爱那里的布带下面，果然刀口发乌，显然是中了毒。石冲怒骂，道：

“王八操，姓淡的那把刀上还浸有毒呀！”

钱大夫找出病因，立刻取出药箱，只见他先叫人取出一碗清水，把十粒红丸一次化开，全叫劳爱喝下肚，边对石冲道：

“单就我这护心保命丹，就值你那百两银子了。”

一旁大元道：

“大夫，你只要治好我们当家的，青龙会不会亏欠你的，准叫你笑着走下山！”

钱大夫取出一把明晃晃小刀，先把劳爱伤处敷的药拨去，又以烧酒把刀浸过，这才在劳爱的伤处缓缓的割开来，众人望去，只见那半尺长的刀口尽墨，深及骨头。

所幸劳爱昏迷着，钱大夫便在劳爱的肩骨上一阵刮，那肩骨发出“沙”声而令观看的人直哈大气！

又是一阵擦拭，钱大夫这才吁了口气，道：

“还好，这些毒并没有急速扩散，总算把毒按出体外来了。”

原来劳爱在中了淡云一刀之后，发觉一阵刺痛之后便不再有太大痛苦，怀疑姓淡的刀上有毒，忙运功把伤处固起来，是以当时她迟迟未开口说话了。

后来直到中午时分，部分毒已游离，劳爱才发起烧来，方敬玉还以为当家的劳累的。

钱大夫把劳爱伤处又上了几样除毒药粉，这才替劳爱细心包扎好。

祈老八第一个上前追问，道：

“大夫呀！你看我们当家的几时会好起来！”

钱大夫不稍思忖地道：

“毒除尽，烧自会退，伤口要是愈合，只怕得十天半月以后了。”说着回头对石冲笑笑，道：

“看到这位姑娘的伤势，我心里已经不再怪你逼我连夜快来了，如果天明再来，只怕我也无能为力了。”

石冲一听，冷冷的望向骂他的余唐与韩彪一眼，嘴巴绷得可真够紧的了。

余唐与韩彪当然心中明白，二人哈哈一笑的走前，那余唐拍着石冲肩头，笑道：

“我就说嘛，青龙会这总管一职也非你老石莫属了。”

韩彪也笑道：

“我同意老余的话！”

不料石冲双肩一晃，晃掉余韩二人的手，“哇”的一声，捂面走出正厅外，他活脱像个大孩子似的哭了……

不错，石冲一肚皮的委曲，他的这种发泄也算得十分正常的了。

本来那平凉在六盘山东面五七十里，一个来回也会百多地，加在还得找大夫，天不亮能赶回程算是够快的。

只是余唐等几人一夜苦等，自然也是满肚皮火气。

所幸劳爱在钱大夫的细心诊治下，面上渐渐由红变白，显然有了生机！这一夜对于青龙会而言，比之任何一场拼杀都来得令人紧张、痛苦、艰辛！

这时候全都感到极端疲累，只是当家的未醒来，谁也不轻易离开——当然，方敬玉也是守在正厅里了。

十七、降魔追魂

从昨夜到天明，如今已过了中午，青龙会的正厅上余唐几个仍然守在那张长方桌四周，几个人连水也未进，因为劳爱还躺在那儿双目紧闭，一动未动呢！

钱大夫又看过劳爱几次，觉得劳爱在一阵挣扎过后，如今正是熟睡的时候。

当然，恢复体力的最佳途径便是睡。

又是掌灯时候了，青龙会的正厅上，劳爱先是蠕动一下，紧接着“啊”的一声睁开眼来。

石冲等立刻围上前去，只见劳爱眨着一双无力眼神尽向围着她的人望！……

直到她看到了方敬下玉以后这才露出个凄凉的笑意。

方敬玉忙低声问：

“当家的，你感觉如何？”

劳爱只是一个苦笑，道：

“肩上有些痛，也很饿！”

余唐早叫道：

“好了，好了！快叫灶房弄吃的送来！”

这时钱大夫一捋灰髯，道：

“弄碗蛋花面汤，可不能多吃，且容我再看看她的伤口再说。”

方敬玉石冲二人帮着把劳爱扶好，钱大夫解开布袋，只见那布带已黑了一块，而伤口已见到红嘟嘟的血肉。

钱大夫笑道：

“行了，我这里再替她换上生肌长肉的药，三五天便没事了。”

劳爱再看几人一眼，问道：

“我这是在哪里？”

石冲忙道：

“当家的，这是正厅呀！”

劳爱欲撑身而起地道：

“送我回后楼去，怎好睡在这里。”

石冲几人这才想起来，当家的的是应该在后面楼阁养息，只因为几人一见当家的昏迷，全没有注意的才临时把劳爱放在这青龙会的议事正厅上。

如今经劳爱一说，石冲立刻命人抬来一张架床，匆匆把劳爱送到后楼去。

钱大夫把劳爱的伤处又洗后敷了药，且又仔细的包扎好，这才对守在一旁的石冲，道：

“石爷，你们当家的已无大碍，她烧已退，只需休养三五日便没事了，我这里再留下些补身子的药丸，早晚服下便行了。”

石冲接过钱大夫的药，道：

“怎么，你要走？”

点点头，钱大夫道：

“你们当家的已经好了，我已尤必要留下来，还是早些回平原。”

余唐大怒，道：

“混帐东西，才来一天便要走呀！”

韩彪也怒喝道：

“他娘的，老子最是清楚你们这些江湖郎中，一个个见钱眼开，没本事医，便说什么病入膏肓，遇人小病却又夸大其词的猛敲竹杠，说穿了一句话，得要钱处且要钱，没得银子翻白眼，是吧？”

钱大夫哪见过这几个大毛汉发火，如今经余唐韩彪一吼，早吓得一哆嗦，道：

“二位爷误会了。”边指着石冲忙又道：

“不信二位可以问这位石爷，压根我就是不要银子的，这时便更是不会向你们要了。”

祈老八一听，一个箭步冲上前，簸箕般的大巴掌扬在半空中，左手已提起钱大夫，吼道：

“好哇，你这老奸巨猾的即中，你原是怕爷们银子脏又硬的不敢拿了，所以你才要急急的离去是吧？祈大爷一巴掌劈了你这身老骨头，看你还要走不走！”

锦罗绣帐内，劳爱吃力地道：

“你们在干什么？怎可以对大夫如此无礼？”

祈老八回来道：

“当家的，你说这老小子可不可恶，他要溜了呢！”

方敬玉忙走到床前，道：

“当家的，你歇着别再多说话了。”

劳爱望了方敬玉一眼，道：

“方兄，谢谢你了！”

方敬玉道：“属下分内事。”说着走近祈老八，道：

“祈兄且放下钱大夫，由我来说如何？”

祈老八冷的放下钱大夫，道：

“你给我安心住下来，我们当家的哪天下得床来，你哪天才能离去。”

钱大夫吓的直点头不已！

其实昨日劳爱那种模样，青龙会上之下之全吓呆了，好不容易请来个大夫，而劳爱才见起色，他们如何会放钱大夫走的。

这时方敬玉轻拍着钱大夫笑笑，道：

“钱大夫，害你受惊了！”

钱大夫忙期期艾艾地道：

“没……没什么！”

方敬玉道：

“其实你还清楚，他们几位全是刀子嘴豆腐心，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天下最热心的人了，你别怕，只等我们当家的有了起色下得床，我这里亲送大夫回家，且少不了你的出诊费，如何？”

钱大夫道：

“石爷曾说过，只要你们当家病好，平凉地方的安全就由贵会担待了，所以，这诊费我是分文不能收的。”

余唐哈哈大笑，道：

“我操，这原是小事一桩，放心吧大夫，往后有谁再敢动一动平凉一草一木，只管着来说一声，青龙会准会连本带利的替你们找回来。”

看到这种情形，钱大夫知道一时间是不能走了，遂点点头，道：

“也好，各位能拍胸脯为平凉地方安危保证下来，我钱通自应感思图报把你们当家的伤治好，我住下了！”

韩彪早哧哧笑道：

“这才象话！”

其实钱大夫只在青龙会多住了一日，因为第二天劳爱便能起身下床了。

劳爱除了伤口尚有一点痛之外，精神已好多了。

她本来身体好，一个练武的人底子硬朗，只要烧退，身体便立刻恢复过来了。

这天过午，劳爱便着人封了银送那钱大夫回平凉去了，临行，钱大夫又留下许多治毒药丸。

又一日过去了！

一早起来，劳爱便立刻来到青龙会那间议事正厅上。

劳爱带伤坐在那长方桌一端，她先是望望方敬玉，这才对祈老八等五人道：

“这次同风雷老儿决斗，我才发现他们联手时候的威力，怪不得我爹连脱身机会也没有！”

石冲道：

“当家的这次实在太冒险了！”

劳爱道：

“当初我的用意便是要一试他们的手段，我原以为应有四到五个，不料三个便令我难以应付了，所幸……”她望向方敬玉又接道：“所幸方兄及时赶到，总算是化险为夷了。”

方敬玉一笑，道：

“属下绝对想不到当家的中了姓沈的毒刀，还以为当家的受了伤呢！”

劳爱笑中带着地道：

“还是多亏方兄沿途照顾，不然那晚我已遭他们毒手了呢！”

祈老八五人忙一齐站起身来向方敬玉抱拳，那祈老八且直言伟举地道：

“方兄弟，青龙会都感谢你了！”

方敬玉忙起身还礼，道：

“一家人还言什么谢，青龙会容我方敬玉加入，我总得有所表现吧！”

也就在这时候，早有人走进正厅向劳爱禀报：

“禀报当家的。有个叫伍大海的人要见石爷呢！”

石冲一笑，对劳爱道：

“我去见见这老偷儿去。”

劳爱道：

“带他进来吧！”

石冲一招手，那人早又走进大寨门口来到正厅上，伍大海正在翘首往里面看呢。

跟着那汉子，伍大海匆匆走入青龙会正厅上，只见地上那张老虎皮，虎头冲着正厅的门，虎牙暴出，比之自己的大龇牙更厉烈可怕。

哈腰走近长桌边，伍大海忙对劳爱施礼，笑道：

“劳当家的，金安，各位爷们可好！”

劳爱一笑，道：

“可是缺少赌本了？”

伍大海忙摇手道：

“不，不，不，自从石爷一句话，伍大海便决心戒赌了，而且我连天宝赌坊大门口也不经过了。”

劳爱一笑，道：

“你真的能悔改？”

石冲早笑道：

“属下告戒他，在为我办事期间不许进赌场，至于以后嘛，谁又能管得了的。反正狗改不了吃屎，这辈子他是难以悔改的了。”

伍大海相当哭丧地道：

“石爷呀！我伍大海已是悬崖勒马，浪子回头！”边入怀掏出些银子，又道：“石爷给的银子我还有呢！”

劳爱道：“说吧，你匆匆赶来六盘山干什么？”

伍大海道：

“我伍大海受石爷之托，自然是要忠于石爷之事，这些天我尽是在大散关附近遛马腿，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算是把主儿碰上了。”

石冲道：

“可是那匹‘一条鞭’吗？”

伍大海道：

“是、是！”

石冲一笑，道：

“我们已经知道那匹马的主子了！”

伍大海有些惊讶与泄气——

劳爱却笑问伍大海，道：

“说说看你所遇见的？”

伍大海道：

“那日渭水河岸我同石爷还有个贝老九三个在柳林下，贝老九把我支走以后，我便又骑马往大散关去了，后来一连两三日也没有看到那匹马，不料昨日却被我碰个正着，各位猜那骑马的是何人？”

石冲道：

“风雷！”

不料伍大海摇头道：

“不是风雷，是个女的。”

劳爱一愣，急问：

“怎会是个女的，她长的什么模样？”

伍大海道：

“这女的四十上下，却长了一副娃娃面，那双眸子似会说话，骑在马上直转动，她身后面还有个年轻女子，那女子长得很俏，野店打尘，那俏女子向那另一女子叫娘，我才分清楚原来是母女二人。”

劳爱道：

“她们往哪儿去了？”

伍大海道：

“驻马镇北五里的尚武山庄。”

劳爱冷笑，道：

“如果我猜得不错，这女人必是风雷老婆，人称‘狐仙’贺三娘便是她。”

石冲沉声又问伍大海道：

“现在呢？”

伍大海忙道：

“我来此报信时候，她们尚在驻马镇呢！”

石冲怒道：

“快去盯着她们呀！”

伍大海正要告退，劳爱早又把他叫住，道：

“伍大海你等等。”

伍大海道：

“当家的还有吩咐？”

劳爱一笑，遂命石冲取出五十两银子交给伍大海，道：

“伍大海，你不是我青龙会人，但你却在为青龙会做事，我们当然不会叫你白忙一场，这些银子你收下，别再往赌坊跑了。”伍大海一怔，道：

“当家的意思是……”

劳爱道：

“别再去盯那匹马了。”

伍大海怔怔地道：

“当家的可是嫌伍大海办事不力了？”

摇头笑笑，劳爱道：

“不是，我要你暗中去盯住另外一个人。”

伍大海精神一振，忙又趋前笑哈哈地道：

“只要有事忙，我伍大海便不会去想那三十二张，当家的，伍大海在伺候你了！”

劳爱道：

“打从今日起，青龙会月支你五十两银子，直到我告诉你停止盯那人。”

在场诸人全都不知当家的要伍大海去盯什么人，一个个目瞪口呆的直视着劳爱……

轻声一笑，旋即满面寒霜，劳爱沉声道：

“这件事你们全得要口风紧，只当没有这么回事。”

祈老八等六人，彼此互相看着。

劳爱对伍大海也厉言疾色地道：

“我只要你暗中盯人，绝不能被他发现你伍大海在盯他，只等我找你去问，你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伍大海忙点头，道：

“是，是，伍大海记住了。”

劳爱这才道：

“给我盯牢‘包打听’贝老九。”

此言一出，一室惊呼，连伍大海也愣愣地道：

“贝老九还用人盯他呀！”

劳爱道：

“我只问你，对于我托你的这件事你可愿意做？”

伍大海连忙点头，道：

“没问题，劳当家的只管放一百二十个心，我伍大海准能把贝老九每日吃的什么饭，何时睡的觉，拉的什么屎全替当家的摸他个一清二楚。”

劳爱一笑，道：

“去吧！支五十两银子你便立刻上路。”

石冲闻听劳爱如是说，当即起身对伍大海道：

“跟我来吧，伍偷儿，这可是我们当家的对你恩典，往后只要你能好好干，青龙会吃香喝辣便少不了你一份。”

伍大海忙向劳爱施礼告退，跟在石冲身后，低声：

“石总管你这就放心吧，伍大海这是心甘情愿的为劳当家办事，虽说青龙会在道上人的眼里是狠了些，但却狠得令我伍大海拍手，叫我佩服，没话说，我是决心替劳当家把这件事办好的。”

石冲低头望了伍大海一眼，笑笑道：

“我今领你去帐房支五十两银子，你小子可别有了银子忘了人，双手捧进天宝赌坊哟！”

伍大海道：

“石总管怎么又来了，天宝赌坊我是不会去了，你尽管放心吧！”突然，他又呵呵一笑，道：“石总管你知不知道那天宝赌坊这几天关上门在演丧戏呀！”

石冲道：

“还有演丧戏的？”

伍大海道：

“怎么没有，演的全是哭丧戏，像是李陵碑、哭墓、大报丧、五阎殿喊冤，他娘的单就是一支喇叭口就吵得天宝赌坊那条街上三天不太平，那个蓝风的老婆还直拍棺木痛哭死去活来十几次呢！”

石冲早已不耐地道：

“赌坊正开演的什么戏，蓝风死了？”

伍大海笑了，道：

“不是‘灰面太岁’蓝风死人，而是他那个独生子蓝大少爷，不知怎的被人杀死在我们伍家祠堂里，娘的老皮，害得我这些天就是不敢回祠堂向我的列祖列宗报个到。”

石冲闻言惊异地道：

“那蓝风可是同尚武山庄有勾通，谁敢惹他们？”

伍大海哼了一声，道：

“什么勾通呀，我看他们就是一家亲。”

这时石冲已把伍大海领到一处三间房屋门口，那石冲走进去叫道：

“帐房在吗？”

里面已有人应道：

“石爷来了，石爷，当家的好些了吗？”

石冲在里面应道：

“好了，当家的叫支五十两银子，这是送给伍大海的，帐上你记明白就成了。”

不旋踵间，有个老者把石冲送到门口，伍大海望去，只见这老者是个小

个子，身材比自己高不了半尺，却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露出一脸精明，这种人在商场上定是管帐能手。

伍大海接过五十两银子，笑道：

“石总管，你替我上去谢谢劳当家的。”

石冲道：

“记住，可要盯牢那贝老九呀！”

就在吊桥边，石冲送走了伍大海，但他却满肚子狐疑的匆匆回到了正厅来。

正厅上，劳爱缓缓的对几人道：

“有许多事情，必须假手他人才能办得圆满，像是我们所须的几处地方之情况，那得去叫贝老九打探，如今再由人盯上贝老九，伍大海就是适当人选，如果我们的人去办，便不容易了。”

石冲正走进去，闻言笑道：

“不知当家的为何要伍偷儿盯上贝老九的……”

劳爱道：

“因为我渐渐发觉贝老九不简单，有必要派人盯住他，当然，我不希望贝老九有什么事情被我料中，因为当年老当家的对他十分信任，应该不会……”

余唐道：

“如果贝老九是个奸诈小人，当家的一声吩咐，我便把这包打听的头提回来。”

劳爱轻声一笑，道：

“暂不去理那贝老九的事吧。”

石冲这时又道：

“当家的，另外有件消息顺便向当家的报告。”

劳爱道：

“是听伍大海说的？”

点点头，石冲道：

“伍偷儿说驻马店上天宝赌坊这几日大唱哭丧戏，是蓝风为他的儿子办的。”

劳爱一笑，望望一旁的方敬玉，因为劳爱曾对贝老九言及，蓝大少几人是她干的。

这时听得石冲提起，早又嘻嘻笑道：

“这件事我早知道的，因为蓝大少几人是我杀的。”

此语一出，石冲几人一愣——

劳爱便把那晚伍家祠堂的事述一遍……

祈老人一听骂道：

“他妈的这叫捞不到回头咬，明着赌不赢，暗里要人命，姓蓝的这叫活该，遇上当家也算他小子恶贯满盈，痛快！痛快！”

劳爱这时才对众人道：

“本来我在飞鼠崖时候便要逼问那老回子风雷的，因为我们已知道了那匹马是他风家寨的，可是当时的情形对我不利，一旦说出来，必然会令风雷老儿惊异，如此一来，他便会以此为由，重施故技的把当年那些人的力量集中起来，这是我所不愿意见到的。”

余唐道：

“就算那些人重聚一起，青龙会也不怕他们！”

劳爱摇头，道：

“不，我要各个击破他们，如果任由他们组合，那会造成我青龙会太大的损失了。”

方敬玉这时轻声道：

“当家之言极是，已知姓风的是七人中一份子，事情便由姓风的身上开始着手才对。”

劳爱点点头，对方敬玉道：

“本来原是要方兄暂去长安展堂主的第一分堂，但眼前形势有变，暂时就不派你去了。”

方敬玉道：

“方敬玉但听当家的调派。”

劳爱露出满意的笑容，道：

“我十分想见见那位‘鉴玉老祖’玉匠水连天，我想还是方兄再辛苦一趟如何？”

方敬玉面有难色地道：

“当家的吩咐，方敬玉自当从命，只是这水连天十分怪僻，一生从未离开槐山一步，而且大半生都是在龙舌沟活动，他就曾戏称自己是个玉石精，要他离开槐山，只怕不太容易。”

劳爱道：

“如果许以重金呢？”

方敬玉摇头道：

“一个年逾八十的老人，银子只怕对他不太起什么诱惑的了。”

这时石冲道：

“当家的这时去找那水老头做甚？”

劳爱道：

“目前尚未成熟，但我觉得有去见这水老丈一面的必要，如方兄之言，我考虑自己去找他。”

方敬玉道：

“如果当家的要找水连天老人家，方敬玉自当为当家的马前卒。”

劳爱俏目望了方敬玉一眼，道：

“看来只有麻烦方兄了。”

余唐一边也道：

“狼山风家寨呢？”

劳爱冷冷一笑，道：

“我不会叫风家寨过太平日子的。”

石冲道：

“何时行动？”

劳爱道：

“我早已想妥了，余唐兄先领五十骑快马，三更天便在风家寨附近一阵鼓噪，三更天便回程，然后在第二夜同样时间，韩彪兄也领五十骑快马驰往风家寨，同样的三更天退回来，第三日再由祈老八的五十骑快马去骚扰！”她冷笑一声，又道：“先叫这群家伙不得安宁，等到第四日，你三人都在正

午时候，一齐围向风家寨，但要记住，如果风家寨出寨迎战，你们便立刻回马远去，但在夜间再一次的骚扰之后，便领着人马回山寨来。”

祈老八道：

“单单骚扰不攻击呀！”

劳爱道：

“这叫先击溃他们的人心士气，以后如何决战，便全操之在我了！”

韩彪道：

“风家寨距我们这儿不过百六七十里地，只是对这群家伙闹得心慌慌，好办！好办！”

余唐也道：

“何时开始呀！”

“明日你们便开始。”

石冲道：

“我这就去叫马房把马匹备妥。”

劳爱点点头道：

石冲立刻走出正厅往前山去了。

这时劳爱问大元，道：

“你选的人够了吗？”

原来劳爱的卫士二十人已伤亡十人，她已命大元在六七百名青龙会兄弟中再选十名。

这时大元闻说，立刻向劳爱禀道：

“已经选就了，只是几日正在练他们轻功呢！”

劳爱点点头，这才对方敬玉道：

“我叫人替方兄叨拾了一间房子，只等我的伤愈，倒想知道方兄的那式剑法呢！”

方敬玉忙笑道：

“当家可是说的那晚飞鼠崖属下一剑震慑住风雷的那招‘魔鹰扑击’？”

劳爱道：

“那晚见你出招，就知风雷难以抵挡，果然，一招之间伤了那老家伙。”

方敬玉笑道：

“师父临行交给我的这册《降魔剑法》，如果当家的与属下共研，彼此必然大有进境。”

劳爱本也是练剑的，而且剑上修为也已是高手之列，那峨嵋龙师太当年行侠江湖，便是以“追魂十八式”击败不少武林恶魔，如果再参研这《降魔剑法》，自然是容易融会贯通而水到渠成了。

这时候劳爱点点头，笑道：

“对于方兄这番感情，我先谢了，要知武学一途武林中人视如心宝，谁不存私，而方兄竟对我如此厚爱，真令人雀跃……”她自觉有些说漏嘴，面色含羞的忙又道：“也许有一日面对七魔的时候，我二人便以这‘降魔追魂’两套剑法，痛歼那七个恶鬼。”

方敬玉点头，道：

“只等当家的身子复元，属下便与当家的共研这套《降魔剑法》吧！”

这时劳爱已有些疲累，见石冲又走回来，便立刻起身走回后楼去了。

方敬玉早由石总管带到正厅右面一间干净房中。

石冲笑指房中陈设，道：

“方老弟看这室中陈设如何？”

方敬玉见这房间除了光亮鉴人的桌椅床帐之外，尚有个书柜上摆了些玩物玉器之类，一座乌脚铜灯宛似黄金般闪着亮光，床头上的枕头上还铺了一张狐皮，这一切酷似有钱人家的爷们的书斋。

哈哈一笑，方敬玉道：

“山里还有这种派头，倒是出人意料呢！”

石冲笑道：

“只方兄弟满意便成了，我得去分派人手喂马匹了。”

石冲原是要去前山马厩叫人准备的，只是一下子要出动一百五十匹马，管马的五人一时来不及，他才又匆匆回后山总堂来派人手。

方敬玉见石冲忙碌，就把石冲送出门外，他就着那张红木桌子坐下来。双目立刻呆视着前方——

不！前方原是窗子，但似乎有个人影在晃动……

啊！是劳爱，是的，是劳爱。

方敬玉几乎伸手去推窗户了，但他却又缩回手来，因为他在一怔之下，知道劳爱这时候不会来。

啊！是自己在虚无飘渺的幻想了。

而劳爱呢？劳爱她回到了后楼——

后楼原住着妈与阿正弟，但现在除了自己已无他人了。

望着二楼阁房中，珠帘银灯，锦衾绣榻，独自孤眠，连个细诉衷肠的人也没有，长夜绵绵中除了想及老父身中三十八刀惨事之外，那种情意绵绵，儿女情长的意境，似是与自己脱了关系！

如今，方敬玉的出现，自己心中明白，那正是搅乱了她的一池春水生波浪。躺在床上，劳爱想及自己脱衣由方敬玉替自己裹伤的情景，不由面上一热又笑——

还有——

还有二人共乘一骑，自己斜倚在方敬玉那有力的怀中，耳边听得他有力的紧张呼吸，啊！

人之千里有缘来相会，难道这方敬玉便是同自己有缘？看他的人木讷却颇具丈夫风范，这是青龙会中难以找到的人材，但不知——

劳爱心中想着，面上也不时起着变化，因为她总是把事情想到好的地方以后，便立刻又思及槐山来——

槐山是老父丧命地方，如果这件事情不能解决，那又何必谈什么儿女情长呢！

又是一个响晴天，万里无云——

天上无云，但地面上却现出一溜灰云激荡飞旋着腾跃上半天空，半晌未被风吹散，却又是一阵阵的连续着飞扬，飞扬在蹄声的震动里，也激荡在人们的心头！

是的，青龙会的五十铁骑出动了。

余唐一马奔驰在最前面，五十名黑中包头大汉，各背着牛皮套砍刀，飞马紧跟着冲下了六盘山。

当然，余唐是领着这些兄弟们赶往狼山的。

不只是余唐，再等六个时辰，韩彪也会率领五十人赶往狼山。

而祈老八的五十骑，那得等到第二天早上了。

狼山，大散关南面的终南山里。

这儿原来住了一帮远自西北边迁徙来的回子，他们原本是在西北贩马的，道上人全知道狼山风家寨的人十分排外，想在狼山生根住下来，先决条件便是这人必须是回子，否则有时即使想进风家寨找口水喝也不容易。风家寨就在大散关西北方三十里处，附近有个大草坡像是半个扣在地上的西瓜皮般墨绿一片，当年风雷便是看中这一大片青草山坡，才决定在这儿定住下来。

原来回子们牧牛放羊，很注重草地，当然风家寨也养了不少牛羊。

越过这足有一里长的草坡，隔条小河，对面高山下面便见一大排巨木拦起的栅，那即是风家寨。

风家寨寨主老回子风雷领着风家寨的子弟在道上混生活，平日老一辈看起来以畜牧为生，实际上却暗中贩盐与毛皮，遇到有利可图，自然也会干上一票。

由于银钱上的往来，风雷与尚武山庄也拉上了关系。

自然飞鼠崖一战，风雷不敢多在外逗留，匆匆的赶回风家寨，正遇上老婆要出门。

那风雷老婆“仙狐”贺三娘见当家的回来，立刻迎上前去，但见风雷右臂一条血槽，大惊之下忙问：

“你的坐骑呢？怎的走回来了，这伤……”

风雷边往寨中走，边道：

“老婆子，大事有些不妙了！”

贺三娘愣然，道：

“你们没有撂倒姓劳的女子？”

风雷一叹，道：

“本来是要得手的，谁他娘会知道半道上还真有那么个程咬金冒出来，硬生生的把人救走了。”

贺三娘一惊，道：

“你怎么任其被救走呀！”

风雷已进了正门，更有不少风家寨的弟兄也围到风雷住的那个大院来。

走入屋子里，风雷喘气坐下来。道：

“那人剑法犀利，为我生平仅见，我不放人成吗？这臂上的伤就是那王八蛋留下来的！”

贺三娘忙亲自为丈夫敷药，边又问：

“淡云成浩他们呢？”

风雷道：

“他们去尚武山庄了，两个人也伤得不轻，淡云若非机警，只怕早被姓劳的女子开了膛，成浩更惨，被捅了一剑，差一点没要了老命。”

贺三娘缠着布袋，边急急道：

“这么说来，姓劳的只怕不会就此罢休了！”

风雷道：

“老淡在姓劳的女子身上也砍了一刀，十天半月的她不见得会好

过……”说着他又冷冷一笑，道：“你是知道的，老淡的那把刀可是浸过毒的，不定姓劳的女子已伤重毒发而死，也说不定！哈……”

贺三娘道：

“姓劳的真要死掉，青龙会不定会大举找来狼山为他们的当家报仇呢！”

风雷道：

“这便是我最担心的事，因为青龙会有几个狠角色，全是杀人不眨眼的厉鬼。”

贺三娘道：

“眼下我们必须全寨戒备，另外我同女儿走一趟万宝山去把兄弟请来助阵，顺道也把‘一条鞭’骑回来。”

风雷道：

“骑马以后，绕道尚武山庄，看看那边情形如何，若得宇文兄大力相助，便不怕六盘山的青龙会了。”

于是，贺三娘匆匆与女儿风萍离开了风家寨。

这件事看来紧张，贺三娘路上自然也不敢多耽搁，却不料回程时被伍大海遇上，立刻把骑“一条鞭”的人是谁，一口气送上了六盘山的青龙会去了。

夕阳已落山，风家寨前面的那座大草坡上，大群大群的老绵羊刚刚被赶过小河，有一半尚在寨门外呢，远处已听得如雷轰声。

似打雷，但天上无云，风家寨的人忙着寨门边挤着往那大草坡上望去——

早听得寨楼上有人高声道：

“不好了，是青龙会的人马呀！”

风家寨中也有几个狠角色，除了风雷以外，二寨主风雹是风雷堂弟，这人当年在西北也是个横字辈人物，一把三尺尖刀杀人也宰牛。

另外那大力士段宏能把一头牛弄翻在地。

风雷站在寨门边叫道：

“先关起寨门来，快把羊全赶进寨里。”

一旁风雹早狂叫道：

“哥，你我也是横吃一方的，怎的让青龙会这些王八蛋耀武扬威到我们寨门口来了。”

大力士段宏也抡拳，道：

“且让我出去会会这些狗操杂种！”

风雷抚抚臂伤，道：

“你们懂什么？青龙会又岂是易与的，快关起寨门再说。”

这时羊群全进了寨，高大寨门也关起来，风雷刚往高处望去，那段宏已叫道：

“寨主你看，他们只不过数十骑嘛！”

风雷冷笑道：

“姓劳的丫头可恶，她这种诱敌之计也想在老夫面前卖弄，门都没有。”边哈哈一笑，道：

“寨上多备弓箭，余下的人尽去安歇，别理这群东西。”说着，他竟也回寨里了。

十八、狼山风雷动

余唐领着青龙会五十铁骑狂吼尖叫着冲到小河边，只是沿着小河一阵狂奔，就是不过河扑向风家寨。

于是二更天的时候他便率领着他的五十铁骑消失了。

风家寨这晚几乎是草木皆兵，人人过得心惊肉跳——

直到二天刚破晓，突又见一彪人马冲杀而来，那风雷在栅楼上望去，见与昨日的人数差不多，正自犹豫呢，便听得一旁的兄弟风雹狠声道：

“哥，我领一百兄弟杀出去，青龙会不就是这几个人毛嘛，有什么好顾忌的！”

风雷道：

“兄弟，用兵之道不能急躁，没听人常说：人躁有祸，天燥有雨，我们多多观察，可不能上当。”

大力士段宏拍胸脯吼道：

“寨主放心，段宏愿为前驱，准能杀得青龙会这群狗东西抱头鼠窜。”

风雷抹着大光头，牛蛋眼瞪得几乎憋出眼眶外，指着河对岸的青龙会奔腾中的快马，道：

“远从一百多里外来，青龙会不该只有这么几十人马，我猜他们必有埋伏。”

风雷沉声道：

“先别管他们有何埋伏，眼前先把这几十人马撂倒再说，哥，你别再多心了。”

风雷摸摸自己的右臂伤处，思忖一下才道：

“这事情我看还是等你嫂子回来了再谈吧！”

风雹指着河岸狂叫的人马，道：

“哥，青龙会堵在寨门口，大嫂怎的过得来？我看先解决这批家伙再说吧！”

风雷正要狠心一拼呢，不料大草坡那面突然喊杀声传来，风雷一惊，手搭凉棚望去，只见又是一彪青龙会铁骑冲杀过来。

是的，这彪人马是韩彪所率领的五十铁骑。

这时韩彪的五十铁骑从风家寨北面顺河往南驰，那余唐的五十铁骑也由南往北奔驰，喊杀中，只见沙石飞扬，蹄声雷动，看得栅楼上的风雷指着兄弟风雹与段宏二人喝叱，道：

“看看，看看，我就说嘛，青龙会怎能几十人马来攻我的风家寨？简直不可能的事，如今果然被我料中，还好我未叫你二人出战，否则……”

段宏怒道：

“便是这眼前这百来人马，也不放在段某眼里。”

冷哼一声，风雷道：

“有勇有谋是条龙，有勇无谋是大虫，我看你顶多是头虎，你也不想，青龙会就只这些？”

一旁风雹也道：

“青龙会的人真可恶，只等一朝对上，准叫他们知道风家寨一样也是不好惹的……”

风雷沉声道：

“快把我们的人马集中调派，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段宏狠狠的走下栅楼去了。

那风雷对兄弟风霁叹了口气，道：

“我想起飞鼠崖便觉着窝囊，果真是未吃到羊肉倒惹了一身腥骚，偏偏就没把她收拾了。”

风霁道：

“哥是说那劳爱了？”

风雷道：

“不是她还会是谁？你知道吧，她比她那个杀人王的老子还要狠。”

风霁冷冷地道：

“再厉害也是挨压货，哼！”

风雷突的怒喝道：

“你别把她看成一般女子了，单就她从不提为父寻仇之事看来，就异于一般人，你可知道她对别人怎么说的？”

风霁一愣，道：

“她会说说什么？把哥唬得愣愣的！”

风雷道：

“那不是唬人，全表现得一个‘狠’字上。”风雷遥望着两批青龙会铁骑交互吼叫奔驰，又道：“姓劳的女子扬言继承父志，她把她爹的死视作正常，刀口上打滚的人总是免不了这种下场，只要把青龙会振兴，就对得起被害的老父了。”

风霁冷笑，道：

“魔女！”

也就在这时候，突见河对岸两批人马怎的合而为一，一窝蜂似的往北奔驰而去。

这一天，风家寨门就未打开过，连个小孩也未出寨，当然风家寨的牛羊也没放出来。

天黑了，突然又是一阵马蹄声传来……

天空中已见半圆月，月儿依然亮！

风雷等忙登寨望去，只见南江中三面铁骑奔腾，声势更见惊人。

是的，祈老八的五十铁骑也赶来了。

如果不是劳爱一再交待，只许骚扰不准进攻，祈老八三人准会杀上风家寨。

这时风雷又向兄弟风霁沉声道：

“看到没有，青龙会的人马愈多了吧！”

风霁道：

“哥，我们只守不出战总不是办法吧，别说风家寨六七百老少憋不住，便那上千牛羊也饿惨了。”

风雷道：

“把存的草料先派用场，只等你嫂子回来再商定了。”

祈老八等青龙会人马，又在风家寨前面时隐时现的直到第二天夜晚，才一路回六盘山去了。

而风家寨的寨门，却直等到二天后才有人走出来查看，见附近已没有青龙会人马，才算安心的放出牛羊来。

风雷见青龙会一连出现四天，却不见攻寨而悄悄撤走，顿感纳闷不解，不知劳爱在弄什么鬼！

祈老八等回到六盘山，劳爱的伤已愈合，正同方敬玉二人在后寨楼附近共同研习“降魔剑法”。

余唐等三人把骚扰风家寨的事向劳爱细述一遍——

半晌，劳爱未开口而陷于沉思中。……

方敬玉收起青钢剑，正要走开，不料劳爱突然叫住他：

“方兄，你准备一下，我们去槐山。”

方敬玉一怔，道：

“当家的不是准备攻取风家寨吗？”

劳爱道：

“不是时机，先去槐山。”

余唐忙上前禀道：

“当家的，以属下看，此时攻取风家寨正是时候呢！”

劳爱摇头道：“攻取风家寨虽时机不错，但对我的最终目的并无太大作用，而风家寨我都随时可以拿下来，又何在一时！”

这时大元忙请示劳爱：

“当家的要去槐山，大元带兄弟同行护卫——”

劳爱忙拦住，道：

“不，有方兄陪同就可以了。”

石冲忙问：

“如果伍大海有了贝老九的消息呢？”

劳爱道：

“伍大海不会那么快便有消息传来，因为贝老九不定真正会是一头老狐精呢！”

祈老八道：

“当家的何时上路？”

劳爱望望天色，道：

“你们刚回来，好生去歇一天，有石总管与大元二人先照顾总堂，我与方兄这就上路，顺利的话，三几日便会回来。”

石冲一听，忙亲自赶往前山去替当家的备马。

方敬玉除了一把青钢剑外也没有好叨拾的，立刻便同劳爱离去了青龙会总堂。

石冲等一众，送二人下得六盘山，望着马上二人模样，那余唐哈哈笑道：

“方敬玉这小子长的可是一表人才，他要是同我们当家的……嗯！凑成那么一对，你们说该有多好！”

祈老八捋着大胡子也道：

“唔！好像蛮适合的嘛！”

韩彪双手叉腰，望着远去的劳爱与方敬玉，笑道：

“有人说……说什么来着……天……呀地的！”边猛拍自己脑袋，又道：“嗯！我想起来了，是说天生的一对，地长的一双……哈……是这么说的！”

石冲一边笑道：

“娘的，就这么两句话，看把你憋的面红脖子粗，你也不嫌累！”

于是山道上一阵哄然大笑——

槐山，实际是个荒原地带，有一半的人住在帐篷中，方敬玉本是个孤儿，后被了了大师带在身边，不过方敬玉也有亲戚在槐山，只是亲戚是远房的。

这是劳爱第二次来槐山，第一次是她在老父惨死后曾到过槐山，当时她不敢说自己便是那夺玉而去的劳壮之女，只能侧面探听，却都是大骂父亲的人。

人已死，玉已失，劳爱未曾探听到一点迹象来。

现在，她又来到了槐山，方敬玉把劳爱领到一家小客栈，只是这家客栈是个通铺，而且已有三个赶骆驼的在这儿住下。

劳爱只得先要了些吃的。

方敬玉对劳爱笑道：

“且等吃过饭，我带当家的去找这远房亲戚那里看看，也许有得住的地方。”

不料劳爱摇摇头，道：

“我不习惯打扰别人，吃完我们赶往龙舌沟去，最好能尽快找到玉匠水连山。”

方敬玉道：

“三天马程，我担心当家的伤口……”

劳爱一笑，道：

“已经没事了，别为我太操心。”

二人吃过饭，方敬玉望望天道：

“只怕赶到龙舌沟天就快黑了呢！”

劳爱道：

“不是那鉴玉老祖最喜夜晚在龙舌沟寻玉吗？”

点点头，方敬玉道：

“水连天是这么一个人，他与别人不同，槐山不少寻玉人，只是皆在白天，只有他老人家在夜间找玉，据他老人家说，日金月玉，寻金应在白天，找玉却非得月夜，也因此他老人家寻的玉大部分被视为宝贝。”

劳爱道：

“他常住在龙舌沟？”

方敬玉道：

“只要有月光，多一半我们会找到他的。”

劳爱道：

“水连天这位老人家住在哪儿？”

方敬玉道：

“龙舌沟有处叫玉儿坡的地方，水老人家曾在那儿结庐为屋，只是一到严冬，他便回槐山。”

劳爱道：

“龙舌沟长有三里多，那条清澈如镜的山溪定然很美。濯足其中，必然十分令人愉快！”

方敬玉笑道：

“有时候属下也在想，似水老人家的生活，堪称世外人，一生只为寻玉

而忙，从不与他人争什么，数十年岁月漫游在龙舌沟的青山翠谷泉溪间而不疲，这种生活才是那人间仙人呢！”

劳爱道：

“更重要的是他每当寻得一块美玉时候，突然神情愉快而哈哈大笑，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是他人所永远无法体会出来的。”

二人骑在马上边说着，已驰过一片荒原，远处峰峰相连，有一条山溪淌下来，夕阳下宛似一条银带。

方敬玉马上用手一指，道：

“当家的，那便是龙舌沟了。”

双骑并驰，刹时已到了沟口。

劳爱马上望过去，只见龙舌沟内尽是大小不等浑圆的石头，竟连个山道都没有，光景是不能再骑马了。

方敬玉忙下得马来，指着一处危崖下，道：

“当家的，我们把马匹拴在崖子下面，龙舌沟我来过，一条山沟全是石头，不能骑马的。”

劳爱这才忆及自己的老父——

如果当时老父坐下有马，大概他就不会惨死于此地了。

二人把马藏在山崖下，劳爱道：

“玉儿坡在龙舌沟什么地方？”

方敬玉指向沟内，道：

“就在龙舌沟底处。”

于是二人缓缓踏石往龙舌沟内走去。

果然沟中尽是石头，人便必须走在石头上面小心的往前走。

令人奇怪的是龙舌沟内的山溪并非是一条小溪流，只在出沟时候才形成溪流，而在这龙舌沟内部却是散开的，有些地方石头下面有水，有的地方没有水，那平坦约一里宽的龙舌沟，到处有水却不多，浑圆的石头大部分是青的。

二人缓缓走入龙舌沟内尚不及一里路远，天色已经是黑下来了，遥望沟内，突的一片银白色——

啊，月亮自东边山峰口出来了，而龙舌沟内的银白色，显然是沟中流水所反射的。

劳爱与方敬玉二人走的十分小心，因为不定哪个地方有水便会把鞋湿透。

就在快进入两里地处，有一个大湾朝北向，二人刚转过这条大湾，此处已见灯光一点。

方敬玉指着那点灯光，欢叫道：

“当家的你看，那灯光地方便是玉儿坡，龙舌沟内的水便是从玉儿坡扩散开来的。”

劳爱望去，只见一支灯笼挂在一座草屋外面，不由一怔，问方敬玉道：

“怎的这时候在屋外面挂上灯笼？难道有什么作用？”

方敬玉道：

“不知道，不过水老人是个怪人，他的行为是难定规的。”

劳爱仰头看去，不由得惊异地道：

“怎的那儿竟有不少人呢！”

这时方敬玉也看到了，不由惊异地道：

“这时候谁会找水老呢？”

劳爱突然一拉方敬玉，道：

“等等。”

方敬玉道：

“当家的可看出什么不对了？”

劳爱道：

“只怕水老人家有麻烦了。”

方敬玉遥遥望去，边问道：

“老人家从不与人争名利，有谁会去找上他的？”

冷冷笑笑，劳爱道：

“你可以不与人争，但却不能阻止别人不来找你，否则江湖中人便失去生存的定格，慢慢你会体会出来的。”

方敬玉点头，道：

“当家的话入木三分，所谓江湖便是这样，义与利正是永远主宰着江湖人的灵性。”

劳爱伸手一拉方敬玉，道：

“我二人分开，缓缓的掩过去看看这些人是什么来路，且不可莽撞。”

方敬玉突然拉住劳爱的手，低声道：

“当家的，你千万小心呀！”

劳爱心中怦然，面色一红又热，点点头道：

“方兄也要当心呀！”

方敬玉点点头，缓缓松开手，劳爱已跃向山边而去。

方敬玉这才发觉自己刚才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竟然伸手拉住当家的手！也许天黑好遮羞吧！

劳爱扑近那间草屋附近时候，她真的吃一惊，因为就在草屋外面不到两丈地方，有棵虬结老松，树杆上正倒挂一个人，灰短衫湿了半面，但隐隐的仍可以从那被吊人的头发看出是个老人。

就在老人的头下面，有只木桶，那老人似是刚从木桶中拉起来，尚自不断的大喘息。

四个大汉可把这老人侍候的周到，两个管拉绳子，两个拉住老人的头在往木桶中浸呢！

草屋内，突然传来一声暴喝，道：

“管从周，你们的手脚要细腻，可别把老狗呛死了，小心我剥你们的皮。”

那个叫管从周的人忙应道：

“少主人尽管放心，别看这老小子八十整，他这身骨架还真硬朗，从午间倒吊到天黑，娘的他就是一句活也不说，正叫做咬住鸟打滴溜——死不吭声呐！”

突然有个女子声音传来，道：

“关哥，我看这老东西是吃了秤锤铁了心，他是不会吐出实话来的了。”

嘿嘿一阵冷笑，只听那男的声音，道：

“他不说，挡不住我整人的方法多，关大爷同这老东西泡上了，看是他

的骨头硬，还是关某的手段高。”

附近方敬玉在给劳爱打手势，却见劳爱在摇头——

摇头当然叫方敬玉不要动。

而方敬玉却发现这些人的上衣是黄色的。

劳爱似猜到这些人的来路。

穿上黄上衣的人，在西北道上的也只有天水附近的黄衣社了，难道是“黑骆驼”关雄他们的人？

如果是的，那么草屋里面坐的人准是关雄的儿子，黄衣社少主人关豹了。

就在草屋内灯影下，只见一个大汉，一手搂着个女子，并肩走出屋子来。

二人就在倒吊的老人前面一站，那大汉嘿嘿笑道：

“水老头，你也该想通了吧，你已土掩到嘴巴，距那断气的日子不远，还有什么好贪的？再说我出的价钱可也是够你安度余年的，只要你答应，我立刻叫他们放人！”

那被吊的老人正是“玉匠”水连天，只见他大喘气地道：

“那玉王玉后乃天地日月精华，人间稀世之宝，唯有德之人得之，你算什么东西，也想插手凯觐，真是可怜复可笑！”

突的一脚踢在老者肚皮上，大汉骂道：

“妈的，你午间直到二更天，你老小子就是会说这么两句惹老子发火的话，难道就不会说些别的……像是你把玉王玉后藏在什么地方话啦……”

水连天哑着声音，道：

“你不配得到那种至宝！”

突见女的蹲在水老面前，伸出双手柔柔的抚蹭着老者满面白胡子，道：

“水老，何苦呢，看看他们把你折腾的，快说了吧！恁般大年龄了，还能经得起怎么样的折磨呀！”

水连天双目倒转怒视，却是嘴巴闭得紧。

突听得大汉吼道：

“果真是你不放你老小子的血，你是不说呀！”

早见另一大汉抽出钢刀来，道：

“少主人你早该对这老头儿下狠手了。”

大汉沉声道：

“老头儿，关大爷只问你这最后一遍了，你是说不说？”

水连天怒目而视，咬牙苦撑，就是不开口。

大汉怒骂道：

“叫你这老狗知道我厉害。”说着又对握刀的大汉道：“先挑断他的一双脚筋来，叫他此生不能再走路。”

钢刀一扬，那大汉正要下手呢，不料女的忙伸手一拦，道：

“等等，都八十岁人了，我们总得耐心劝说呀，这要是一刀断了老人家的脚筋，龙舌沟再也见不到有人夜里检宝玉了，那多可惜呀！”

大汉怒道：

“曲二妹子，你就省省力气吧，这老儿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你一边站着看看热闹吧！”

那叫曲二妹子的忙又蹲向老者前面，低声劝道：

“五百两银子你不要，反倒要挨刀，为什么嘛老人家，这要是我，早不受这罪了。”

水连天粗哑的一声冷笑，道：

“我这里没有玉王玉后，你叫我拿什么？再说你们的五百两银子是个大数目，就算我存有宝玉送给你们，不过是换来一刀死的快，从你们的这种作为上，会把五百两银子送给我老人家花用呀！去骗比我年轻七十岁的娃娃去！”

反手一个大嘴巴子，曲二妹子竟立换一副嘴脸，骂道：

“你这个活过头的老狗，说了一天也费了不少唇舌，你竟是软硬不吃呀，好！今夜有得你受的罪！”

姓关的大汉早冷笑道：

“我就说嘛，磨蹭半天全是白搭！”

曲二妹子挪肩倒竖的喝道：

“起初我原是以为他年岁大，怕稍加折腾会完蛋，所以才一再劝说，想不到老东西竟抱定‘任你千条计，我有老主意’的一再不加理会。”

一手搂过曲二妹子入怀，大汉低头在曲二妹子面上一阵磨蹭，还伸出个大扁舌头在曲二妹子的耳根子上舐着道：

“走吧，我们回屋子里去，别看这些血腥的事情了。”

一阵“格格”笑……

握刀大汉已抓住吊着的水连大小腿正要下手了。

突然间，灯影一闪，劳爱已落在老者一旁，四个大汉全一怔，只见是个美姑娘。

于是，四个人全呵呵笑起来……

握刀大汉指着劳爱，道：

“大姑娘，你是天上掉下来还是地上蹦出来的？”

刚走进草屋的关大少闻言忽的回过头看，两丈外灯光下真的还站了个美娇娘，仔细看，光景可比曲二妹子中看多了，那股子逗人劲，不用扭捏捏故作，就叫男人打哆嗦！

一个腾身，关大少已站在劳爱面前。

曲二妹子更是来的快，侧面已把劳爱兜住。

劳爱淡然一笑，道：

“放下这位老人家，然后，每人断去一指立刻走路，我不愿在这个美极的龙舌沟见血腥，那会令龙舌沟的玉失颜色。”

关大少几人一听，个个面色骤变，谁也摸不清打横里会冒出个女煞星。

这也只是一瞬之间，关大少沉声骂道：

“哪里冒出你这个雌儿，也不问问大爷是何人，你就如此使横！”

劳爱面无表情地道：

“我不想知道你们是谁，也不准备知道，快放下这老人，至于砍去一指，也就由你们自己选了。”

只是这种气度，关大少便知来者不善，但他还是硬起嘴巴，道：

“你是老几，竟叫我们放人还要自己零碎下来些皮肉，江湖上有这种施横的？你我一无仇二无怨，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做买卖，管你什么事，多少你也得顾点江湖上的规矩吧！”

冷嗖嗖的一哼，劳爱道：

“江湖上的规矩是武力塑造出来的，谁的武力强，谁便是江湖规矩，眼前，我便是！”

面孔上一阵抽搐，关大少咬牙，道：

“我操，把你三分颜色，你倒开起染坊来了，你可知关大爷何许人？”

劳爱轻叹一声，道：

“一直我就不喜欢你道出自己底细，那是会吓人一跳，但对我却一文不值，所以我不爱听。”又叹了一口气，道：“天水黄衣社吧！只从你们黄衣衫上我便知道了。”

关大少一怔，道：

“不错，我们正是天水黄衣社人，我叫关豹……”

劳爱淡然，道：

“关豹还好吧？”

关豹同几个大汉，连曲二妹子全都微微一怔——

关豹更诧异地道：

“好——你还认得我爹？”

劳爱上下看了关豹一眼，点头，道：

“嗯！你比起你爹来倒是白多了，你爹那张脸可真黑的吓人一跳！”

关豹一听，原是自己人嘛，嘿嘿一笑，道：

“看来是自己人嘛！实不瞒你说，我们这是在办正事，你如果有事，请快走吧！”

轻摇摇头，劳爱道：

“把老人家放下来，每人自断一指！”

这真是大出关豹的预料，他一声怪叫：

“好哇，你竟不买我黄衣社的帐，你……”

别再喳喳，快动手吧！”劳爱有气无力似的。

关豹怒喝道：

“你为什么定要插手管闲事？”

劳爱道：

“这不是管闲事，我只是在维护道上的一点人性尊严，我一向看不惯把强横加诸在老弱妇女身上，不幸你们折腾的对象是个年逾八十的老人，我便不能不管了。”

一侧，曲二妹子横身往劳爱身上撞去，人在中途，一把尖刀已将划向劳爱脸上，只听曲二妹子低叱道：

“什么东西，找死！”

未料劳爱长剑并未出鞘，右手上撩如电，一挥又挥，但闻“叭”的一声，曲二妹子斜身横翻出两丈外，“哎唷”一声撑身欲起却又痛坐在地上！

四个大汉早憋着一肚皮的闷气，见曲二妹子挥刀扑上，忙拔刀围向劳爱。

关豹后退两丈，手一挥吼道：

“宰了她！”

四个大汉发一声喊，四把钢刀并举，齐向劳爱扑去——

月光下，劳爱冷笑一声，“呛”的一声长剑出鞘，就在这同一时间里，近身的两个大汉已抛刀捂面不辨东西南北的横摔在崖下溪水中。

另两个大汉机警的收势欲逃，劳爱早觑准方位，长剑凌光闪劈如电中，

激荡的剑芒便宛如两把飞剑自两个大汉脊背划过，紧接着便听得凄厉的惨叫传入山谷，两具尸体便打横跌撞在一起了。

也只是转瞬之间的事，劳爱已不见了关豹。

猛旋身间，早见方敬玉青铜剑已架在关豹的脖子上缓缓的走来。

一笑，劳爱道：

“老子英雄儿饭桶，关雄怎会养出这么个窝囊废！”

关豹闻言怒骂，道：

“你什么玩意儿，大爷一时失察着了你们道儿，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叭”的一剑击打在关豹的嘴巴上——

劳爱以长剑击在关豹的面上，刹时关豹吐出两颗牙，两颊上也出现酱红大印。

劳爱怒道：

“驻马店宇文长江结婚前，你可是同那南官北、宇文长江，加上蓝风的儿子，四个人在‘驼铃居’吃酒说大活是吧？”

关豹一怔，道：

“好……”

劳爱道：

“你不会认识我的，但你们那晚在楼上说话太得意了，得意的忘了自己是老几……”

关豹一惊，道：

“你是劳爱，宇文兄未娶到手的老婆呀！”

劳爱冷笑一声，道：

“你总算知道我是谁了！”

关豹惊异地道：

“你……你要杀我？”

“我可并不想杀你呀！”

曲二妹子早在地上叫道：

“你原来就是青龙会当家的呀，怎不早说呢？”

劳爱面无表情地道：

“说给你听？”

曲二妹子已瘸着腿站起来，只是刚走一步，却哎唷一声又坐下了，哀哀叫道：

“这位兄弟，拉我一把如何？”

方敬玉青铜剑正欲收起来呢——

劳爱突然冷叱，道：

“凭你的那点江湖伎俩也想在我面前卖弄？”突然一剑平鞘而上，曲二妹子“嗖”的一声，左手急急握住右腕，而一把锋利短刀，已落在地上了。

血在往地上流！

曲二妹子抖颤着手惨叫不已！

方敬玉一惊，不由怒道：

“可恶！”

劳爱突的剑尖挥向关豹的足膝头上，便听得关豹狂叫一声跌坐在地上，破口大骂道：

“好狠的臭女人，你竟截断关大爷的‘三里’，废了大爷右腿，你……”

你等着黄衣社找你吧！”

冷冷一笑，劳爱对方敬玉道：

“快把水老放下来！”

方敬玉收起青铜剑，立刻把水连天松一绑绳，缓缓的扶进草屋内。

那玉匠水连天喘着大气面色苍白泛灰，方敬玉忙着替老人家推拿揉搓，边低声道：

“水老可认得方敬玉吗？”

连吸几口大气，玉匠水连天灯光下细看几眼，一声呵呵苦笑，道：

“小伙子呀可是你！”

方敬玉点头，道：

“两月不见，想不到这次几乎看不到你老了！”

伸出指头指向外面，水连天道：

“你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呀？”

方敬玉道：

“他们是天水黄衣社的人，水老，你受苦了！”

水连天摇头叹息一声，道：

“年轻人呀，你可是知道我老人家呀，一生从来不与人争，只是伸手向苍天要，可是这些人却向我老人家下毒手，真令人寒心呐！”

就在这时候，只听得屋外劳爱叱道：

“姓关的，我不杀你，那是我要借你的口去对你那黑心老爹传句话，想要玉王玉后，那得各凭本事。”

关豹怒道：

“姓劳的，你今不杀我以后必定后悔。”

劳爱淡然道：

“那是我的事，何用你这残废之人操心事！”

曲二妹子早把她自己已断腕的伤处包扎，这时忙走近关豹，道：

“我们走吧，报仇雪恨搁在心头，挂在嘴皮子上管屁用，

走！”

关豹狠狠的瞪了劳爱一眼，只得弹起左脚一手扶着曲二妹子，一蹦一跳的往龙舌沟口走去，看情形他们的那种走法大概赶到槐山镇也该是天亮了。劳爱这时收剑入鞘走入屋里，见水老丈跌坐在一张破板床上，仍然露出十分痛苦的样子。

再看看这间草屋，只见除了一张破木床外，床上仅有一张旧棉被，一张方桌两张椅子，靠墙边还有个小灶台，锅碗勺子还有门外那支木桶，光景是相当简陋了。

方敬玉这时对水连天道：

“水爷爷，这便是我的主人，如今我在她手下做事情，她人挺好的。”

水连天望望劳爱点点头，道：

“姑娘，你是做什么营生呀？”

劳爱道：

“长安城我有个京广百货店。”

水连天又点点头道：

“正当买卖，很好！”

方敬玉道：

“水爷爷，赶着天明我们送你老回槐山吧！”

不料水连天道：

“不，赶明天我领你们去个地方。”

劳爱望望方敬玉道：

“我只想问水老几个问题，不知现在问方不方便？”

水连天不等方敬玉问，立刻喘息地道：

“从午时到现在，刚才那几个凶汉把我尽往水桶闷，倒是喝了不少水，如今实在头晕目眩还有些饿，何不等到带二位去了那地方以后，你们想知道什么再问也不迟呀！”

劳爱一听，忙对方敬玉道：

“我在此陪水老，你快去找到马匹，我那鞍袋还有吃的，你去取来吧！”

方敬玉一听，立刻点头走出草屋赶往沟口去了。

方敬玉一走，水连天这才又把劳爱看了又看，道：

“姑娘，你刚才的手段好吓人呀！”

水连天当然说的是劳爱杀死四名黄衣社人的事。

劳爱面无表情地道：

“那种情况下，我不杀他们便会被他们得逞，痛施杀手也是被逼的呀！”

点点头，水连天道：

“我知道，因为你也只是要他们自断一指，是他们向你施狠的，这怨不得你！”

劳爱走近前去轻拍着水连天肩头，道：

“只等把吃的东西取来，水老先吃个饱，能回答我的几个问题最好，否则只等明日了。”

水连天点点头，立刻便闭起眼睛来——

劳爱缓缓走出草屋，月光下望向这条大山沟，只见一片银星点点，知道是沟中山溪反映的。但却也称得上是奇景了。

往高处看，蒙蒙中一片黑暗，似穷水却非恶水，层峦叠嶂，夜色中望去更见光怪陆离，然而，这里却是出产宝玉的好地方，真是叫人难以相信。

不旋踵间，只见方敬玉手提袋走来。

方敬玉见劳爱在屋外面观望，忙上前道：

“出谷时候看到姓关的与那女子，等我回转，他们尚未走出一半路呢！”

劳爱道：

“他们可看到你了？”

摇摇头，方敬玉道：

“我离他们远，应该不会看见我的。”

二人一齐又走进草屋里，不料草屋里已不见水连天。

劳爱大惊，道：

“我不信，我在屋子外面守着，从未见任何动静，他怎么会消失不见呢？”

方敬玉放下袋子忙着四下找，边高声道：

“水爷爷，水爷爷，我给你拿来吃的了，你在哪儿？”

屋子不大，一目了然，哪里有水连天人影？
走出屋子，劳爱与方敬玉二人分头去找。
那劳爱急急的腾跃在荒草乱石崖间，却哪里能找得到水连天！
方敬玉这时才觉得，“玉匠”水连天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
劳爱也走回草屋来了！
二人似是十分失望的样子！
方敬玉张口想说什么，但话到口边未说出来……
而劳爱呢？
劳爱双眉打结正思忖着——

十九、拾玉老人

劳爱坐在一张破椅子上低头沉思不语——

方敬玉自言自语，道：

“老人家会到什么地方呢？他不可能离开此地呀！”

两人一阵沉默后，劳爱道：

“一个真正孱弱的老人，不可能具有如此身手的，难道这老人他……”

方敬玉一惊，道：

“当家的——”

话未说完，劳爱忙以手阻止，低声道：

“暂时称我东家。”

方敬玉立时明白，忙又改口道：

“当家的意思是水老人家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了！”

轻点着头，劳爱道：

“如果我推测的不错，他老人家必就是位高人。”

方敬玉迷惑不解的道：

“我们槐山人从来没听说过‘鉴玉老祖’是一位武功奇高的能人！”

劳爱一笑，道：

“一位真正能人是不会轻易被人识破的，而水老又是弄玉高手，一般人只注意到他在玉上造诣，往往便忽略了他在武功方面的成就。”

方敬玉点点头，道：

“水爷爷向来只活动在这龙舌沟，独来独往又是月夜中，自然认识他的人便不清楚他还会武功了。”

劳爱又是一阵思忖，道：

“令我不解的是水老既会武功，他为什么还要听任那姓关的小子折腾？”

方敬玉道：

“所以属下十分迷惘。”

劳爱这时对方敬玉道：

“我们折腾这一阵，我也觉得有些饿了。”

方敬玉忙把袋中吃的取出来摊在桌子上。

劳爱捡了一块酱牛肉边啃边道：

“今夜我们便在这草屋歇下来，希望水老人家能出面见见，也不虚此行了。”

方敬玉道：

“此地找不到，我们去槐山找。”

二人各自吃了些东西，劳爱便先自在床上睡下来。

方敬玉坐在椅子上守着，见劳爱鼻息均匀，显然已睡着的样子，不由站起身来走出草屋。

他见草屋前面四个黄衣大汉尸体还在，便立刻拖往附近石堆去把尸体用石块堆起来。

方敬玉刚刚要回草屋，突然一声蚊蝇似的声音传来：

“小伙子，你过来！”

方敬玉一惊，举目四下望去，月色迷朦中什么也没有看见，不由低声

道：

“水爷爷，你在哪儿？”

附近声音还是水连天的，只听他道：

“核桃树上呀！”

方敬玉抬头望向一棵两人合抱大核桃树，枝叶繁茂中早见水连天在一处三叉枝间向自己招手呢！

方敬玉一笑长身而起三丈高，双手一攀横枝，人已落在水连天面前来，笑道：

“水爷爷，你怎的在这儿，我拿吃的回来就不见你老人家，我二人还在为水老担心事呢！”

水连天呵呵笑着，指向草屋，道：

“那女娃儿睡着了吧！”

方敬玉点点头，道：

“我们东家是睡着了。”

“东家，嗯？”水连天指着方敬玉鼻尖沉声道：

“你还想骗我呀？”

方敬玉一怔，道：

“她……她……是……”

方敬玉本不会撒谎，如今经水连天这么一问，显然已不知所措。

水连天沉声道：

“她明明是青龙会当家的，你说是也不是？”

“水爷爷怎么知道的？”

水连天道：

“她也是希望水爷爷多指点她一些迷津的。”

水连天压低声音，道：

“她就是那个被乱刀劈死在这龙舌沟中那个红面大汉的女儿了！”

方敬玉点点头，道：

“是的。”

水连天道：

“这么说来，她仍然处心积虑的要为她爹报仇了！”

方敬玉又点点头，道：

“刻骨铭心而又无时无刻不在往此一目标奋进！”

点点头，水连天道：

“此女机智过人，武功不弱，人又长的美，小子呀，你喜不喜欢她？”

方敬玉一愣，道：

“她是青龙会魁首当家，我……我又算什么，小子实在不敢存高攀之心！”

其实方敬玉心中何尝不想，只是他自知身份地位，不图妄想而已！

抚髯哈哈一笑，水连天道：

“其实我是半猜的。”

方敬玉道：

“总得有所根据吧！”

水连天一笑：

“那个女娃不是同姓关的小子说过的话吗？当时那姓关的称女娃‘姓劳’”

的’，而你却说是她的伙计，哼，你小子还是我老人家的小同乡哦，就帮着外人骗我呀！”

方敬玉一听赧然的道：

“原来老爷爷已知道她是谁了。”

水连天道：

“所以我不得不躲起来。”

方敬玉道：

“水爷爷，上次找上水爷爷便是受她之托，有许多事情她想在水爷爷面前请教呢！”

水连天道：

“二年多前发生在龙舌沟的那件事，我老人家不是已经同你说过了吗，怎的还找来！”

水连天又道：

“不错，他是青龙会魁首当家，但那是在人前，如是关起门来，她仍然是个女人，天生的女人，谁也改变不了，至于什么当家魁首，那是人为的，可干可不干，你可是听懂我老人家的话吧！”

方敬玉一笑，道：

“且不谈这些如何？”

水连天道：

“不谈这些谈什么？”

方敬玉想了一想，道：

“小子想知道一件事情。”

水连天道：

“你说：”

方敬玉道：

“刚刚姓关的几人捆了你那么久，水爷爷为何甘愿受活罪还被他们倒吊着把头往水桶内浸。”

水连天道：

“他们逼我要玉王玉后，我没有，被他们倒吊着如能消消他们的气，不是瞒好吗！”

方敬玉想笑未笑出来，遂又问道：

“从中午吊到天黑，你老这罪不是受大了？”

水连天呵呵一笑，道：

“中间我还睡了个把时辰呢，哈……”

方敬玉惊奇的道：

“被倒吊着还能入睡呀！”

水连天道：

“老朽从二十岁起便有午睡毛病，时辰一到，便是把我老人家泡在水里，我还是照睡不误……”他突又哈哈一笑接道：“可笑姓关的几个蠢才，当时还以为我老人家吃不消昏迷了呢！哈……”

方敬玉怔怔的又问：

“水爷爷，如果姓关的命人斩断你老脚筋呢，当时一个大个子正举刀要下手呢！”呵呵轻松一笑，水连天道：

“有你们赶来，还用得着我老人家出手吗！”方敬玉惊异的道：

“如此说来，老爷爷早知道我们来了！”

水连天将髯点头，道：

“知道有人来，但是谁我却并不知道。”

方敬玉道：

“怎知我们会出手救人？”

水连天一笑，道：

“难道真有人见死不救？”

于是，方敬玉释然了——

水连天又是一声笑，道：

“告诉水爷爷，你是不是喜欢她？”边指向草屋。

方敬玉半晌未开口，心中却在狂跳着。

突听水连天低吼道：

“喜欢便喜欢，不喜欢便不喜欢，我们槐山人不作兴这般的扭捏！”

方敬玉遂点点头，道：

“还望水爷爷不要说出去。”

一指头点在方敬玉额头上，水连天道：

“不说她一辈子也不知道，你小子知道水爷爷为什么突然躲起来呀？”

方敬玉道：

“不就是你老知道她的身份以后才躲起来的？”

水连天叹的一声，道：

“你狗屁，她是青龙会当家的我便要躲吗？”

方敬玉傻笑一声，道：

“那是为什么？”

水连天道：

“我老人家要暗中看你二人表情，孤男寡女相处一屋说些什么，不料你们公而忘私的她却呼呼睡下了……”

附近，突然有声音传来，道：

“好嘛！原来你们在树上闲谈起我来了！”

是的，这声音还是劳爱的。

原来她睡了一阵，睁开眼来找方敬玉，不料草屋内失去方敬玉影子，这才立刻找出屋外，却正听到水连天的最后一句话。

方敬玉忙跃下树来露出一脸的尴尬。

水连天也跳落树下，笑道：

“回屋子里去，我老人家还真的饿坏了呢！”

三人走入草屋里，水连天也不客气，抓起一块肉便啃，别看他八十高龄，口中尚有大半牙齿未脱落，酱牛肉他一连吃了两斤多才笑道：

“两顿凑成一顿吃，是吃的多了些，哈……”

抹着嘴巴，水连天对劳爱，道：

“孩子，你可算得是个有心人了。”

劳爱一愣，方敬玉道：

“水爷爷早知当家的身份了。”劳爱双眉一皱，方敬玉立刻解释，道：

“是水爷爷听得姓关的说出当家的底细，才……”

劳爱这才忙向水连天，道：

“不错，我便是青龙会当家的。”

点点头，水连天道：

“那个被乱刀砍死在龙舌沟的红面大汉可是你爹！”

劳爱点点头，道：

“不错。”

水连天道：

“两年多了，我老人家的记忆不差，不过我会尽量满足你的问题。”

劳爱忙施礼称谢。

不料水连天突又望着劳爱一笑，道：

“不过老朽倒有个条件。”

劳爱道：

“不论什么条件，劳爱全都会答应的。”

水连天抚掌笑道：

“哈！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哟！”

劳爱点头道：

“是的，不论你出何种高价……”

水连天道：

“如果你答应我的条件，老朽必不令你失望！”

劳爱微微一笑，道：

“老人家，你请说吧！”

水连天指着方敬玉，道：

“我要你嫁给他！”

劳爱还真的头一回脸红——

那方敬玉手足无措的道：

“水爷爷，你……”

水连天抚掌哈哈大笑，道：

“好，好，此生头一回见你们这般的儿女作态，哈……”

劳爱望了一眼方敬玉，缓缓低下头未开口。

水连天收起笑容，道：

“怎么样，你答应了？”

劳爱仰起头来，道：

“这是你老唯一条件？”

点点头，水连天道：

“不错。”

再次望向方敬玉，劳爱心中在想，自己的身子早被方敬玉摸过，虽然那是在他替自己裹伤，而自己又被他抱回六盘山，这一切正表示了一个“缘”字，再看这方敬玉也是一表人材，颇有侠义精神，也算是难得人才……

心念间，劳爱轻点点头，道：

“好，我答应这门亲事，但却得向家母禀报，而且成婚之日应在我大仇已报之时。”

水连天哈哈大笑，道：

“痛快！痛快！撮合一对姻缘，老朽增寿十年，这下子又有得日子好活的了，哈……”

方敬玉忙上前拉着劳爱的一双手，道：

“当家的，这会太委屈你了！”

劳爱突然露出从未有过的女儿态，道：

“方兄，我没有这种感觉，也许是缘份吧！”

突见水连天起身道：

“走，我带你们去个地方！”

方敬玉对水连天如今真是不知如何感谢才是，闻言忙一伸手，拦住道：

“三更天了，水爷爷先歇着，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吧！”

水连天摇头，道：

“我不累，快跟我来吧！”

劳爱与方敬玉二人忙跟着水连天步出草屋外。

那水连天一走出来，只见他双肩抖动中，人已扑向龙舌沟底笔直的往对面峭壁边扑去——

龙舌沟底宽约一里，沟底尽是浑圆石头一滩滩的清水，然而水连天行走上面宛如平地般的双腿紧盘如飞，方敬玉与劳爱二人施尽全力也才勉强跟上。

那方敬玉还不时的踩在水中，激起一溜水花来。

三人扑到峭崖下，月色中水连天回头对劳爱二人道：

“老夫一生嗜爱宝玉几欲发狂，可说视玉如生命，难得今日我老人家兴致高，又为你的一片孝心感动，这才领你们来我的藏玉洞一观。”说着伸手往峭壁上指去。

方敬玉惊异地道：

“水爷爷，槐山谁都知道你老以拾玉卖玉为生呀，怎的你老还有这么一处藏玉洞？”

嘿嘿冷笑一声，水连天道：

“我老人家所卖的玉全都十分庸俗，称不上什么宝玉之流，说得明确些，只是换个肚皮不饿，而真正的宝玉打死我也不卖。”

劳爱忙笑道：

“既是水老视若珍宝又爱如生命，我们还是不着的为是，再说我的时辰不多，几个问题问清楚以后，我们还得立刻赶回六盘山呢！”

水连天笑道：

“别急别急，入宝山岂有空手而回的道理。”

方敬玉也道：

“君子不夺人之所好，我们还是回草屋去吧！”

水连天沉声道：

“你小子怎的不开窍，想想看，我老人家把你二人撮合成了夫妻，难道不送件礼物给你们，那我这把年纪不是白白活了！”说着，又对劳爱道：

“随老夫上去，你们随自己喜欢，想要什么，但是每人只能取一件！”

劳爱摇头，道：

“不，我二人不能上去，老人家若定要送我二人各一件，还请你老自己取来，我们在下面等着。”

方敬玉也道：

“是呀！哪有礼物挑捡的。”

忽的哈哈一声笑，水连天道：

“总算老夫未曾看错人，你们且在下面等着吧！”说完只见他双臂交互挥动不断，人已攀崖而上，刹时间他已上跃三十多丈，一个旋身间便消失在

峭壁间不见。

看看水连天的轻功，劳爱对方敬玉道：

“此老轻功与我师龙师太不相上下。”

方敬玉道：

“今日才知这位‘鉴玉老人’竟还是能人，太令人难以相信了。”

劳爱道：

“希望我要知道的问题，水老能给予我满意答案。”

方敬玉点头，道：

“看此情形，他必然会的。”

劳爱又道：

“我曾叫‘八爪神偷’伍大海来到槐山，探听那年槐山人庆贺玉王后出世时候，是否有中原其他人物在这槐山出现，探听的结果是‘有’我希望老人家能认出这些人来。”

方敬玉道：

“其实我们已知道有那狼山风家寨的风雷了，只要捉住姓风的，就不怕别的人找不出。”

二人正在崖下交谈呢，峭崖上，水连天已衣袂抖闪中一泻而落下峭崖来。

方敬玉与劳爱二人忙迎上前去。

水连天却一挥手，笑道：

“回草屋去吧！”说着当先向对岸旁身跃去。

三人又回草屋内，水连天凑近灯光猛的一摊右手，只见华光成丝，闪闪如同旭日彩芒。

劳爱惊异的叹道：

“天蓝宝钻？”

水连天得意至极，但却摇摇头，道：

“这是玉精，而非宝钻。”

方敬玉讶异的道：

“玉精？难道玉还能成精？”

水连天道：

“怎的不能？世上万物达到极至便会成精。”说着伸手把两颗玉精分别拿在姆食二指间，又道：“形状相似而有棱，大小如一似夫妻，所以我老人家称这对玉精为牛郎织女，这可是不经人工，不加俗手磨琢，全是天成，我把它送给你二人，算是老朽一番心意了。”

劳爱与方敬玉二人接过玉精，只见这玉精不过鸽蛋大小而稍呈扁平，五个棱角十分自然，近着灯光，只见华光四射，而玉精内部也似有另一种毫光闪动着，十分好看。

望着劳爱，水连天道：

“收了老朽的礼物，你便是这小子的如意夫人了，哈……你总不会再反悔吧！”

劳爱当然听出水老话中含义——

那显然是她自动退掉宇文长江的婚约，现在说来反倒引起三人宛而一笑了。

方敬玉收起玉精，忙拉住劳爱，二人上前向水连天施礼，那方敬玉果真

感动得泪水也流下来，道：

“小子何人，竟蒙水爷爷如此厚爱，此生不知如何报答这种恩情于万了。”

劳爱也道：

“只等了却心愿，必请水老喝这杯喜酒。”

水连天哈哈大笑，道：

“好，今日我老人家真是痛快，哈……”

劳爱也收起玉精，这才在水老一边坐下来，道：

“我可以问老人家问题了吧？”

水连天点头，道：

“你问吧！”

劳爱道：

“在我请问之先，我想听听那夜你老所见的情景。”

方敬玉道：

“当家的，记得我曾对你说过了呀！”

不料一旁的水连天沉声道：

“小子呀！你该改变一下称呼，也好培养你二人之间的感情呀！”

方敬玉愣愣然，道：

“改变什么称呼？”

水连天呵呵一笑，道：

“那得看你小子的了，比方说，你嘴巴甜的话便叫她一声亲爱的，普通一点的称呼便叫一声妹妹什么的。”他一顿指着方敬玉鼻尖又道：“别忘了，你们已是夫妻，所差的只是拜个天地的仪式罢了。”

方敬玉道：

“称当家的也没错呀！”

冷哼一声，水连天道：

“大男人称老婆为当家的成何体统！”

劳爱反倒笑道：

“总得慢慢改呀！”

水连天道：

“现在就开始改。”

方敬玉赧然一笑，道：

“好，往后谈公事，她还是当家的，私底下她便是我方敬玉的贤妹。”

水连天指着劳爱对方敬玉道：

“那就叫上一声吧！”

方敬玉望望劳爱，道：

“贤妹——”

梨涡隐又现，劳爱轻点着头。

水连天抚掌笑道：

“好，好，现在你二人且坐下来，暂听我再把那儿发生的事情说一遍——”

方敬玉把椅子拉近劳爱，二人并肩坐在水连天面前，四目直视床沿上坐的老人——“鉴玉老祖”水连天。

于是——

那是个月圆之夜。

月圆人更圆，因为槐山地方的人们将以一对玉王玉后上呈他们的王爷，这是大事，槐山人要大戏唱三日热闹一番，然后派人进都城献宝，却不料这消息被人传出去，便在第三天晚上，人们正高抬着那对鹅蛋般大的一对浑圆而又晶莹剔透的宝玉游行中，突然一人趁着街道两边的人们燃放鞭炮声中从空而下落在宝玉的纸盘架子上，只伸手一捞，立刻腾空上屋，消失在夜色里——

当时这可吓坏了槐山镇上人，也有几个会武功的忙追出去，可是那人十分了得，早走得无影无踪。

就在那人抢玉的时候，火炮下灯光中，有人看到是个虬髯红面大汉，约摸五十来岁年纪。

不料那虬髯大汉去未多久，忽又来了一批人，槐山全不识这些人物，只见混乱中来人听说玉王玉后被人抢去，一问来人去向，立刻向那红面大汉方向追扑过去。

那晚原是个圆月里，红面大汉抢得宝玉，匆匆的却来到了龙舌沟！

他为什么到龙舌沟，谁也弄不懂。

哪晓得他才进入龙舌沟，后面便见七个凶汉扑进来，当时老朽便在沟口不远的断崖下矮树后，只见这七个大汉一路散开，扇形的往沟中包抄过去，这些人全都蒙着面，从他们的行动上显然皆都是高手之流。

远处，我见那大汉被七个蒙面人包围在一滩浅水处，好像我曾听到一人狂吼着：

“独乐乐是私，众乐乐才是义，姓劳的，你自信是我七人之敌手？”

那红面大汉虎吼一声骂道：

“妈的，什么情什么义，却全都他妈的狗屁，姓劳的今日总算看清你们这些黑心狼的真面目了。”

也不知有人说了一句什么话，突然那姓劳的狂叫道：

“要东西？那得先放倒劳大爷。”

这时那姓劳的红面大汉右手鬼头砍刀，左手一把怪刀，于是那七人立刻向姓劳的狂杀起来！

双方边杀边向山崖边移动，我也掩着身子接近，本来，我是想出手相助的，只是我听得双方全是来抢宝玉的，自然觉得这些人全不是好人，就看他们杀个两败俱伤，这世上少了这种人不是太平多了吗？

却不料姓劳的红面大汉只一接近山崖，立刻腾空而起，直往山崖上跃去。

眼看他已上升数丈，突见数点寒星直射腾空中的红面大汉，就听得闷哼一声，那红面大汉一路又滑跌下来。

于是，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那七个蒙面大汉立刻围着这姓劳的。

姓劳的可真有种，他单膝跪地，双手握刀，厉烈无比的闭口不言，任那七人你一言我一语的他就是满面不屑的怒视着。

于是，又是一阵围杀中，姓劳的在双手兵刃被劈落地上后，竟盘膝坐在山崖边双目紧闭不再抵挡。

这时有人伸手在那姓劳的身上摸去，不料姓劳的双肩晃动，双肘交顶，直把那人撞跌在一丈外。

那人爬起来破口大骂，奋起手中泼风砍刀杀去，当场把姓劳的砍翻在地。

于是另外几人也怒极的挥刀砍去，他们以为只要杀了姓劳的，再下手夺宝玉，不料姓劳的已是奄奄一息了，他们才发现宝玉根本不在姓劳的身上，一时他们又要施救姓劳的，为的是想从姓劳的口中问出宝玉藏于何处。

一阵折腾后，姓劳的似是死掉了，七人正感失望，不料暗中又出现一人，那人对七个蒙面人也不知说了些什么，七个蒙面人立刻便往龙舌沟外面扑过去——

说也奇怪，那后来出现的人，竟然会在姓劳的身子摸了一阵，他似是十分高兴的把件东西塞入怀中，然后把姓劳的尸体背出龙舌沟拖上一辆马车走了。

一口气，水连天把那晚龙舌沟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方敬玉发现灯草蕊应该拨长些，灯快熄灭了。

于是他伸手去拨弄灯草，边望向劳爱。

而劳爱的美眸望向草屋外，半晌她未开口，仿佛她也在那晚出现在龙舌沟。

沉静中有着窒息，水连天喘了几口大气，道：

“孩子，你可以问了！”

劳爱突然道：

“姓关的今夜为何找上你老人家？”

水连天冷哼一声，道：

“也不知哪个坏东西说老夫毕生精神全花在这龙舌沟，姓关的怀疑我老人家得了玉王玉后，这才暗中摸进龙舌沟软硬兼施的要我交出那对谁见也爱的宝玉。”

劳爱双目一亮，旋即淡然一笑，道：

“凭老人家武功，打发那姓关的几人应不会有太大问题，何以——”

水连天呵呵一笑，道：

“单只他们几人，老夫自是不会放在心上，但这些人的后面尚有不少人，天水黄衣社的‘黑骆驼’关雄，他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我又何必把他惹来这龙舌沟？倒不如我老人家受点活罪，打消他们再来找麻烦的念头，如此岂非更好！”

劳爱道：

“可惜我们伤了他儿子，只怕姓关的更不会善罢干休，不定还会找来呢！”

哈哈一笑，水连天道：

“你错了，姓关的如果要想找，只怕也是找上你六盘山，不过我老人家猜想，你废了他的宝贝儿子，他可能就不会不找你一拼了。”

冷冷一笑，劳爱道：

“西北道上，六盘山青龙会又怕谁来着！”

劳爱又问：

“我只想知道那最后把我爹拖出龙舌沟的人，这人是谁？他为什么把人放在车上就走了？”

水连天道：

“我只能猜那人是个老者，别的便不清楚了。”

劳爱心想，如果再问下去，只怕所得到的还是那不清楚三个字。

轻声一叹，劳爱道：

“看情形老人家已把要说的全说了！”

水连天道：

“实际情形也是如此。”

劳爱突又问：

“这以后那玉王玉后再未出世了？”

猛力点着头，水连天又道：

“宝物出世原本是一片祥和，却不料引来一场血腥厮杀，只怕上天早又把宝物收回了！”

劳爱面无表情的直视着龙舌沟。

龙舌沟一片灰暗。

啊！月儿已下山了。

劳爱站起身来，对方敬玉道：

“方兄，留些银子给老人家，也算我们对老人家一点谢意！”

方敬玉忙自袋中取出银子百两放在桌面上，道：

“水爷爷，这点银子不成敬意。”

水连天也不言谢，抚髯一笑，道：

“算是谢媒金吧！”

劳爱一笑，道：

“也许有一天我二人跟老人家上得对面山崖上瞻仰你老的珍藏宝玉。”

水连天听得劳爱的话，立刻眉飞色舞的道：

“只等那一天到来——嗯！我是说你们已结为夫妻时候，我必带你们看看什么才叫宝玉。”

于是劳爱起身与方敬玉二人走出草屋。

水连天送二人到草屋外，笑笑道：

“美人如玉剑如虹，英雄携美走天涯，但愿你二人共为武林写出一段佳话，哈……”

方敬玉望着水连天深施一礼，道：

“水爷爷，槐山你是我方敬玉最亲的人了。”

劳爱也一笑施一礼。

水连天道：

“你们上路吧，老夫还得掩门睡觉呢！”

水连天撮合成劳爱与方敬玉一对，这原本是他的本性，一个爱玉的人，总想把这块玉雕琢得完美无缺而又十全十美，今日他见这劳爱与方敬玉二人，不但充满侠义心肠，而且也如玉般的美。

天下似这种再也适合不过的一对，若不使之结合，便如同一块不完美的玉，那是颇有暴殄天物的意味！

实际上，在劳爱的心中，她早已把方敬玉当成了心上人，如今经水老一说，也只是水到渠成罢了。

现在——

劳爱与方敬玉二人手挽手的走出了龙舌沟。

劳爱不时的望望方敬玉，却发现方敬玉也正在看自己，不由得浅浅的，也是甜甜的一笑……

于是，方敬玉便在劳爱的一笑鼓励中，早舒展猿臂把劳爱搂入怀里。二人便这么挤挤蹭蹭的踩着石头走出龙舌沟。

而东方，现在似已剥白。

大地上已开始落下今年第一次的寒霜。

方敬玉低声对劳爱道：

“爱妹，你等等，我去把马拉出林子来。”

劳爱轻点着头，抿嘴一笑。

方敬玉果真是人有精神马又欢，不旋踵间，便见他一手牵着劳爱枣骝马奔驰过来。

那方敬玉一到劳爱面前，自己立刻跳下马来，伸手扶着劳爱上马，怜爱之情，溢于言表！

劳爱回报个甜甜的笑，翻身上马，道：

“方兄，我们先驰出一段路再找地方歇息，可好？”

方敬玉道：

“爱妹的话正合我意。”说着也上得马来。

山道上，但见双骑并驰，已不见来时候方敬玉诚惶诚恐的跟在劳爱马后侍候了。

二人驰出二十岁里路程，劳爱忽然笑起来……

方敬玉笑道：

“爱妹想起什么好笑的事情来了？”

劳爱道：

“我在笑那水老人家，哈……”

方敬玉一惊，以为劳爱只是玩笑一句呢。

劳爱见方敬玉表情，这才收起笑容，道：

“如果我猜的不错，那玉王玉后必被水老得去了。”

方敬玉摇头道：

“怎么可能？”

劳爱道：

“十分总有七八分可能。”

方敬玉一笑，道：

“爱妹必有根据！”他见劳爱说出玉王玉后之事，心中大是宽慰不少。

劳爱把坐骑拢近方敬玉，她缓缓的道：

“方兄，那晚上的一切应该全被水老看到了吧……”

方敬玉道：

“按理应是看到了。”

劳爱又道：

“我爹在进入龙舌沟以后，见七条人影向他扑去，一时间怕玉王玉后被来人抢去，他在匆忙之下必是顺势将宝玉塞入哪个石洞下面去了，如此行动，后面七人没有察觉，但却瞒不了水老。”

方敬玉点头，道：

“有此可能。”

劳爱道：

“即算水老没看见，但在一众人走后，水老凭他寻玉经验也会轻易的找到那玉王玉后的。”

方敬玉再次点头，道：

“爱妹分析的十分有理。”他想了一下又道：“只是……只是……”

劳爱笑道：

“方兄可是说水老为何还会邀我们去他的藏玉处是吧！”

方敬玉点头道：

“是啊！如果他已得到宝玉，便不会邀我们了。”

劳爱道：

“这就是水老高明的地方，他绝对把那一对宝玉收藏的严，也许就不会在那崖上面洞内，他在邀了我们以后，便可以令我们不会怀疑到玉王玉后在他的手中了。”

哈哈一笑，方敬玉道：

“水爷爷高招，却仍然被我的爱妹识破，哈……”

劳爱伸手在方敬玉臂上拧了一把，也笑开怀了！

二十、泥中冒出莲花来

劳爱与方敬玉双骑奔驰在黄土大道上，那劳爱的伤已愈，如今又有方敬玉的关爱备至，心中立刻充满人生希望与乐趣，不似过去那种一心只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手法，看是在振兴青龙会，实则追杀害死老父的凶手而奋斗不懈。

含笑望着并肩双驰的方敬玉，劳爱道：

“我们尚有一日马程便回到青龙会了。”

方敬玉笑道：

“爱妹回去以后，准备如何对狼山风家寨下手？”

劳爱道：

“约摸着祈老八三人会把狼山惊扰得鸡犬不宁，我们赶回去，正好可以一举杀上狼山。”

方敬玉道：

“应该逼使风雷说出另外七人是谁才对。”

劳爱道：

“当然，我会亲自对付姓风的这个回子。”

方敬玉道：

“我以为我二人应该先将我师父的‘降魔剑法’学会以后，姓风的便不难收拾！”

劳爱一笑，道：

“我二人已学了一半，再说那夜若只是姓风的一人，我早把他撂倒在飞鼠崖上了。”

劳爱的这话不错，因为风雷那晚约了淡云与成浩二人，这二人在道上堪称一流，劳爱以一敌三自是不容易了。

这时劳爱指着前面高山，道：

“过了那座高山便快到六盘山了。”

方敬玉点头，道：

“我知道那高山背面有个双岔口，正午可以赶到那里，我记得双岔口有家野店正好可以打个尖。”

劳爱道：

“今日我很高兴，打尖时候我陪方兄喝一杯！”

方敬玉伸手拉了一下劳爱，笑道：

“爱妹，我突然觉得我方敬玉才是这世上最幸运的人，也是最快乐的人。”

劳爱回眸一笑，道：

“方兄——”羞赧的低下头。

别以为劳爱玩刀动剑，这种女子在情爱方面反而执着，但动情，何异火山爆发，比之闺阁女子扭怩作态，可又是另一番诱人滋味了。

现在——

远处一片榆树。

榆树是沿着一大片生草场栽种，而且种得十分整齐。

总有那么十几二十匹马正拴在这些榆树下面，有的刨蹄低头啃草，有几匹跌卧草地上，嗯！尚有几匹口吐白沫，光景是刚刚驰过长途。

迎西，那个十分高大的草房子，不！是半草半瓦屋，因为沿着房脊与四边放了青黑色的大瓦片。

大房子后面的横排草房上面正在冒烟，而前面的大房子那个两扇大木门却关得紧，连两边四扇大窗也关着，场上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劳爱与方敬玉二人，从官道上赶到这大片草场上时候，望着这些马匹，劳爱柳眉一竖，对方敬玉道：

“人呢！”

方敬玉遥望对面那个大房子，大门檐下那块“陈记”招牌在晃动，不由低声对方敬玉道：

“奇怪……这时候正是吃中饭时候，这家陈家野店门怎的关着！”

两匹马已到了店门外，劳爱与方敬玉各自把马拴牢在横杆上，手拎着剑并肩走上台阶。

只走了两步，方敬玉正要伸手拍门，却被劳爱一把拉住他手，示意他等等。

方敬玉指指房顶，劳爱摇摇头自己又走下台阶，大房子一侧，他突的腾身而起人已落在大房上面，隔着屋脊望向大房后面，只见几个店伙计挤坐在炉房屋檐下一个个愁眉苦脸，有个蓝大褂中年人正自在那儿来回踱步，不时的望向大屋子唉声一叹！

劳爱看这光景，立刻又跃下大房子来，几个腾跃，她已到了榆树下面的马匹前面。

方敬玉一见忙也走过去，只见劳爱在那些马匹上面一阵仔细找寻……

终于，她冷笑了——

方敬玉忙低声问：

“爱妹可是发觉什么了？”

劳爱指着一具马鞍，道：

“方兄你来看。”

方敬玉凑近望去仔细看，劳爱又道：

“方兄，这是天水黄衣社的标记，一件黄色上衣衫。”

方敬玉又看别的马鞍，皆同样在马鞍左下角刻着同一标帜，不由得望着大房子，道：

“大房子内必然全是黄衣社的人了。”

劳爱冷冷道：

“而且也是冲着我来！”

方敬玉道：

“不，是冲着我二人来的。”

劳爱道：

“姓关的那小子行动可真够快的，只比我们早走一天，黄衣社的人便拦住我们的去路了。”

方敬玉哼一声，道：

“正好在这些黄衣社人身上试试我二人练的‘降魔剑法’，你看如何？”

劳爱一笑，紧一紧手中长剑，立刻与方敬玉并肩大步直到大房子阶前站定。

方敬玉在劳爱示意下，吭声叫道：

“店家，店家呢！”

“陈记”野店内没声音，都是一阵脚步声走动。

方敬玉忽的哈哈一笑，道：

“黄衣社的哥们，别缩起脖子当王八了，出来吧！”

“哗啦”一声响动，“陈记”的那两扇旧板门被拉开来，当先举步走出来的竟是四名举着钢叉大汉。

这四人一经出现，立刻分由两边跃下台阶，刹时便把劳爱二人退路堵住。

劳爱冷笑一声，举目望向门内，只见一个铁塔似的大汉双臂箕张双手分别按在面前的桌子两边，金刚怒目、龇牙咧嘴，一双铜铃眼宛如两只巨蛙，直视向门外台阶下面的劳爱与方敬玉二人发出沙哑的嘿嘿冷笑……

不错，这人便是天水黄衣社魁首，“黑骆驼”关雄。

一旁有个女子，光景可不正是那关豹的相好曲二妹子，她新伤未愈，痛疼仍在，左腕缠着白布，俏而又俏的面上罩着一层寒霜。

曲二妹子指着门外对关雄道：

“关伯，就是这两个狗男女！”

关雄突然沉喝道：

“姓劳的臭女人，原来你已有了姘头，怪不得你不嫁给宇文山的儿子。”

劳爱咬牙道：

“一方梟雄却是满口胡说八道。”

关雄冷笑一声，道：

“怎的不进来？”

劳爱淡然一笑，道：

“姓关的，玩奸施诈别在本姑娘面前卖弄，再说这屋子里动手不如外面来得宽敞，何况砸坏人家东西是你赔我赔？出来吧姓关的。”

双掌一按方桌，关雄弓腰弹身，“呼”的一声人已自桌面上平飞到大门边。

大敞步的走到台阶前，关雄戟指劳爱喝骂道：

“婊子养的，你为何下毒手废了我儿子一腿！说！”

劳爱冷冷道：

“我没有杀了他算是够便宜他了。”

关雄大怒，道：

“我操，同你爹比起来果然青出于蓝胜于蓝，那日在尚武山庄，我就瞧你不顺眼，若非宇文兄办喜宴，关大爷当时就教训你了。”

劳爱嘴角一撩，嗤之以鼻的道：

“幸亏你当时未出来，否则只怕吓唬不成反倒被人教训！”

关雄沉声喝道：

“臭丫头，今日叫你走不出陈家野店的草场！”

劳爱淡然一笑，道：

“那得把你姓关的道行毫不保留的全施出来，否则，不定是你姓关的回不了天水！”

关雄突的暴伸右手，道：

“刀来！”

便在他的喝叫声中，早见一个大黑汉子双手捧着一把奇形怪刀，似月牙又似板斧的刃芒泛青，刀把是斜状足有尺半长，送在关雄手上。

怪刀在手，关雄道：

“江湖例律，血债血还！”

嘿然一声，劳爱道：

“这句话应是出自他人之口，如今你姓关的口中说出来，倒是令人有喷饭之感！”

关雄当然不明白劳爱说的是劳壮被杀事情，闻言怒骂道：

“你别在关大爷面前嚣张，劳爱，我今一定要割裂你，一点一点的寸寸割，我要看看你辗转哀号求饶的模样，我要你翻滚在血滩里……”

“呸”的一声，劳爱道：

“成！只要你姓关的有那种能耐，但只怕未必！”

“呱呱呱呱”的喉结传来，关雄沉声道：

“大雁堡、长青门，江湖上你在把自己欲塑造成一个大大女魔头？呸！江湖上还轮不到你这臭丫头呼风唤雨，飞鼠崖上你已逃过一劫，但姓劳的，你不会再有那种好运了，也许便是现在——”

劳爱接着道：

“现在一样，姓关的，你带来不少人马，又何必尽在一旁咤唬个没完没了？是单打独斗还是群上，劳爱全接着了。”

头猛的一偏，关雄望向方敬玉沉声道：

“青龙会什么时候出了你这么个小白脸？”

方敬玉冷然道：

“关雄，你可是觉得自己黑得像头猪而怨天尤人了？”

关雄最忌别人骂他生的黑，如今方敬玉竟说自己黑如猪，不由怒骂道：

“妈的，关大爷想起来了，传说飞鼠崖一战，半路杀出个年轻小白脸，我的儿，八成便是你这小王八蛋了。”

方敬玉面色一寒，道：

“黑狗熊，你的消息可真灵通，不错正是方大少爷。”

关雄忽的一声冷笑，道：

“怪不得你二人如今糖人似的一路黏唬扭拉着赶路在一起，原来你小子已是姓劳的丫头入幕之宾了，嘿……”

关雄这么一说，劳爱心中立时明白，路上已被关雄派出的人看到了。

心念及此，劳爱冷冷道：

“关雄，尽耍嘴皮子何用，倒是有件事情不知你有没有胆量坦白说出来。”

关雄正要挥手围杀，闻言怒道：

“什么事？”

劳爱道：

“西凉槐山玉王玉后之事，你是如何知道的，而又派你的宝贝儿子找上一个垂死老人下毒手？”

关雄一声怒骂，道：

“好个疯女人，难道你也是为那玉王玉后之事而去那槐山？”

劳爱摇头，道：

“ 宝玉不挡饥，青龙会只要银子粮食，这些你姓关的应该知道的。 ”

关雄道：

“ 既不为宝玉，你为何远去槐山？ ”

方敬玉道：

“ 方某便是槐山人，回乡探亲不可以？ ”

关雄一怔语结——

劳爱道：

“ 姓关的，玉王玉后消失两年多，你为何这时候派你儿子找上槐山，说！ ”

关雄冷哼一声，道：

“ 你那如狼似虎的老爹因宝玉亡魂以后，玉王玉后之事是沉寂一阵子，可是你该明白一件事…… ”

劳爱道：

“ 什么事？ ”

关雄道：

“ 是宝皆有主，似那种百年难得一见的宝玉，总不能叫它永远淹没在荒山野谷中吧，是以不少人还打着如意算盘，关大爷只不过比之他们早一步行动罢了。 ”

劳爱平淡的道：

“ 只可惜宝玉尚未得着，先弄得儿子成残！哼！ ”

一旁的方敬玉还要开口，不料关雄身边的曲二妹子早尖声叫道：

“ 关伯，你何必同这两个小子说个没完没了的，杀了他二人我们及早回天水呀！ ”

关雄那黑面上的铜铃眼忽的炯炯然似要喷火般的巨灵掌一挥，高声道：

“ 围起来！杀！ ”

便在他的怒吼中，人影交错飞扑，二十名黄衣大汉，叉刀并举，自四面八方方向劳爱与方敬玉二人扑杀而上！

关雄与曲二妹子高高的站在台阶上，一副坐山观虎斗的样子面对现场！

劳爱早在关雄的“杀”字出口，便已狂风般猛然向后倒旋而去，就在她身形以快得无可言喻的势子翻出之时，暴闪的剑芒已有如漫空乌云盖压下蓦然射掠而出的千百条夺目蛇电，那般凌厉得挟着山崩地裂的威煞之气猝斩而去，有如万条金蛇跃空飞舞交错，足以弄得任何武林高手为之神移而目眩！

六个持着刀与叉的黄衣人俱不由得感到一大片怒涛般的压力，漫天倒海般排涌而来，刃峰劈空的刺耳声宛欲穿透人们的耳膜，六名似是黄衣社的高手，竟没有一个能尽情把手上家伙施出来而相皆如爆开一堆碎石四下掠开！

劳爱一招逼退六般兵刃，决不容情的飞掠而上，长剑气势如虹，以她那快得匪夷所思的剑势，映入人瞳的便不是一道逼人剑影，而全然成了匹练似的寒光，六名黄衣社仁兄东闪西跃，一时间哪里还有招架之功？模样儿好不狼狈！

台阶上的关雄气得暴喝一声，右手怪刀向上斜举，青芒暴闪中，那蓝汪汪的束芒斜刺里砍向劳爱！

贴地平射出去，劳爱的长剑一颤猝翻，“当”的一声震响，已将配合着关雄刺来的两把钢叉一把钢刀荡开去，不料曲二妹子便在这时挥动手上尖刀，一抹寒光，径向劳爱背心刺去！

刚刚站地半蹲的身子未动，劳爱却倏然偏缩半尺，尖刀贴着她的肩头半寸闪过，劳爱的剑芒已由大变小，“呼”的一声反削而至！

曲二妹子大吃一惊，慌忙间奋力偏身躬腰，“嗖”的一声清响，她那只几乎被劈断的右小臂上刹时出现条自肘至手掌长逾一尺的血槽，连那缠在腕上的白布也裂开来！

“吼”的一声，曲二妹子陀螺似的打着转而冲在台阶前直喘大气，她似是慌了手脚，慌着撕开自己衣衫便往伤口处缠起来，血已染了她一身酱红！

长剑再次射闪起，一阵“叮当”声中早把再度袭来的叉与砍刀磕开，火花崩裂中，只见劳爱长剑上下翻刺纵横，又将刚欲逼近身的四名黄衣大汉迫得急忙退下！

厉吼连连，关雄扭曲着黑脸，斜身疾进，手中怪刀又劈中，怪刀硬似一阵斗然而起的旋风般卷砍而上！

劳爱断叱一声，全身似鬼魅般左右连晃不已，便在这种闪晃中，剑影蛇电般闪溜猝射，“追魂大八式”便倏的施展开来！

关雄的怪刀横斩暴劈中，突然剑气逼身，剑势压人，条条如丝激荡不已的剑芒，似来自四面八方，那一片孤形似的寒光宛似行云流水般无孔不入的向身上刺来！

关雄一惊暴退——

于是——

劳爱的这片寒芒未戢止却适时的送上三个侧面的黄衣大汉身上，只见三股血雨飞洒，一头两臂已分不清是谁的，挟着凄厉的哀号声倒翻在地上！

劳爱连正眼也不看，便仍然驭着那片剑芒冲向身后的四个黄衣大汉身上——

只见“当”声不绝中，刀叉已飞上半空，四个黄衣大汉已瞪眼咧嘴面孔扭曲的挟着血雨尖嚎着倒翻在地上！

关雄瞋欲裂的狂吼着再次扑上：

“奶奶的，我要剜你的心，挫你的骨！”

急切的一瞬，劳爱发觉方敬玉正同七八个黄衣大汉陷于舍死忘生的拼杀中。

她知道方敬玉的对敌经验不足，如今面对的个个武功不弱的黄衣社高手，不是高原上伍家祠堂外遇上的狼群，时间一久必然要吃大亏！

嗯！方敬玉的衣衫已破，就不知伤的如何，看他挥剑架式，“追魂剑法”才研习了三五招，他必然是施了好几遍了，虽然地上已被他放倒三个！

这种意念也只是在她一瞥之后，瞬间产生的。

劳爱这时见关雄再次冲杀而来，一声冷笑，拔地而起五丈高，半空中她沉声道：

“方兄我们联手对付这些狗东西！”

方敬玉额头已见汗水，闻言精神大振，高亢的道：

“爱妹，还可以用我们研习的剑法了。”

劳爱未落实地，空中剑芒抖闪不断中，又见两个黄衣大汉抛刀捂面狂啸倒去！

这时劳爱已落在方敬玉身边来。

关雄一刀劈空，见劳爱舍却自己而冲入方敬玉的战圈，忙狂骂一声，道：

“老子看你往哪里逃！”腾身衔尾追杀而上！

劳爱与方敬玉一旦联上手，方敬玉似是胆气更为豪壮，立刻一紧青钢剑，“降魔剑法”再次施展出来！

如今他已不再有后顾之忧，那“降魔剑法”又是招式辛辣诡异，只一展开来，立见面前几个黄衣大汉暴闪后退不迭……

关雄迎着劳爱刚一招面，面前却又换成了方敬玉。

那关雄一怔之间，方敬玉的青钢剑几乎扫中他的咽喉，大怒之下挥动怪刀砍去！

不料面前人影一闪，劳爱又挥剑向他刺来！

关雄原本是认准对方剑势挥刀迎上，中途对方一变，忙不迭再变身法招式，如此一来，关雄已处在挨打地位了！

关雄看这情形，又见自己的人躺了一半，不由得吼叫连连，道：

“兄弟们，觑准了杀！”

劳爱冷笑一声，道：

“姓关的今日谁的命该绝于此地，这时候你老小子心中该有个数了吧！”

关雄大骂，道：

“臭丫头，你够狂了！”

跌坐在台阶上的曲二妹子已在尖叫道：

“关伯，你一定要杀了她呀！”

关雄一咬牙，沉声对近十名黄衣大汉严厉的道：

“今日若不撂倒这姓劳的，你们就自绝于陈家野店外，黄衣社你们也别回去了。”

黄衣大汉们全都不约而同的一震之间，立刻大吼连连的围扑而上！

但这种拼命架式哪里能抵得劳爱与方敬玉二人的联手一击，“降魔剑法”“追魂大八式”全是以辛辣见长，二人这一施展开来，立见刀叉满天飞中，鲜血又飞腾喷洒一地，刹时间便被二人刺倒五个！

关雄一见，自知今日必然难以讨好，暴退一步大叫一声，道：

“都退下！”

也只有四个黄衣大汉未伤着，却是一个个喘着大气

关雄戟指一地死伤，怒骂道：

“姓劳的，这些便是你永远偿还不完的血债！”

淡然一笑，劳爱道：

“玩刀的死在刀口上，这原本是正常现象，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也值得你穷咤唬！”

关雄气得脸色比他的胡子还黑，道：

“姓劳的，你敢同关大爷单挑独斗？”

劳爱一笑，道：

“关雄，你早该如此，也不会草菅一地黄衣社人命了，看来你并非是个爱护属下的好样人物！”

劳爱的话当然含有煽惑性，她要藉此机会先叫关雄难看一番——

当然，这也多少含着羞辱。

关雄狂怒的骂道：

“我黄衣社皆是不怕死的人物，你最好省省心机，专心同关大爷一拼

吧！”

劳爱道：

“好，但在未比斗之前，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关雄怒骂道：

“妈的，你可真罗嗦！”

劳爱平静的道：

“这问题我是非问不可！”

关雄沉声喝道：

“有屁快放！”

劳爱瞪目直视向关雄，道：

“告诉我，你可是在两年多以前未夺得龙舌沟出现的玉王玉后以后，最近又旧‘贪’复燃的去找上那个八十老人去？”

不料关雄怒道：

“什么玩意儿，别把你那凶残的老爹死因扯上关大爷的身上来。”

冷冷一笑，劳爱道：

“你没种，你不敢面对自己的行为坦承一切，你不配当黄衣社魁首，你……”

关雄大怒，骂道：

“婊子养的你给大爷住嘴，你那凶狠的老爹‘野龙’劳壮在槐山出事被人围杀时候，关某正因一票参货领着门下十二名兄弟在关东，还是回来以后听人说的，如果你不信，何不去问尚武山庄的宇文庄主去！”

劳爱怔怔的望方敬玉一眼。

方敬玉却面无表情的望向几个黄衣大汉。

缓缓的，劳爱这才又道：

“为何派你儿子赶往龙舌沟找那八十老人还要那一对玉王玉后？”

关雄咬牙道：

“两年多来，老夫也曾暗中打探，天下至宝，何人不想据为己有，几次三番才知在龙舌沟有个拾玉老人，听说这老头儿长年生活在龙舌沟，经判断八九不离十的为这老家伙得去了，娘的，偏偏阴错阳差的遇上你们这两个该死的东西，不但坏了老夫大事，且伤了我的儿子，姓劳的，这笔帐你是如何的偿还吧！”

劳爱半信半疑，闻言也只淡然一笑，道：

“姓关的，光景是只准你们杀人，不许他人还手呀！”

关雄跳脚骂道：

“好个混帐东西，我儿子找的是那个老头儿，可并未找上你青龙会，江湖上的规矩总也得有个先来后到之分，你们凭什么出手搅和黄衣社的买卖！”

侧身指着方敬玉对关雄道：

“姓关的，你可知道那老人家是他什么人？”

关雄一愣道：

“你想捏造虚假？”

劳爱道：

“没有人捏造虚假，那老人家是我这位方兄的远房爷爷，他是槐山人，你姓关的如若不信，也可以从他的话音分辨出来。”

关雄浓眉一紧——

早又听得方敬玉用槐山土语，道：

“否则二更天我们去龙舌沟做甚？”

关雄嘴巴一阵翕动中，冷哼一声，道：

“江湖一把刀，看谁要得开，不管你们怎么说，你总是伤了我儿子，黄衣社兄弟又被你们放了血，这笔帐已经是扯不清的了。”

淡然一笑，劳爱道：

“江湖一把刀虽快，却也斩不断仁义理字来，姓关的，不论你施出什么招式，青龙会全接下了。”

关雄狂吼一声：

“你好狂！”狂字出口，他的那把怪刀忽上忽下，倏左倏右，破风裂帛似的旋劈而上，他那黑铁塔似的身体忽缩忽又伸，宛似一片刺目阳光下的乌云当头罩向劳爱！

劳爱似已洞悉关雄那种怪刀狂斩中自己不能硬接，她轻烟般一晃而横偏出一丈，长剑斗然斜斩，一招“拨云见日”直向那片黑影中点去！

“叮当”之声是相连接的，似月牙儿又似板斧的怪刀便在这时翻飞在关雄周身一丈内，刃焰成束中早激起“咻”声激流不断，企图把劳爱圈在他的怪刀下！

于是，劳爱突的长啸一声，跃身而起，“追魂大八式”一招“缚龙归天”，只见她双手握剑，头下脚上，笔直的向下面关雄刺去，其快与疾，虽铜墙铁壁也难挡此一击！

怪刀上迎，关雄正欲一冲迎上，不料头上那点寒星似的剑尖已离自己眉心半尺远！

一惊之下挫地三尺，怪刀回挡中忙迎面向后急跃不迭！

“咻”的一声，劳爱的长剑自关雄面前半尺处疾过，便在关雄拔腿之时，剑芒一闪而带起血雨点点。

关雄的右腿便在这时候热血横溢，长裤撕裂中刹时已染红一大截蓝裤子。

一挣而站定身子，关雄怪刀一扬正待再战，劳爱已冷冷的道：

“姓关的，铁定你今日是大输家，嗯！”

关雄怒道：

“这点腿伤夫大爷还不在于，今日鹿死谁手，尚未意料呢！”

劳爱冷笑一声，道：

“好！你再接我一招试试！”话声中，她却一拎长剑，竟是“降魔剑法”第一招，那是方敬玉在飞鼠崖慑住风雷的那招，也是当时方敬玉刚领悟出来的一招！

关雄怪刀横劈暴斩中，突觉夺目的冷芒猝然伸缩闪映，成堆的寒芒激荡而交互相连，令人有跌入寒冽冰窖之感，而急切的挥起怪刀横阻急拦不迭——

然而，劳爱的长剑就是在关雄身前半尺处“苍龙戏云”般的倏忽游移不去……

吼叫了一声，关雄拼命倒仰，“呱”的一声轻裂声，关雄那缠在腰上的黄带子已被剑芒挑撕！

一跤跌坐在地上，关雄急切的一个大翻身站起身来回头看，见劳爱冷静

的站在那儿并未追来，有种气度非凡的架式望着手上长剑！

关雄一声长吼，又欲再战，一旁的曲二妹子早扑上来拦住，叫道：

“关伯，忍住点，不要为一时的挫败气迷心志，要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眼下……”

关雄当然知道再战下去也讨不到好处，闻言沉声道：

“姓劳的，今日关大爷认栽，黄衣社不会忘记今日这笔血债！”

劳爱淡然一笑，道：

“青龙会永远不惧他人报复，因为青龙会干的就是这种买卖！”

关雄忽的仰天哈哈狂笑起来，笑声中有着一种狂野的凶性，道：

“好！有你这句狂妄得可以的话，姓关的无话可说，黄衣社与青龙会打从今日起，大家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曲二妹子扶着关雄，道：

“关伯，我们走！”

关雄猛的向四个未受伤的喝道：

“把死伤的兄弟全扶上马，我们立刻回天水。”

四个黄衣大汉恶狠狠的瞪了方敬玉劳爱二人一眼，转身把死的七人捆扎上马背，又把伤的包扎后全扶上马，刹时间走的无影无踪。

轻喘一口气，劳爱立刻走近方敬玉面露关怀的抚摸着方敬玉的身子，道：

“方兄伤在什么地方？我来看看！”

方敬玉笑笑，指着大房子道：

“进去吧，我伤得不重。”

便在二人刚走近台阶前，只见那两扇大木门“呀”的一声打开来，一个老头儿双手直作揖的道：

“姑娘，那些黄衣社的人真厉害，他们一大早就来了，客人全被他们吓跑，还说一切损失由他们给，不料还是白白吃喝一顿走了！”

劳爱道：

“你不会有损失，给我们弄些吃的，完了一切全由我们付帐！”

老者一听，忙摇手道：

“这怎么可以，他们还要你们的命，怎的反倒要替他们付帐的，说不过去！”

劳爱一笑，道：

“也没有什么，这就是江湖。”

老者似懂非懂的忙命伙计把吃的端出来。

劳爱从身边取出些药来，见方敬玉身上中了一叉，背上一刀只划破皮，不由为方敬玉庆幸，敷上药也就没事了，只是方敬玉的衣裤却被尖叉挑破几处，必得换下方行。

于是，二人匆匆吃过饭又付了帐。

劳爱立刻对方敬玉道：

“我们快马加鞭，今晚便可以赴回青龙会了。”

方敬玉低头看看自己一身破衣衫，苦笑道：

“只有赶回青龙会了。”

劳爱马上对方敬玉道：

“这次槐山之行，我忽然体会到一件事情来了。”

方敬玉道：

“爱妹可愿说出来？”

劳爱道：

“能狼难敌众犬，好汉难架人多。”

方敬玉点头，道：

“刚才我以一对众，直把那‘降魔剑法’所练的五招施了又施，方才勉强抵住，可知爱妹之言不差。”

劳爱道：

“我们这次回到青龙会以后便把那‘降魔剑法’勤加研练，我再把‘追魂大八式’也教你学会，以后对于我们便能应付自如了。”

方敬玉一听大喜，道：

“‘降魔追魂’天下无敌！”

劳爱道：

“当年我爹率领青龙会，南征北战，振兴基业，想不到为了夺得那玉王玉后而独自一人为多人所逞，这便是最好说明。”

方敬玉道：

“我想不去长安第一分堂，就在六盘山总堂我二人好生把青龙会发扬光大。”

劳爱道：

“不，这是青龙会的事业，也是你我未来的基业，你不但要去长安分堂，而且连金陵的第二分堂，汴梁的第三分堂全得要。”

方敬玉道：

“有此必要吗？”

劳爱道：

“有，当然有必要，分堂开的是买卖，但实际情形就得亲身去了解。”

方敬玉一听，点点头道：

“好，我听爱妹的调派！”

回眸一笑，劳爱道：

“不过总得我们把两套剑法加以熟练以后再说了。”

就在当天天刚黑的时候，劳爱与方敬玉二人已赶回六盘山，而祈老八三人早已领着人马自狼山回来三天了。

就在方敬玉刚过了吊桥，迎面石冲几人惊讶的道：

“乖乖，方兄弟怎的如此狼狈？”

他几人当然不会想到劳爱与方敬玉二人遇上关雄的事，觉得方敬玉似是受了伤！

其实方敬玉还真的受伤了，他把破衣衫一撩，还真吓了石冲几人一跳。

余唐接着方敬玉道：

“好小子，活像长山赵子龙，赴伤护主曹营中嘛！”

余唐说的是西北地方戏曲的一段词，只是他是用说而未唱出来。

护主，当然是说的方敬玉保驾劳爱了。

一声苦笑，方敬玉道：

“遇上天水黄衣社，好一阵厮杀呀！”

祈老八沉声道：

“可碰上‘黑骆驼’关雄么？”

劳爱道：

“等等我们厅上说去，有几桩大事得好生商议呢！”

石冲道：

“当家的回来及时，正赶上要吃饭了，我去吩咐上菜！”

劳爱对方敬玉道：

“方兄换件合体的衣衫去，我也回转后楼换换装扮。”

方敬玉点点头，立刻往自己住处走去。

劳爱走了几步，又回头对石冲道：

“今晚把酒窖中藏酒抬出来，青龙总堂上下人等皆有份，尽量叫大家一醉吧！”说完回头便走。

石冲一怔，心想这是从没有的事情，平时除了年节或得胜回来大伙方能一醉外，便很少叫大伙喝醉！

一旁韩彪等猛的一拍石冲，道：

“听到没有，你小子还不快去吩咐，愣在这儿做什么！”

石冲嗯了一声，道：

“我的儿，准有什么大喜事要发生了。”

余唐粗声叫道：

“快着人抬酒去，今夜我们喝个醉满堂！”

石冲走了，是哈哈笑着去的。

不旋踵间，全青龙会总堂的人全知道了，有几个头目尚且赶到正厅来探听，为什么今晚要大伙一醉。

只是问谁也不知道，即使刚换了一身蓝长衫紫缎裤子的方敬玉也不知道劳爱为什么刚回来便叫大伙喝酒的。

时间在众兄弟的期盼中溜过——

酒菜已上，各处兄弟们仰道望着正厅这边，因为劳爱尚未走出来，大伙只能翘首盼望了。

就在这时候，一团红影自附近廊下走上了正厅，是的，那就是劳爱。

只见她穿着一件红底绣黄花的丝衫，拖地长裙是纷红白花样，一双绣花红鞋，头上金簪玉璧，薄施脂粉，果然是芙蓉如面，体态轻盈，明眸皓齿，娇红欲滴，那种仪态大方，婉变多姿模样，谁也看不出她会是挥剑率领着青龙会江湖上拼杀的当家魁首。

正厅上石冲等人全怔住了！

每个人立刻觉得有自惭形秽之感！

不，是觉着不相称，如果硬要套上一句中肯的话，那便是一堆污泥中冒出一朵莲花来！

方敬玉心中一动，自思：

“难道爱妹会……”

劳爱款款的走向长桌前，她笑笑，笑的十分自然……

于是，她伸手举起面前的酒杯来：

“来！我们先干一杯！”

便在她的话声中，祈老八等全不由自主的举杯一饮而尽，放下酒杯，就等劳当家的说出心中的话了。

二十一、青龙会大喜事

劳爱这种异于平日态度，令祈老八等几个在堂的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劳爱已十分平静自然的道：

“今日我是在向各位宣布一件事情。”说着，她又向方敬玉道：“方兄请过来。”

方敬玉也在暗中猜测，闻言起身走近劳爱，道：

“当家的……”

方敬玉这是以为谈公事，公事公办便不能在这时候称呼劳爱为“爱妹”。

劳爱看了方敬玉一眼，道：

“江湖儿女，虽谈不上巾帼英雄，红装季布，但却也不必有着忸怩之态，我今向各位宣布，我已与方兄在槐山水前辈撮合下订了终身了。”

劳爱此言一出，青龙会的正厅上一时间竟是僵窒住了，石冲几人目瞪口呆的望着劳爱方敬玉二人，各人均流露出惊讶过度而又无所适“喜”的表情来！

还是方敬玉一抱拳，笑道：

“各位——”

“啊！”不约而同的爆发了！

是喜的前奏——

正厅上，只见石冲几人一拥而围向方敬玉与劳爱。

那余唐拍着方敬玉肩头，狂笑不已的半晌才道：

“好小子，打从我第一眼瞧到你便觉得你是个人物，哈……果如其然呀！”

韩彪欢叫道：

“这是青龙会大喜事！应该大家一醉。”

那大元也高兴得奔出正厅把这消息传出去——

于是，青龙会总堂一片欢声雷动……

这时石冲对劳爱道：

“当家的，赶着明日一早属下套车进长安去，我叫展堂主把一应办喜事的东西弄齐备，还要赶往金陵二分堂，把好的绸缎多拿些回来，这两处的东西便足够办婚事用的了。”

劳爱摇头，道：

“婚是订了，结婚之日却不急，那得等几桩大事办完，由我妈来主婚，眼前得办的急事才是最重要的。”

韩彪道：

“什么事也没有给当家办喜事要紧，当家的，这打铁可要趁热呀！”

劳爱一笑，道：

“我心中的结未解开前，我是不会结婚的。”

祈老八道：

“当家的，我们全知道，不就是为报当家之仇吗？放心吧当家的，这事也是我们大伙的事，青龙会上下人等绝不会忘记的。”

劳爱黯然的道：

“唉！二年多来，我以为自己的路线摸索的对，不料渐渐的我发觉不对

路了！”

祈老八一怔，望着其余几人，只见几人也在迷惘，不由惊问道：

“当家的可是发现什么了？”

劳爱道：

“今晚大家一醉，明日我们再论事情吧！”

是的，这是个欢乐夜晚，如果再谈辛酸事，岂不是大煞风景！

劳爱当即举杯笑道：

“来！我们干杯了！”

那青龙会总堂共分五帮人众——

祈老八的手下与韩彪余唐的人马各约两百，石冲有近百人为青龙会总堂干杂活，另外大元率领着二十名青龙会精华干部。

这些便是六盘山青龙会总堂的人马。

今夜这些人分批赶着向劳爱与方敬玉二人敬酒，那方敬玉可不比劳爱，酒杯在唇边一抿便完事，他得杯杯要干，且又来者不拒，酒未三巡，菜刚五味呢，方敬玉便面红耳赤的不知东西南北了！

方敬玉是怎么回到屋子里去的，他是一些也不知道，因为一个酒醉的人睁着两眼胡言，睡着以后胡语，方敬玉便是这样子。

第二天午时已过，青龙会的正厅上又见一片严肃。

劳爱又是平日装扮，端坐在长桌一端。

那方敬玉的座位便在劳爱一旁。

就在劳爱听了祈老八对于搔扰狼山风家寨之事说了一遍之后，劳爱半晌未开口。

她在沉思着……

往往她有了这种情形，石冲几人便会鸦雀无声。

一阵沉寂后，劳爱缓缓道：

“总以为已经找到许多线索了，却突然间这些线索全断了！”

石冲道：

“可是由于‘黑骆驼’关雄？”

劳爱道：

“是的，就是因为碰上关雄。”

余唐怒道：

“姓关的他说了些什么？”

劳爱便把这次与方敬玉槐山之行向大伙细说一遍——

方敬玉也道：

“过去只知龙舌沟水老人家是鉴玉名家，却未曾知道老人家尚有一身武功呢！”

韩彪道：

“江湖多奇士，本不足为奇。”

劳爱道：

“陈家野店一战，姓关的说当年龙舌沟出事的那天，他根本不在天水，早领着人马在关外未归呢！”

余唐冷笑，道：

“当家的相信他的话？”

劳爱道：

“他绝不像在说谎，一个面对自己兄弟面前的魁首，他不能因为保命而胆怯得在敌人面前吐出谎言，否则，往后他又如何去面对黄衣社的兄弟？”

“如此说来，那件事没有天水黄衣社姓关的一份了？”

点点头，劳爱道：

“我是这么想。”

石冲道：

“这么说来，连那大雁堡的‘大邪刀’司马玄与长青门的‘瘟神’南宫烈也不定是那件事情的凶手了？”

劳爱摇头，道：

“所以我领人马攻击这两处，绝不以为父报仇为由，怕的就是一旦不是他二人，反倒落人口实了！”

韩彪道：

“至少我们还有一条线索掌握着。”

石冲道：

“狼山风家寨。”

劳爱点头道：

“只有这条线索我们必得掌握住，那匹‘一条鞭’应该不会再错吧！”

石冲道：

“对，我们得找上那老家伙了。”

于是，劳爱又定了她的作战计划，准备攻击狼山的风家寨了。

端坐在船头上，贝老九手托着旱烟袋仍望向远方。

远方的河岸那棵老柳树下，这几日总是有个人坐在柳树根上垂钓。

“包打听”贝老九知道那棵老柳树，树根纠缠，有一半露在水面上下，渭水河出产白漂鱼，这种鱼最喜水面游，而那棵树下面也最多。

现在——

夕阳尚未落山，那个矮小的人又坐在那儿了。

前几日贝老九并不太注意那个人，可是今日他也心情愉快，独自坐在船头上看景致呢！

缓缓走下小船，贝老九朝着那人走去——

不料他才走了一半，只见那人收起钓竿提了鱼篓，匆匆的走去了。

贝老九一声哈哈，又走回小船上，心中思忖，这个小个子会是谁？

二天一早，贝老九刚自小船上爬出矮舱，第一眼他便看到那老柳树下面

——
不错，那个人又在柳树下面垂钓了。

大概是刚来吧，贝老九不在意的望了几眼，取出些吃的就在船头上望着远方。

贝老九吃的可真不赖，酱羊肉夹烧饼，暖酒一壶他喝的是香花露，吃饱喝是，抹抹嘴巴，小船上他伸了个懒腰，缓缓走下船去。

贝老九是朝向钓鱼人走去的，而且走得十分快捷，从外面看，他是一步步的走去，但若仔细看，那显然是江湖高手的轻身功夫，如果套句武林人的俗语，贝老九现在的身法便是传言中的缩地神功。

相隔半里地，等到那钓鱼的看见贝老九时候，双方已是相差十几二十丈远了。

这时候贝老九也已看清楚树下钓鱼的人了。

不等矮子起身贝老九已高声笑骂，道：

“娘的，狗儿会不吃屎了！”

站起身来，柳树下面的矮子一笑，道：

“包打听，你来干什么？”

贝老九已到了柳树下面，闻言又笑骂道：

“好小子，你的正业是偷，副业是赌，贝大爷知道你偷无可偷，又见你每赌必输，谁教你改行来钓鱼了？”

不错，坐在柳树下钓鱼的正是“八爪神偷”伍大海。

这时他哈哈一笑，道：

“包打听，这几日生意可好？”

贝老九道：

“我有什么生意？”

伍大海龇牙一龇，笑道：

“替人送消息呀！”

贝老九怒道：

“听你这小子在胡说八道。”

伍大海道：

“难道你没有为青龙会做事？”

贝老九面色一沉，道：

“你可是在放闲屁了，这种事也是信口开河的呀！”

“别紧张，算我没说行了吧！”

贝老九知道伍大海指的是那日石冲找他之事，但此事十分紧要，自然不能叫伍大海知道。

心念间，贝老九道：

“伍大海，我倒是要问问你，你那日同青龙会当家的二人在叨叨些什么，嗯？”

伍大海指着自己鼻尖笑道：

“你看我能干些什么？”

贝老九沉声道：

“那日我老人家见你骑着青龙会的马，敢情你小子投靠青龙会了？”

伍大海赌咒发誓的道：

“那个鳖娃儿投靠青龙会了，再说那青龙会要我这么一号人物？”

贝老九突然抓住伍大海衣领，骂道：

“好小子，敢情你是在抢我老人家的饭碗了吧，怪不得最近没人找上门来，原来……”

伍大海抛下钓竿，双手抓住贝老九手腕，道：

“包打听你这是干什么？”

贝老九怒道：

“伍偷儿，我看你是抢了我的生意了。”

伍大海道：

“有何为证？”

贝老九道：

“我先问你，你正事不干，如今腰缠银子反而在这河边钓起鱼儿来了，王八蛋，我老人家越看你越不对路子，你得从实招来，否则我老人家便同你

没完没了！”

伍大海急道：

“你松松手怎么样！”

贝老九一把推去，差一点没把伍大海推到河里，若非伍大海急切间抓住老树根。

冷冷一哼，贝老九道：

“说！”

伍大海松松衣衫，心中一笑，因为贝老九身上揣的零件竟不知不觉间被他摸入自己怀里。

坦然的哈哈一笑，伍大海道：

“包打听，我来问你，平时你赚的银子为何不往天宝赌场送？”

贝老九道：

“我没那个毛病。”

伍大海道：

“敢情怕输银子吧？”

贝老九道：

“赚银子不易，我老人家当然不会去了。”

一拍巴掌，伍大海龇牙一龇，道：

“对呀，你知道会输银子就不去，我伍大海自然也有清醒时，如今我是在痛下决心戒赌了。”

指着钓竿，贝老九道：

“所以你来河边学钓鱼了？”

伍大海点头道：

“修心养性，怡然自得，神游鱼宫而又能进入忘我之境，钓鱼确实是戒赌妙法子呢！”

贝老九道：

“王八蛋，我老人家看来，八成你是拿钓鱼作幌子，不定你是受了何人指使吧？”

伍大海心中一惊，面上却嘻嘻道：

“包打听，信不信就由你了！”说着，他又拾起钓竿坐下来。

贝老九冷冷一笑，猛的回身向小船走去……

伍大海回头望，心中嘀咕——

好个贝老九，果真是老奸巨猾，差一点拆穿老子的计谋，这样也好，往后的日子里我看你在弄什么古景！

古景也就是事情，伍大海已看出贝老九绝非等闲之辈，因为能眨眼之间从半里外到这柳树下显然贝老九的轻功不比自己差。

江湖上干包打听或伸暗手的行业，先决条件便得具有一身轻术本不足为奇，但是贝老九的轻功，伍大海还是头一次看到。

伍大海见贝老九回到小船上，这才掏出刚由贝老九处摸来的东西看，只不过几锭银子。

这一天，小船上的贝老九就没有再下船来，伍大海一直守到天黑才离开河岸。

伍大海这日可钓了不少白漂鱼，当他把这些鱼提到驼铃居客店，他的那位堂弟对他是大加赞誉，道：

“大海哥，你真的戒赌了，也算我伍家祖上有德了。”

伍大海笑道：

“人有失神，马有乱蹄，过去我算是过了一阵失神乱蹄的日子，现在总算是清醒了。”

接过一篓鱼，那位堂弟笑道：

“我的乖乖，足有四五斤呢！”

伍大海道：

“刨去我吃喝住的，余下的全是你的了。”

伍大海这么一说，喜的那位堂弟跳起脚，早提着一篓鱼向灶上跑了。

这晚伍大海与他的这位堂弟同榻而眠睡在驼铃居的后房里。

二更天，驻马店上一片黑又寂，这时候月已不见，寒霜飘落，连风声也觉着十分凄凉。

远处，渭水河岸边，还有一个黑影便在这时候幽灵似的直扑在驻马店北上五里处的尚武山庄。

这黑衣汉子行动快捷，行走如飞，沿着驻马店东西郊外刹时间没入一片荒林中。

这黑衣人在树林中停留很久，见没有被人跟踪，这才立刻冲出树林外。

月黑夜，风萧萧，一地的枯叶在滚飘！

黑衣人似对这尚武山庄十分熟悉，只一进入庄内，立刻腾身而起的登上屋面。

这黑衣人穿屋越脊攀高走低，转眼之间已扑近尚武山庄后院左厢房。

只见他先是站在这厢房外的石阶上对着院中种的桂花树望了一阵子——

“唔——上次来时满树桂花清香扑鼻，转眼之间全落光了，这一年又要快过去了！”

黑衣人低喟着，但厢房中却也有了声音传来：

“老九吧？进来吧。”

厢房外面果然是贝老九。

厢房门是被里面的人拉开的。

而拉开厢房门的，嗯，还是宇文山。

“铁臂熊”宇文山把贝老九让进厢房中，二人便在宇文山惯常摆弄宝物的那张大紫檀木桌边坐下来。

宇文山先是取过一个小铜锅掀开来，笑道：“这是燕窝粥，我还未曾用过，你来了正好我二人用。”说着取出一对银碗先给贝老九盛上，自己也装满一碗。贝老九边喝着燕窝粥，道：

“这趟也不知我该不该来。”

宇文山道：

“事情有变？”

贝老九道：

“我担心自己被人盯了梢。”

宇文山一怔，道：

“谁会盯你的梢？”

贝老九道：

“伍大海那个偷儿！”

宇文山闻言哈哈抚髯一笑道：

“ 师弟，你怎的越来越胆小了，果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长出犄角倒怕狼了。 ”

贝老九摇头，道：

“ 不，我心中有着预感，而且是我过去所没有过的。 ”

宇文山呵呵笑道：

“ 师弟，就凭一个偷儿便想对你加以跟踪呀！只你稍动个主意便能叫他永不出头了。 ”

贝老九道：

“ 师兄意思是要我做了那个小偷儿？ ”

宇文山道：

“ 必要时也无不可！ ”

贝老九一叹，道：

“ 事情不是师兄说的那么单纯，我觉得伍大海这偷崽子是受雇于青龙会，当然青龙会如此做法必是已对我起了疑心，方才如此的。 ”

宇文山一惊，道：

“ 你是说的劳爱？ ”

贝老九道：

“ 不错。 ”

宇文山不解的道：

“ 劳爱不是早就十分信任你了，而她爹劳壮也是一直拿你当他的眼线，‘包打听’之名青龙会的人谁不知道？ ”

贝老九原来是宇文山师弟，这已是近三十年前的事，这师兄弟二人原是西北道上杀手，后因贝老九被他的姘头割去两只鸟蛋而再也不能人道，一怒之下杀了女的，他远走西域扬言出家，但有人传说他已死了。

数年后宇文山狠狠弄了一票，才在这驻马店北五里处建了这座尚武山庄。

有一年贝老九忽然出现，师兄弟二人一阵唏嘘后，宇文山要这位同门师弟就在尚武山庄住下，只是那贝老九如今心情大变，他十分厌恶女人，宁愿独自一人在外漂泊。

这时尚武山庄在附近州县也立了分堂，宇文山的霸业蒸蒸日上，于是他又结盟几处道上朋友，其中之一便是那青龙会当家劳壮。

所谓江湖争霸，各出奇谋，宇文山便想出奇招，暗中把贝老九塑造成江湖上的包打听，由他在暗中为尚武山庄行动一旁相助。

现在——

贝老九一叹，道：

“ 这件事从头至尾我想了一遍，事情可能出在那夜飞鼠崖一战！ ”

宇文山道：

“ 提起飞鼠崖一战，最是令我高兴不过，前日那成浩与淡云二人才离去。 ” 他一顿又道：“ 这两个家伙命可真够大的，一个肚皮上几乎被开膛，另一个一剑穿入肚皮竟会没有死。 ”

贝老九道：

“ 我知道青龙会也派出人马到狼山，可是我真不懂他们双方人马就是不相对厮杀，一方的人马在风家寨外面穷吆喝，另一方风家寨的那批回子就是紧闭寨门不出来。 ”

宇文山道：

“这倒是有些反常了。”

贝老九道：

“这是其一，另外便是那晚我原不该轻易离去的，你知道劳爱这女人再机灵不过，那晚我暗中潜近飞鼠崖观战见风雷三人已伤了劳爱，击杀劳爱至死，也只是时间问题，为了不被风雷三人发觉我是送劳爱来的人，这才决定尽早离去，不料半途又杀出个年轻人救走劳爱，两个人找到河岸见不到我，这才引起劳爱对我的疑心，暗中派那伍大海跟定我了。”

宇文山抚髯思忖一阵，道：

“师弟，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不如将计就计，你只管在小船上住着不下来，如何？”

贝老九道：

“对于风家寨那面的情况……”

宇文山一笑，道：

“如同大雁堡长青门一样，我还是会着人去探察，青龙会有人再问上你，你还是提供情报给他们。”

贝老九点头，道：

“给我消息的时候我们大家小心了。”

宇文山忽的哈哈一笑，对贝老九得意的道：

“师弟，自从青龙会毁了大雁堡与长青门以后，我们外埠七处的买卖收入大增，似是独家经营，没人再同我尚武山庄争抢了，哈……”

冷冷一声厉笑，贝老九道：

“劳爱永远也不知道她在为师兄免费服务呢，嘿……”

宇文山道：

“只等青龙会收拾了风家寨与天水的黄衣社，这西北道上便是我宇文山的天下了，哈……”

贝老九又是一声冷笑，道：

“劳爱这丫头，她是一心在为她爹的死找凶手，还口口声声在为青龙会呢！哼！”

宇文山摇头，道：

“话是不错，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她这几次行动上的成就与斩获。”

贝老九得意的道：

“但她又如何会知道杀她老爹的人……”

宇文山伸手阻止贝老九再说下去，边低声道：

“得意会忘形，小心隔墙有耳！”

贝老九起身道：

“师兄，我走了，我这就在小船上足不登岸。”

宇文山送走了贝老九，捋髯微笑，一副傲岸得意的笑着回上房去了。

贝老九赶回河岸的时候，满天星斗而不见月亮，现在，他又上得小船，柳树下面他真的把小船系牢，决心好好歇上一阵了。

东方已在泛白，新的一日又将出来。

伍大海便在这时又到了渭水河岸。

仍然是那棵老柳树下面，他有意无意的先是望望半里外的贝老九那条小船，这才轻松的把钓竿钩子甩出去，一手掏出个夹满酱牛肉筋的烧饼啃吃起

来，光景是一副渭水河上姜太公钓鱼，上不上钓全没关系！

又是一连三天过去了。

伍大海见贝老九竟是连小船也不下来，不由得心中犯嘀咕，贝老九难道真的看出自己在盯他老小子的梢？

闲坐在河边老柳树下，伍大海决定自己得改变一下盯人的方法，不能再如此的僵持下去了，否则青龙会那边自己便无法交待。

又是两天过去了，伍大海终于发觉贝老九白天尽在小船上睡大觉，伍大海是神偷，当然联想到白天睡大觉夜晚必有事，心中不由暗自思忖：

“老小子，总算被我想通了。”

伍大海仍然白天来到老柳树下面垂钓，只是他把鱼钩子放入水中后自己便靠在树干上呼呼大睡起来。

远处，驻马镇已见灯火了，伍大海伸伸懒腰这才收起鱼竿回镇上去。

当然他鱼篓里面连一条鱼也没有，如果不是他把钩竿坐在屁股下面，只怕那支竿子早被鱼拖入水中了。

匆匆吃饱饭，伍大海暗中又溜到渭水河，月黑风高，他一路潜到了贝老九小船附近，掩掩藏藏的他见小船上正挂了支小风灯，贝老九坐在矮舱一边抽着烟呢！

腾身而起，伍大海盘坐在一棵柳树上，他心中思忖，倒要看看你这老小子晚上干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远处有了梆子响声，细听之下那是打三更。

贝老九刚刚站起身来，远处便见一条黑影倏忽间已到了河岸边。

只听得那人道：

“消息已经传来了，淡云又去了风家寨，那贺三娘更把她的两个杀人不眨眼的兄弟贺飞熊与贺飞虎也从大漠邀到了狼山。”

贝老九一听，笑道：

“够了，够了，足以令青龙会折腾的了。”

“庄主顺便要我问贝爷，身边的银子够花用不够，他叫我给你送来些，贝爷你收下。”说着取出一包银子。

贝老九接过来，点头道：

“回去吧，告诉庄主，有事我会设法去见他的。”

那人抱拳回身走去，不料走了十几步，贝老九突自后面又追上去，道：

“丁雷，有件事情我得问问你。”

那黑衣人果然停下来，回头道：

“贝爷，你要问什么？”

贝老九道：

“你知道的那个偷儿伍大海，这一向为何不去你们赌场？”

丁雷笑道：

“也不知道那矮王八蛋是改正归邪还是改邪归正，这一阵子他硬是不从我们天宝赌场门口过，真他妈邪门！”

树上的伍大海可真是惊骇莫名，因为这丁雷正是天宝赌场的大管事，他怎会知道的？

而贝老九口中的庄主又是谁？不会是尚武山庄庄主宇文山吧！

一想到宇文山，伍大海不由冷哼，思忖道：

“好个贝老九，你小子吃的曹操饭，办的刘备事，青龙会劳当家只怕要

上大当了。”

贝老九又回到小船上，他低头进入矮舱吹熄了灯，光景似是睡下了——

伍大海可真高兴，只这项发现便足以对青龙会劳当家有了交待，原来这贝老九竟与尚武山庄沆瀣一气。

不料他刚刚从树上跃下来，小船上的贝老九正欲走出矮舱，一见有团黑影自树上落下地，先是一怔，旋即沉喝一声，道：

“谁？”

伍大海一听拔腿便跑。

小船上的贝老九一见，立刻腾身而起衔尾直追，边高喝道：

“好小子，你还想逃？”

伍大海的轻功原本了得，这本是干他那一行的先决条件，如今狂奔起来更是如腾地之飞行——

但他在一阵腾跃后回头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他绝想不到贝老九竟然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一抹头，伍大海奋力狂跃中不知不觉已往高原上攀去，“之”字形的官道伍大海并未走，而是笔直的朝上面登，只因为伍大海对于这段路十分熟悉，伍家祠堂便在这高原上面的一片林子里。

只不过半个时辰光景，伍大海已穿过这片林子而进入伍家祠堂。

随着伍大海进入林中的贝老九，似乎没有忘记“铁臂熊”宇文山对他说的话：必要时把伍大海这个偷儿做了！

现在——

贝老九就是因为宇文山的这句话而决定要收拾这个令他这些天来坐立不安的伍大海了。

伍大海以为进入林中贝老九便不会再追了，然而他刚翻上墙头，已见贝老九向他跃过来。

于是，伍大海真的要靠老祖宗们保佑了！

灰砖地的院子里，伍大海刚刚跑了几步，眼看跨过台阶便进入祠堂了，墙头上贝老九早嘿嘿冷笑连连，道：

“伍大海，你还想躲到哪儿？”

伍大海并不开口，人影一闪，鼠窜而入了祠堂内。

贝老九再次冷笑中提着旱烟袋到了台阶前，道：

“伍大海，你真的不光棍，当着你们伍家各位祖宗面前丢人现眼，出来吧，我的儿！”

一连又叫了数声未见回音，贝老九正欲向祠堂内冲入，不料，一声响发自墙外。

贝老九猛回头，但旋即冷笑，道：

“偷儿，你的这点鬼魅伎俩早收起来，贝大爷见的多了，是光棍你就出来吧！”

仍然不见反应，贝老九一挽手上烟袋，斜身冲入伍家祠堂内，极目在灰暗中四下看——

一张方桌后面有座神龛，摆了不少神牌位，正上方有块大木匾，几个破旧的垫子散乱的放在地上。

现在——

贝老九嘿嘿笑了——

笑声在室中荡漾，只见他双臂用力箕张，人已直往那块木匾处腾去。只是当贝老九的一手刚触及木匾一角，抖然一束冷芒向他刺来。

贝老九早有所备，见刃芒迎头袭到，右手早烟袋凑撩，人已倒翻落在神案上。

哈哈一声冷笑，贝老九道：

“伍大海，你逃不了的，还是乖乖下来吧！”

大木匾后面仍然没有动静，而使得贝老九沉声骂道：

“偷儿，你小子明明躲在上面且已露出家伙，难道你真的就这么干耗在上面，我操！”

大木匾后面仍是不见回应。

贝老九突的破口大骂，道：

“伍偷儿，你娘的敢情是要贝大爷上去请你了，需知贝大爷这次再上去，准连那块破木匾也拆下来！”

一连又喝骂数声，仍是不见上面有反应。

贝老九嘿嘿笑道：

“伍大海，下来吧，只要你告诉贝大爷，是不是受青龙会方面指示你在暗中监视盯我的梢，好歹你只说一句便成，别他妈的窝在上面装蒜种总不是办法吧！”

又是一阵沉寂中，贝老九不耐的骂道：

“伍偷儿，你告诉贝大爷刚才河边上你听到些什么？青龙会那面出价多少？贝大爷绝不为难你的，出来吧！”

贝老九这时又变了个笑脸，道：

“刚才河边上那人你小子定然知道，天宝赌坊的大管事丁雷你怎会不认识？他是在向我打听你这位天宝赌坊的常客为何最近不去玩几把，我可并未告诉他你在河边对我盯梢呀！下来吧，许多事情该是我二人商量着办了，伍大海你说呢！”

大木匾后面仍然不见声音。

贝老九开始怀疑与不耐了——

只听他突的暴喝一声再次长身而起，旱烟袋抖颤如无数金芒，狠狠的直往木匾后面击去——

不料贝老九的旱烟袋在一阵哗啦声中，大木匾后面哪还有什么伍大海！太奇怪了！

奇怪得有些离谱，因为刚刚明明见刃芒自木匾后面刺来，如今怎的木匾后面是空的？

除非伍大海会隐身遁形术，但那是不可能的事。

贝老九跃上大木匾背后，不由得破口大骂，道：

“好贼胚，贝大爷今日算是阴沟翻船了！”

原来那巨大木匾后面有个尺半大小的洞，显然是被伍大海动的手脚。

自从上次伍大海在木匾后躲藏以后，当时他便想到如果在这匾后面弄个大洞，不啻便是个绝佳逃生之路。

就在他以后在这祠堂歇脚的一段日子里，他真的在匾后面挖了个洞，而且他还试过几次。

贝老九追他的时候，伍大海便想到了伍家祠堂，所以他便一路冲进来。

伍大海能博得江湖上“八爪神偷”之名，当非傻瓜，如果他一上得横匾

便从洞中钻出走，时间上他仍然会被贝老九追赶上——

啊！贝老九竟具有这般高越的轻功！

于是伍大海便觑准式子等候贝老九扑上来。

果然，贝老九被他一刀逼落地上。

伍大海这才立刻毫不犹豫的从那个暗洞中穿出去了。

贝老九伸手试探那个洞，也只能容得下像伍大海这么矮个子的家伙穿越而过！

走出伍家祠堂，贝老九知道追不上伍大海了，是以缓缓便向渭水河岸走去——

一路上贝老九在思忖如何在伍大海未把话传上六盘山时候把这小子收拾掉。

东方已在剥白，一地的寒霜似把大地蒙上一层灰白纱，贝老九这时把伍大海恨之入骨，因为谁能保证不会因为伍大海而坏了大事？

装上烟，烟上火，贝老九缓缓走向小船边。

猛然间，小船边上站了个人，是个大汉，贝老九仔细看，早听得那大汉高声道：

“贝老九，你去哪儿了，我在此足足等了一个时辰了！”

是青龙会的总管石冲。

不错，这人正是石冲。

贝老九心中一惊，但旋即喘气起来……

他当然要有所表现，表现得人困马乏的样子！

走近石冲跟前，贝老九道：

“全都是为了青龙会劳当家的事情呀！就算是贝老九跑断腿，也得把事情办妥当的！”

石冲哈哈一笑，道：

“贝老九，青龙会两代当家的全信得过你，我石冲当然也相信你，敢请你这是为青龙会跑腿去了，辛苦了！”

贝老九指着小船，道：

“石总管，小船上有酒，大清早我们边吃边聊，我再把探听来的消息告诉你！”

石冲点头，道：

“我连夜赶来便是要听你的消息来的。”说着当先上得小船上。

贝老九可真热情，把自己备下的好吃的全搬出来，三斤重的一壶女儿红也提在船头上。

于是两个人对面坐，哥俩好的对喝起来……

贝老九不时的环视岸上，他还真担心这时候伍大海找上来。

当然，贝老九也得好生琢磨出一套说词出来以应付伍大海抽他的后腿。

二十二、追赶跑跳碰

石冲喝着贝老九为他斟满的女儿红，边撕裂着一只山雉腿肉，笑道：

“贝老九，要说你的这种生涯也满自在的，不是？”

贝老九放下酒杯一叹，道：

“看起来逍遥自在，实际也担着绝大的风险呐！”

石冲一笑，道：

“几年下来也未见你遇上什么危难的……”

贝老九摇头道：

“石总管，你可以想得到，万一有一天几处我提供消息给你们的人一旦知道，这后果你可知道吧！”

哈哈一笑，石冲道：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谁知？”

一声苦笑，贝老九道：

“上回你可是遇上那个伍偷儿的吧？”

石冲道：

“你是说伍大海？”

贝老九面色一寒，道：

“那小子真不是东西。”

石冲道：

“怎么的？”

贝老九道：

“石总管你该想得到的！”

石冲当然知道伍大海盯梢贝老九之事，但他却淡然的呵呵笑道：

“伍大海怎么了？”

贝老九道：

“也不知怎么的，这偷儿这些日子以来尽在我这附近走动，显然他是在监视我了。”说着，贝老九双目直视着啃吃连连的石冲。

石冲却只是满嘴肉的“呜呜”漫应着。

贝老九又道：

“他这么的紧逼盯人，对我的工作可就大有妨碍，比方这次出去，我也只是打探得风家寨那面……”

石冲停止啃肉，目光炯炯的道：

“风家寨有了消息？”

点点头，贝老九道：

“若非伍偷儿中间搅和，也许我还能多探得一些消息，唉，那个王八蛋真坏事！”

石冲道：

“他怎的坏了你的事？”

贝老九道：

“任何传递这种消息的人，皆十分秘密，见不得附近有外人，那小子这么一盯梢，你想想坏不坏事？”

石冲骂了一句：

“这贼胚！”

贝老九又道：

“还有呢，这小子有时候满嘴胡说八道，扑风捉影的事他会一诌便是一箩筐，往后你石总管遇上，可得防着这小子骗你口袋银子哟！”

冷笑一声，石冲道：

“他不敢，倒是你该说出风家寨的情况了。”

贝老九望望岸上，岸上清冷一片，他这才低声道：

“风家寨有了生力军！”

石冲道：

“什么样的生力军？”

贝老九道：

“风雷的老婆贺三娘，着人到大漠把他的两个哥哥邀了来，他哥哥你可曾听说过？”

石冲摇头道：

“不知道。”

贝老九道：

“贺三娘的大哥叫贺飞熊，二哥叫贺飞虎，这二人在西北道上甚至塞外，那可是有名的狠角色，同时那‘长腿追魂’淡云也去了风家寨。”

石冲却平淡的道：

“就这些了？”

贝老九点点头，道：

“这已经是我贝老九拼了老命探听出来的了。”

伸手一抹嘴巴，石冲伸手入怀取出一封银子，道：

“贝老九你收下吧，替青龙会办事是不会白干的，至于那伍大海，嗯！等我找到他以后自会问问他的。”

贝老九道：

“伍大海那小子说是以钓鱼戒赌，可是他忽略了我是干什么吃的，一眼我便知道他在监视我，哼！”

石冲已上得河岸，他回头一笑，道：

“如果真是这样，看我不敲掉他那两颗大龅牙才算怪！”

看着石冲在附近找到他的坐骑离去，贝老九又露出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笑……

石冲绕过驻马镇往六盘山赶，为的是他在离开总堂口时候劳爱曾对他提起驻马镇上的天宝赌坊蓝风可能已知道儿子死于青龙会人之手，为了免除不必要麻烦而不必再往驻马镇稍留。

石冲并不惧蓝风，但却不能误了大事，要不他怎的连吃东西也在马上随便吃几口就完事的。

石冲正自飞马疾驰呢，斜刺里只见一匹怒马狂奔而来，那马上的人尚且大叫着——

石冲侧脸望去，晨阳有些刺目而一时间尚看不出来，直到那匹马从小路冲近山边，才看清马上原来是伍大海。

一收缰绳，石冲立马笑骂道：

“伍偷儿，我正要找你呢！”

不错，来的正是伍大海。

只见他施力的连喘大气不已……

石冲一见伍大海这般光景，遂笑笑，道：

“别岔了气逆了血呜乎哀哉呀！伍大海！”

伍大海先拍拍胸口，这才缓缓道：

“石爷可不得了呀！”

石冲面色一紧，道：

“什么事不得了呀！”

伍大海指指山边一棵大树，道：

“石爷，我们到那棵树下慢慢的说去。”

石冲已听贝老九言及这伍大海的话不可信，闻言指着伍大海道：

“伍大海，我可是有急事在身，你要是闲扯淡的编造些瞎话骗我，小心我敲掉你两颗大龅牙。”

伍大海点头道：

“石爷，你看我伍大海像是拼命赶来向你报假信的？”

石冲又打量了伍大海一眼，遂点头道：

“好吧，我们树下去讲。”

把马拴在树枝上，两个人盘腿坐在大树下，伍大海翘嘴一咧：

“可不得了呀……”

石冲道：

“你慢慢的说。”

伍大海手指远处烟氲弥漫的驻马店，道：

“石爷，你叫我盯牢贝老九是吧？”

石冲点头，道：

“这是我们当家的意思，不是一个月支你五十两银子吗，这可是个大数目哟！”

伍大海道：

“不错，这个数目是大，而我伍大海也差半点便为这五十两银子送掉命！”

石冲双眉一紧，道：

“怎么了，快说呀！”

伍大海道：

“贝老九原来同那天宝赌坊有勾结，他也同尚武山庄有来往……”

石冲一惊，道：

“你说什么？”

伍大海遂又仔细的把夜来河岸听得到的消息向石冲仔细说了一遍……

石冲噌的站起身来，道：

“你这些话全是真的？”

伍大海指天发誓的道：

“句句实言，半丝不假，谁说假话你操他妈！”

石冲突的冷笑，道：

“怪不得当家的要你去盯贝老九，看来这贝老九还真的不简单，妈的，他什么时候被尚武山庄给收买了！”

伍大海道：

“那贝老九的轻功实在高明，若非撒腿快，只怕昨夜我已完蛋翘了呢！”

石冲道：

“干上他们这一行的，要说有点本事防身是有的，若是能列高手之列却还干他这种狗杂碎事，那就令人有所惑疑了。”

伍大海道：

“石爷，我得找地方躲几天了。”

石冲摇头道：

“不，你既拿人银子，使得为人办事。”

伍大海苦瓜脸一僵，道：

“我看得出来，贝老九一旦拧住我，我伍大海准没命。”

石冲拍拍伍大海肩头笑道：

“你小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为什么不化明为暗，暗中去盯牢贝老九呢？”

伍大海道：

“可是万一要是被那老家伙逮着呢！”

石冲想了一下，道：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被贝老九拴住，干脆就告诉他贝老九，说你是受青龙会之托来盯他的，若是杀了你，青龙会第一个就是找你贝老九要人。”

伍大海思忖一下，道：

“贝老九万一不买你们青龙会帐呢？”

“嘿……”石冲一声冷笑，道：“那时候别说是贝老九，便尚武山庄也休想太平。”

伍大海一听，猛的一拍胸脯，道：

“便真是死，伍大海也认了，娘的老皮！”

石冲拉马跨上，低头对伍大海道：

“这么说来，你已折腾了一夜，快找个地方歇足了精神办正事去。”

伍大海指着大树下，道：

“石爷好走，我就在这儿睡了。”

石冲拍马疾驰中，心中也在想着伍大海刚才的话与贝老九的话，二人的话作一比较，石冲还是半信半疑，因为那贝老九与青龙会打交道已在十年以上，也就是说青龙会在劳壮当家时代便替青龙会送消息，他若不是忠心，老当家的也不会相信他了。

似乎，两年多前槐山出现玉王玉后的消息也是由贝老九送上青龙会的，不论结果如何的对青龙会不利，但他的情报却是真的。

现在，贝老九又把狼山风家寨的情形传来，而伍大海却又说出贝老九原是与尚武山庄有勾结，似这种扯不清理不完的内情，大概只有等当家的去判定了。

石冲赶回六盘的时候，劳爱正与方敬玉二人在后面楼阁前的花园中练那“降魔剑法”，而方敬玉也开始练那“追魂大八式”。

石冲进得后院，劳爱正在拭汗，见石冲进来，立刻便问：

“这么快赶回来，一定是有了消息了。”

石冲抱拳，道：

“当家的猜得不错，贝老九是有消息。”

劳爱回眸向方敬玉一笑，道：

“方兄，我们前面去。”

方敬玉点头，立刻跟着走向前面正厅。

这时候祈老八等几人已在正厅上等候了。

劳爱招呼大伙坐定，立刻便叫石冲把消息说出来——

石冲先是把风家寨有了生力军之事说了一遍……

不料大伙全不认识贺三娘的两位仁兄，那余唐这时沉声吼道：

“天底下没有三头六臂的人，娘的，只一朝兜上，且看谁的家伙狠了！”

那石冲见劳爱在沉思，便又把伍大海的所说又对劳爱说了一遍……

劳爱并未出人意料的惊奇，她只是一声轻笑，道：

“他们两人的话全都真实。”

韩彪道：

“如果伍大海的话也是真，贝老九便该死！”

劳爱摇头，道：

“如果职业上贝老九与尚武山庄或天宝赌坊有来往，那便是极为平常之事，因为贝老九必需人头多见识广各处全兜得开才能获得他所要得到的消息，天宝赌坊的大管事不是送给他我们欲知的情报吗？”

在座诸人一听，全都怔怔的未开口。

劳爱又接道：

“我所担心的是那贝老九是否在利用我们，因为我发现这贝老九可能是个不简单的人物。”

劳爱此言一出，人人面面相觑，因为谁也不相信小船上酷似落泊的贝老九会是个不简单的人物。

当然这话若是别人说的，在座诸人必会引发一阵狂笑，然而这话出自劳爱之口便不同了。

石冲道：

“当家的这么说，往后我得多多留意这老家伙了。”

劳爱道：

“只等我们破了风家寨，逼出当年那七个蒙面凶手，什么事情便全知道了。”

余唐道：

“当家的，我们何时去拿风家寨？”

劳爱一笑，道：

“不急，不急！”

余唐道：

“当家的另有打算？”

劳爱道：

“非是另有打算，而是先叫风家寨这批回子们过上一段风声鹤唳的日子，这也就是说先叫风家寨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的过上一段紧张刺激却又痛苦的日子，然后我们觑准机会，一举毁了风家寨。”

石冲道：

“当家的，我派出去描绘风家寨的人也该回来了，大概就在这几日吧！”

劳爱点点头，道：

“很好，等那人回来以后，我们再商议如何破那风家寨。”她一顿又

道：“我突然觉得伍大海似是大材小用了。”

石冲道：

“当家的准备要伍大海不去盯牢贝老九了？”

劳爱道：

“不错，伍大海在江湖上可是有名的‘八爪神偷’，他在‘偷’的行业中应是翘楚，我想叫他替我办另一件事情去。”

石冲道：

“属下立刻去通知他。”

劳爱道：

“不能只是告诉他，最好把他找来。”

石冲道：

“我这就去。”

劳爱道：

“不，你连日劳累，也该去歇着了，我派大元去找他来。”

大元立刻起身道：

“我认得伍大海，他常去他家的大祠堂的。”

石冲对大元道：

“那伍大海有个堂弟在驻马镇上驼铃居客店当跑堂，找到他，也许可以问到伍大海。”

方敬玉一笑对劳爱道：

“这事不如由我去的为妥，再说我也去过伍家祠堂的，那伍大海我也见过两次面。”

劳爱道：

“为什么你去妥当？”

方敬玉道：

“驻马镇上的地头蛇蓝凤可能已知道他儿子死在劳妹之手，当然他也会对青龙会人恨之入骨，如果他见到青龙会人去了驻马镇，势必暗中施坏，我却不然，他们不会认出我来的。”

劳爱道：

“我青龙会哪会把姓蓝的放在眼里，只是目前尚不宜节外生枝，如今你既愿走一趟驻马镇，也好吧！”

方敬玉一听，当即叫人替他备马，劳爱送他过了吊桥，边谆谆对方敬玉道：

“只找到伍大海以后便带他来六盘山，要知有个伍大海在身边那会引起他人注意的。”

方敬玉点头，道：

“爱妹放心，一两天内我便会赶回来的。”

方敬玉走了，走得十分轻松愉快……

劳爱却站在前山高处，直到方敬玉消失在烟云茫渺的远方地平下她才缓缓走回去。

伍大海既知贝老九与尚武山庄有勾结，又知贝老九与天宝赌坊是一家，当然，他也就再不敢再住天宝赌坊门前走过了。

大树下，伍大海一觉醒来，天都快黑了。

他伸了个扭身翘臀四肢大开的懒腰，这才又大巴掌在翘嘴巴上捂了一

下，找到马匹骑上。

伍大海坐在马上已思得一计——

先把马匹送到堂弟客店，今夜设法再去河边。

快二更天时候，伍大海才回到驻马镇。

他把马送到驼铃居客店，又弄了些吃的，便一个人又溜到了小河边。

睡了一天，伍大海的精神可大，这次他沿着渭河对岸的山边绕向柳林对岸，从另一个方向摸过去。

找了一块大石头，伍大海斜躺在大石后面，掏出一大包酱肉，细嚼慢咽的吃着，不时的伸头望向河边贝老九的那只小船，光景可真的够潇洒自在了。

方敬玉赶到了驻马镇的时候，那已经是半夜三更天了，只差那么一盏茶的时光他没有在驼铃居客店遇上伍大海，阴错阳差的几乎使得伍大海惨死！

招呼方敬玉的便是伍大海的那位堂弟。

方敬玉要了间客房先歇下，他竟没有问小二伍大海的消息，倒头先睡下了。

等到方敬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了。

匆匆的走出店门外，方敬玉对门口的小二道：

“马匹替我备好，等一会儿我要上路的。”

那小二道：

“要多久？”

方敬玉道：

“等我去找到人以后就上路。”说完径自走出驼铃居来。

方敬玉知道伍大海不会去天宝赌坊，这是因为他在走的时候石冲告诉他的。

当然石冲也告诉他，要找伍大海还是去渭水河，但为了不引起贝老九注意，找的时候别太显露自己，因此方敬玉像个游山观水人似的走向河岸。

但他绝对想不到，伍大海果真出事了。

半夜里伍大海躲在大石后面，别看他个子矮，吃起东西来可不比大个子少，他兄弟在他走出驼铃居时候，酱肘子给他包了三个，花蹄盘酱牛肉就是两斤多，另外便是黄澄澄的猪脚四五个。

已经是四更将尽了，伍大海把带来的东西吃了一大半，仰头又看看远处的河岸，小船上贝老九突然坐在船头上抽起烟了，从烟袋锅不时冒出的火苗子看，知道贝老九必在想心事。

是的，贝老九是在想心事，可是在那微弱的月光下，突然有着毫光一闪又没，那是在贝老九手上揣着旱烟袋而另一手举着件东西迎向半圆月光时候所发出来的——

这光景引起伍大海的兴趣，就在他正欲向小船掩过去的时候，突然附近山石上面几只绿惨惨的闪光，还真的吓了他一跳！

“狼！妈的，狼来了！”

本能的他拔出短刀连闪，企图吓退那七八只饿狼。

不料几只饿狼却慢慢向他接近……

低头，他才发觉必是自己带来的卤肉香味把这些畜牲引来的。

本能的，他拾起一些骨头抛去，几只野狼立刻抢着扑食起来……

但一转眼间，几只野狼又向他围来了。

伍大海只得把未啃的肉抛去，于是又见几只野狼在抢食起来……

伍大海心中十分明白，只等自己的肉抛完，几只野狼便会扑向自己了。

这光景只有一途，那便是逃，而且还得快逃！

就在他抛完最后一块肉的时候，他的人便一跃而起直往远处的柳林中扑过去。

是的，只要能跑进柳林内，只要自己上得树上，再多的狼也拿他没辙。

伍大海这时忘了比狼更可怕的贝老九了，他那里刚快要冲进柳林，远处贝老九已发现了他。

仰天哈哈一笑，贝老九高声骂道：

“王八蛋你又来了！”腾身而起，贝老九这次可来的真够快。

斜刺里见贝老九扑过来，伍大海更是一惊，立刻调头往东北方奔去——

是的，东北方是高原。

高原上有座伍家祠堂。

而伍家祠堂的那块大木匾上写的是“佑我子孙”，伍大海早已体会到老祖宗当真的保佑过他了，而且是不只一次的保佑过他。

现在——

现在伍大海并不稍犹豫的一路又往伍家祠堂逃去。

七八只野狼未追来，贝老九却展开轻功狂追不舍。

伍大海白天大树下睡得着，夜来他又吃得饱，跑起来比之那晚可快多了。

不料贝老九也是睡足了爬上小船头来的，他的精神自然也不差。

高原上两条人影疯狂得宛似幽灵般往伍家祠堂中冲去，这时天色已渐渐泛白了。

伍大海一头冲进祠堂里，如果他这时候再从那大木匾后面小洞中溜出去，那他便不是伍大海而是一头驴。

但贝老九却不这么想，因为直觉的他以为伍大海这小子必然又会旧技重施的再从小洞逃去。

于是他便在伍家祠堂外面冷笑着自语：

“王八蛋，贝大爷外面等活人！”

贝老九连围墙也未登上去，立刻绕到伍家祠堂那个大房子后面，仰面望着上面的破洞。

等人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当然贝老九更是等得心里焦躁，因为伍大海竟半天迟迟的不出来！

但贝老九知道伍家祠堂内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如要藏个人，那该谈何容易！

守着这个小洞口，贝老九突然贴墙上跃，一手攀住那三丈高的洞边往里面望去，不由得骂道：

“妈的他不在上面！”

贝老九急忙又绕向祠堂前面，跃过围墙他到了祠堂内，只见这祠堂内仍然一片寂静，哪里会有伍大海的人影？

捺住满肚皮的火，贝老九缓缓走出伍家祠堂的大房子，他在那灰砖院子中央一站，高声道：

“伍大海，你最好走出来，贝大爷有话同你商量。”

但他叫了两遍未见动静，遂又高声道：

“伍大海，你也是江湖道上名人，当知‘要吃江湖饭，动口不动手’这句话的道理，赶着逼人非动手不可，那得检讨自己了，伍大海，你小子在踢贝大爷的饭碗呀！”

但恁是他怎么叫，就是不见有反应，这不得不让贝老九怀疑可能自己在屋子后面守着洞口时候，伍大海已自从另一方向溜了。

心念既生，贝老九忙跃在墙头上望过树林又看向远方，这时候的高原上一片平坦，玉米高粱已收，麦种才刚刚播种完毕呢！

四下里皆可看得远，哪里会有人影子？

于是，贝老九肯定伍大海必仍然躲藏在伍家祠堂中，准不会错。

但他在伍家祠堂又找了两遍就是不见伍大海影子，不由高声骂道：

“娘的老皮，前后两次全坏在这破祠堂里，老子这就一把火烧他娘的鸟蛋精光，我看你这王八蛋以后再往哪儿逃哪儿躲！”

捡起一把树枝，贝老九已燃起火摺子了！

那干裂破旧的伍家祠堂一旦被燃着，立刻便会化为灰烬，伍大海再没出息也不能因为自己而令老祖宗们死不得安宁的还闹火灾。

一声尖吭的狂叫，伍大海自大房顶的屋脊背后跃下地，他双手叉腰的往贝老九面前一站，道：

“贝老头，你想干什么？”

忽的仰天哈哈大笑，贝老九戟指伍大海边抛走手上的枯树枝，道：

“王八小子你终于出来了！”

伍大海突然显得不卑不亢的道：

“活人拼命还有祸延先人的？你这算哪门子江湖好汉！”

贝老九冷笑连连，道：

“伍偷儿，你别他娘张口一个祖宗，闭口一个先人，似你这种人物还有脸提起自己的先人呀！呸！”

伍大海大龇牙一抿，怒道：

“贝老九，你为什么追杀我？”

贝老九一咬牙，道：

“那得要问你自己的了！”

伍大海道：

“你想怎样？”

贝老九哈哈的一寒脸色，道：

“伍大海，你可是在替青龙会办事？”

伍大海心中琢磨不知该不该承认，因为石冲曾对他说过，如果贝老九果真要杀人，何妨告诉贝老九，杀了我伍大海，青龙会第一个就会找他贝老九要人。

但在这节骨眼，尚不是说那几句话的时候，一念间，伍大海道：

“这你就管不着了！”

贝老九道：

“青龙会要你监视我？”

伍大海一咬牙，道：

“贝老头，你可做了什么亏心事？否则你又怕鸟！”

贝老九一捋灰髯，怒骂道：

“这么说来你是承认自己是在为青龙会当外差了？”

伍大海嘴一硬，道：

“贝老头，随你去猜吧！”

贝老九突的嘿嘿一笑，手中旱烟袋已握在手上，道：

“告诉我你都知道些什么？”

伍大海面无表情的道：

“你想知道？”

贝老九道：

“当然，因为我要从你的知道多寡而判定你的生与死！”

伍大海沉声骂道：

“贝老头，你是什么东西，伍大爷的生与死你管得了？撒泡尿照照自己，你只不过是个渭水河上的流浪汉呀！你神气个鸟！”

贝老九冷笑，道：

“嗯！你小子知道的并不多，否则你便不会如此说话了。”

伍大海听出贝老九话中意味，心中自也是一惊，难道这贝老头果真的有来头？怎的自己会不知道？

缓步逼向伍大海，伍大海却未退的道：

“贝老头，你想怎样？”

贝老九嘴角一牵，道：

“你都是对青龙会说了我些什么坏话？”

伍大海道：

“你以为我会对青龙会说些什么？”

贝老九道：

“那得从你的口中说出来才算数，当然，你的死活便看你知道的多少来判定了。”

伍大海脑中火光一现的道：

“听口气，你贝老头果真有呼风唤雨的本事了，那么先说说你的真正身份来且由我掂上一掂，如够份量，哪个王八蛋不一五一十的把心中知道的全吐出来！”

贝老九冷冷道：

“伍偷儿，你应该知道一旦你知道我是谁，你是一些生机也没有了的，难道你不想想自己的退路？”

伍大海道：

“这是我的事，放眼现在，你贝老头必定早已培养了杀我伍大海的决心，所以我想在您未动手之前，先要知道你的真正来头，为什么隐居在渭水河的小船上一住有年的干起‘包打听’来了。”

贝老九面色一寒，道：

“你小子真的放弃了求生之望了？”

伍大海道：

“你杀不了我的，贝老头，即使你决心要杀我！”

贝老九道：

“如果你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你小子便知道贝大爷是不是能杀得了你了！”

伍大海就是要拿话诱出贝老九的真实身份，他甚至还要弄明白贝老九的真正目的。

闻言只是冷笑，伍大海那双大龇牙一隐又现的道：

“伍大海正洗耳恭听呢！”

贝老九突的一声鼻笑，道：

“伍大海，你在听到老夫真实身份以后，你便死定了！”

伍大海道：

“死在我们祖先面前，死在伍家祠堂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贝老头，你说呢？”

贝老九又厉声道：

“你当真以必死决心换我腹中一句真言？”

伍大海胸一挺，道：

“娘的皮，人活百岁终是死，树长千年劈柴烧，死有什么可怕的，只不过一瞬间的痛苦而已！却也换得个永远的解脱！”

一声令人胆裂的嘿嘿鼻笑，贝老九道：

“行，有种，但我可得提醒你小子，我绝不会一举便敲碎你的小脑壳，我会一点点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完完全全的把你应说的话一字不露的全吐出来！”

不料伍大海似是十分笃定的道：

“别再罗嗦了，贝老头，伍大海在听着呢！”

贝老九鼻孔一哼，缓声道：

“伍大海，想你也是在这西北道上走动的人，十多年前有个人物你可曾听过？”

伍大海今年三十多，十多年前他才刚出道，但他的偷术高明，又是被人列入侠盗之列，自也知道不少江湖大事，这时闻言，不由道：

“十多年前如是大事，也许我听过。”

贝老九道：

“贝重天这个人你听说过？”

伍大海一听，才思忖一下便面色大变的道：

“大杀手贝重天？”

一阵耸肩嘿嘿狂笑，贝老九已双目精芒闪烁的道：

“大杀手……大杀手！哈哈……已经近二十年未有人这么叫过了，哈……”

伍大海暴退一步，道：

“你……你……”

贝老九指着自已，道：

“我死了，是吗？”

伍大海道：

“传言你是被女人割去卵蛋死了的，你怎的……”

贝老九最是厌恶别人提起这件事，闻言怒骂道：

“妈的，住口，只你这句话便足以令我非杀你不可！”

伍大海已是惊出一身冷汗来了——

一哆嗦，伍大海道：

“江湖一流杀手之尊，降志辱身于一个江湖包打听，你你——你的目的……”

贝老九冷笑，道：

“你应该知道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句老掉牙的江湖人常挂在口边的话吧？”

伍大海惊道：

“你……”

贝老九得意的道：

“当然，所谓的手段又各自不同，但不论其施出什么样的手段，只要达到目的便算是高明的，你说呢！”

伍大海惊讶的道：

“难道你与那宇文山有勾结？”

哈哈一声笑，贝老九道：

“干脆我便明着告诉你吧，宇文山实在就是我的大师兄，这你该明白了吧……”

伍大海几乎是跳起三丈高，他指着贝老九道：

“贝老头，你越说越他妈的玄了，我可是常在驻马店上走动的人，若说你同天宝赌坊有勾结，我伍大海绝对相信，因为那晚我见丁雷找过你，但尚武山庄……”

贝老九已在向伍大海逼去，他冷哼一声，道：

“从唠叨上我发觉是老了，话也就越说越多，这与我当年在西北道上的作风，简直的南辕北辙而不能同日而语，那时候是三句话便杀光了人，而今……”

伍大海道：

“你等等！”

贝老九道：

“你已经知道得太多了，伍大海，现在该是你授首的时候了！”

伍大海哈哈一笑，道：

“贝老头，我不管你是不是当年西北道上那个杀人如麻的大杀手贝重天，但你绝对不能杀我，确是不争事实！”

贝老九嘿然一声道：

“到目前为止，我还想不透谁来救得了你！”

伍大海道：

“眼前我伍大海也算半个青龙会的人，你若是杀了我，劳当家第一个便会向你老小子要人。”

仰天一声哈哈，贝老九道：

“你别拿青龙会来压贝大爷，压根贝大爷便未把青龙会放在眼里。”

伍大海道：

“你敢与青龙会为敌？”

贝老九道：

“杀了你往野地一抛，大群野狼准会把你连骨头吞光，青龙会即使找上我，我老人家来个死不认帐，他们又能拿我如何？”

伍大海这时候才真的绝望了！

如果这时候再回头逃，只怕逃不出伍家祠堂外便被贝老九击毙。

于是伍大海一狠心，琢磨着——

干脆，要死便死得轰轰烈烈，绝不能当缩头乌龟让人站到背上踩，即使鸡蛋碰石头，也得碰这老家伙一身黄汤子，当然，如果运气好，也许会来个

绝处逢生而死里逃生——

心念间，伍大海拔出短刀，摆开架式，道：

“贝老头，狗急跳墙，人急上房，今日一拼也是你老小子逼的，你出手吧！”

贝老九哈哈笑道：

“有骨气，伍大海你可要小心了！”

二十三、伍偷难斗大杀手

贝老九慢慢逼前，酷似变了个人般音调怪又淡的道：

“伍大海，对于你的这种表现贝大爷十分欣赏，所谓的伸头一刀，缩头一刀，何不表现出像个男子汉呢！”

随着贝老九的转动而横移着身子，伍大海双目直视着向自己逼近的贝老九，道：

“一巴掌，遮不住太阳，贝老头，不论你今日是如何的在我们伍家祠堂做了我，早晚青龙会都会知道的，你——”

贝老九的烟袋便在这时猝然击向伍大海的面门，“嗤呼”有声，果是高手出招，声势不凡！

短刀猛旋里伍大海肉身疾退，但旋即一退又上，硬拒对方攻势，同时左掌平劈中，左腿暴踢而上，似是要在这一招之间见真章了！

贝老九嘿然一声身腾形移，又快，又疾，眨眼间撒出漫天金星，仿佛无数迷幻金芒，盖向矮小的伍大海！

伍大海早打定了主意，今日虽是被人兜在此地，想要脱身当然还是走为上策，万般无奈，能同对方耗多久便多久，见危便退，能攻便上，说句骂人话，这叫厚着脸皮杀。

现在，伍大海见一天的金芒盖来，右手挥出的短刀只走了一半，便辙地一个倒翻立退一丈外，算是脱离了贝老九的神奇一击。

贝老九见短刀逼来，正欲敲断伍大海手腕之时，突又见伍大海来了个“急流勇退”，不由骂道：

“伍偷儿，你果然狡猾！”

伍大海全神贯注，硬是紧闭嘴巴不开口！

不料就在这时候，伍大海见贝老九突然站定身子，缓缓自腰间抽出一把尺长无把尖刀——

不！那是一把双尖两刃刀，贝老九极快的旋下烟袋嘴放入怀中，而把那把双尖两刃快刀又旋在烟袋杆头上。

只见贝老九轻松的把这怪刀在手掌上一阵潇洒旋动，呵呵一声笑，道：

“伍大海，你今日应是大开眼界了吧，不过你是应该看到这些的，因为你将付出相当的代价，当然你将会很快的去会你们的伍家列祖列宗了，是吧！”

伍大海这时反倒是表现出烈士样的道：

“最好你能一刀间把伍大爷摆平，否则你说不定会同伍大爷一起阎王殿过堂去！”

嘿嘿连笑中，贝老九道：

“一个自知毫无生望而又必死之人，往往便是你小子眼下的这种嘴脸，看起来是他娘的豁出去了，但实际上却是鼠齿对猫爪，发现悲惨而又毫无用处的虚声恫吓！”

伍大海突的腾身而起，手中短刀疾闪如电，口中一边嚣叫：

“老杂种，咱们一块上路吧——”

贝老九霍然错步，烟袋杆端上的尖刀急劈上撩似一束喷洒的彩霞送往伍大海的身上。

手中短刀疾阻又劈，伍大海突的弓腰平身直冲进敌人的冷焰激流中，以

忘我存在的决心，一刀往贝老九肚皮上面戳去！

尖刀疾忙回卷，硬生生与伍大海短刀相磨蹭，火花四溅中，伍大海的身形竟不可思议的往贝老九怀中滚去，借着内翻之势，一脚住贝老九关元踢去。

这是一种不要命的杀法。

任何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一旦遇上对方拼命，气势上就得让对方三分，当然也就显得对方的功力似是比平日又高了些。

现在，伍大海的情况便是这样，只是贝老九的功力比之伍大海高出太多了——

就在贝老九一掌拍在伍大海踢来的一脚后，他忽的发出狂笑，紧接着他身躯往侧抢跃，当他的烟袋另一端的铜烟锅碰上伍大海的脑袋，伍大海的短刀也失去了准头的刚刚从他的腰肋擦过——

贝老九也是一惊，因为他虽连皮也未伤及，但衣衫却被伍大海的短刀划破半尺长！

而伍大海在头上挨了一记之后，他连哼也未曾的拧身厉笑，两个大龅牙全被他龇到嘴巴外面宛似要掉下来般。

伍大海的嘴巴尚未合拢，突见贝老九腾身而起，似鹰搏小鸡般向他杀来，“咻咻”的刃芒劈空声，令他不知对方的尖刀是往哪个方向砍。

伍大海并未稍有退缩，相反的，他尖亢的叫道：

“杀！”

杀声犹在，他却一头冲进那片似电闪般的毫光中！

有裂肉声，当然也有金铁碰撞声，就在倏合又分的两人再次站立在地上时候，情形便已明朗化了——

贝老九，这位西北道上当年的大杀手，果真表现出他那种大杀手的威猛气度——

他不即施身，但却开口了：

“十年未动刀，果真生疏多了！”边旋下烟袋头上的短刀包入怀中，又把烟袋嘴子旋好，他竟十分自信的连回头看伍大海一眼也没有的腾身而起落在墙头上。

本来是越墙而去的，但他竟又回头看了一眼——

“嗯！”

贝老九发现伍大海双手捂着肚皮，血正向外喷，而伍大海哈着痛苦的大气，显然他尚未即时死去。

再次落在地上，贝老九冷面寒霜的自语道：

“我操，果真连下刀的分寸也拿捏不准了！”

伍大海双目紧紧的闭着，双手用力捂着肚皮，弓腰卷腿，已是离死不远！

贝老九一声嘿嘿，道：

“好小子你这最后一口气果真难以下咽呀！”说着举起烟袋锅来对准伍大海的后脑敲下去！

也真是巧，伍大海适巧的在偏动他的头，烟袋锅“咻”的一声刮去他后脑一块皮，本能的伍大海一声尖亢的惨叫声，连附近林中野鸟也吓得振翅飞上半空——

于是，贝老九又待再击，不料远处已有蹄声传来，且听得马上的人狂叫

道：

“伍大海！”

贝老九一惊，既是骑马人，除了青龙会的人之外，还会是谁？不定就是石冲赶来了！

贝老九低头看伍大海——

大龅牙已全露出来，伍大海已双目直视宛如一双死鱼眼，显然是死了。

嘴角一撩，贝老九鄙夷的一声冷笑，旋即腾身而起人已落在另一面墙外，刹时走得无影无踪！

不旋踵间，马蹄声已在祠堂门口停下来，青衫紫裤英雄巾的方敬玉箭一般的冲进伍家祠堂里。

方敬玉惊骇得怔住了！

台阶前面灰砖地上，伍大海一身一脸是血的卷卧在那儿，一把短刀便落在伍大海的脚旁边。

方敬玉一冲而前，低头伸手在伍大海的鼻孔一探，忙自怀中取出些刀伤药来，急急的塞了一把丸药在伍大海的嘴巴里，又抽出布带把伍大海头上的伤包扎起来，方敬玉这才拉开伍大海的双手细看肚皮上的伤。

一声惊呼，方敬玉十分奇异的望着伍大海的肚皮——

原来伍大海的肚皮外层皮肉已裂开几乎一尺长，就是没有伤及肉层，贝老九如果当时拉开伍大海的手查看，当然他也会发觉他那当年最厉害的开肠破肚杀着，并未令伍大海当场丧命，势必他会再补上一刀的——

只是，他贝老九太自信了！

他以为伍大海双手捂着肚皮是在阻挡五脏六肺的外溢才本能如此呢！

真正令伍大海昏死过去的还是头上挨的一招！

原来伍大海当时肚皮中刀，急切问他抛刀捂肚，原也想骗过贝老九的，不料贝老九去而后返的又补了他一烟袋锅，也算命大的竟会凑巧的没有被敲碎脑袋！

现在——

方敬玉忙着又为伍大海敷药，十分小心的把伍大海的伤紧扎起来，又取出水来为伍大海面上的血迹擦试干净——

一切弄妥当，方敬玉稍作思忖，觉得最安全的方法还是把伍大海带回青龙会。

所幸伍大海是个矮个子且身材又瘦小，方敬玉决定把伍大海抱上马。

于是，方敬玉带着重伤得奄奄一息的伍大海赶回青龙会去了。

原来方敬玉在驻马店附近未找到伍大海，他便去至河岸小船上找贝老九，不料船上没人，再向驼铃居客店小二探听之下，知道伍大海常去伍家祠堂。

当时方敬玉便觉出事情有些不妙，立刻命小二备马，自己疾驰向高原来。

不料他已驰近伍家祠堂外的树林边，突听得一声凄厉惨叫声——

方敬玉一急，就怕伍大海遭到毒手，这才敞开嘴巴大叫一声：

“伍大海！”人也直往祠堂跃来！

不料果见伍大海昏死在灰砖地上了。

方敬玉带着伍大海驰回六盘山的青龙会，一路上伍大海只是在方敬玉的怀中蠕动几次，想出声说上几句，却是一阵“咦呀”，然后而昏死过去！

驰近六盘山，方敬玉命人小心把伍大海抬上山。

劳爱正在同祈老八几人研议着如何攻掠风家寨事情，见方敬玉回来，又见伍大海气若游丝，满身血迹，一副惨不忍睹样子，不由惊异的问方敬玉：

“这是谁干的？”

方敬玉道：

“我找伍大海，驻马店附近全没见着，这才又赶到了伍家祠堂，发现他已被杀，看情形事情发生的并不久，我以先救人要紧，就没有去追凶手，把他带回山寨觉着比较安全，这才一路赶回来了。”

石冲冷沉的骂道：

“妈的，八九不离十的是贝老九干的。”

劳爱道：

“伍大海虽以偷名江湖，他的武功也绝非泛泛，如果真的是贝老九干的，那么贝老九就不会是简单人物了。”

余唐道：

“属下去把贝老九抓来，我们给他来个严刑逼问，不怕那老小子不招。”

劳爱摇头，道：

“那还未到时候，且等我们到风家寨证实他的情报是否正确再决定。”

劳爱所说的情报，当然是贝老九说的风家寨有了生力军，贺三娘的两个兄长与“长腿追魂”淡云全去了风家寨的这件事。

石冲又仔细看了伍大海的伤势，口中“啧啧”连声，道：

“我的儿，全他娘的是要命地方！”

劳爱低声叫道：

“伍大海！伍大海！”

但伍大海哪有反应，一息尚存，全身不动，光景是阴阳桥上独徘徊去了！

劳爱对一旁的石冲道：

“伍大海必然知道许多我们欲知的事情，否则对方不会对他如此下毒手，你马上快马加鞭把平凉平安堂的钱大夫请来，告诉他伤的人只要能医好，青龙会摆上一千两银子等他来拿。”

石冲道：

“我还是亲自去一趟平凉，姓钱的大夫只一见了属下便会立刻赶来的。”

点点头，劳爱道：

“替钱大夫挑个脚程快的马，伍大海的伤我看可真够他呛的了。”

石冲稍做整备便立刻上路了。

伍大海被抬入一间小房子里，劳爱命人专门守护着，只要伍大海一旦醒活过来，马上向她报告。

然而一夜过去了，伍大海就是没醒转。

直到第二天夕阳下山，石冲领着钱大夫急匆匆的又赶回来，伍大海仍是未醒来！

那钱大夫仔细看了伍大海伤势以后，摇摇头道：

“这位仁兄正赖着一口气不即死去，像是胸中有什么话未吐出来，一时间就是不走呢！”

劳爱道：

“不错，他正是有话要对我说，你快救他！”

钱大夫指着伍大海的头，道：

“当家的，这位仁兄要命的地方可并非在肚子上，而是后脑勺这么一下子，他冲门伤重会失明，风池已毁，只怕连话也难以开口，我以数十年治伤经验，此人只怕要成残废了！”

劳爱道：

“别管怎么的，你先救人再说。”

钱大夫果真的施出浑身解数，一时间他又是下药敷药，针灸补合的全都施出来……

果真不出钱大夫所料，伍大海在第二天已能挥手，只是他都是伸手乱舞，双目直视，呜呜哑哑的说不出一个字来。

劳爱问了几声，伍大海浑然似没有听到。

这时一旁的钱大夫叹口气，道：

“比我想的还要惨，他连听力也失去了！”说着伸手在伍大海眼前一阵挥动，又道：“他也失明了！”

劳爱道：

“一个又瞎又哑又聋的人他不是成了十全十的废人了？”

钱大夫道：

“也不尽其然，有时他也许会突然醒转过来的，但那要看这人的体能与耐活力了！”

劳爱一喜，道：

“如此说来，伍大海尚有一线希望了！”

钱大夫点头道：

“天下本就没有绝对绝望的事，所谓奇迹，便是看个人的造化了。”

劳爱道：

“好，有你这句话我便稍稍放心了。”

于是，伍大海便在六盘山的青龙会住下来了，白日劳爱命石冲派专人侍候着。

原本劳爱是要伍大海为她办另外一件事的，那是她要伍大海去偷取一件东西的，因为她相信那件东西有可能在宇文山的宝库中。

每次，劳爱在掠得不少财宝中，她必然会仔细的去找那件东西，那件她老爹经常挂在身上的一件至宝——青龙钻。

当年劳壮成立青龙会，便是他在得了这件青龙钻以后才在这六盘山设立青龙会总堂口。

劳壮被运回青龙会，劳爱便发现了老爹的那颗鸽蛋大的青龙钻已不见了。

当时她便暗下决心，只要找到青龙钻，那些围杀她爹的凶手便不难找出来了。

青龙钻！

是的，青龙钻上面那万道青芒中隐隐现出的龙形彩芒，劳爱不止一次的托在手上看！

她记得每次看的时候，劳壮总是笑呵呵的道：

“等你过门的那天，爹便把这颗青龙钻送给你当嫁妆！”

至今劳爱尚未忘记这句话。

这日正午时候，忽然山前有人传来话，贝老九来了。

劳爱与石冲等人一怔间，余唐立刻道：

“老狗这是送上门来了，看余大爷怎的折腾他吧！”

劳爱摇手，道：

“且看他来说些什么再做道理！”

贝老九是呵呵笑着走进青龙会的正厅，他一进正厅，先就是四下环视一遍，抚髯笑道：

“几年未来了，这里还是未变，只是老当家的——唉！”

说着忙向劳爱施礼，道：

“当家的你好，贝老九来向你请安了！”

劳爱指着一张空椅，道：

“贝老九，你坐！”

贝老九的礼貌可真周到，又一一向在座的石冲几人施礼又问安的这才错着屁股坐下来。

劳爱道：

“贝老九！”

贝老九忙毕恭毕敬的面向劳爱，道：

“劳当家的吩咐！”

劳爱一笑，道：

“驻马店上天宝赌坊兰风的一千两银子你可是赚进腰包了吧……”

贝老九忙惶恐的站起身来，道：

“当家的，要说我贝老九爱银子是不错，但要我贝老九为了那一千两银子而把当家的杀死兰风儿子的事说给兰风知道，打死我也不屑于干，那兰风什么东西，弄了个天宝赌坊他害惨多少好人家，再说我贝老九十多年与老当家的交情，我会那么做？开玩笑！”

石冲突然开门见山的道：

“贝老九，你怎的会杀了伍大海？”

贝老九猛摇头的道：

“我的妈，是谁这么说的？”

石冲道：

“难道不是你？”

贝老九跺脚不已的道：

“我发誓绝不是我！”

劳爱道：

“你来此是不是要看伍大海究竟死了没有，是吧！”

贝老九心中一惊，因为劳爱的这句话才是他来此的目的，当然他也想到万一伍大海未死，万一伍大海说出他的底细，他将如何应付的方法。

现在——

劳爱话一落便双目直视贝老九。

贝老九唉声叹气的道：

“我刚从狼山走来，为了替当家的探听这项消息，贝老九几乎跑断腿呀！我的当家姑奶奶！”

劳爱面无表情的道：

“是吗？”

贝老九突然压低声音道：

“不错，我打心眼里是希望伍大海完蛋翘，因为他小子这一阵子总是盯住我，令我心中不痛快。”他一顿看了厅上各人一眼，又道：“劳当家是知道的，干我这一行的最是怕有人盯梢，这会带给我生命上的危险呀！”

劳爱道：

“如今伍大海一死你心安理‘不’得了吧！”

贝老九摇头，道：

“伍大海确非我所杀，这几天我是一直的守在狼山附近，当家的不信，我可以找人证！”

劳爱道：

“先说吧，你给我带来何种消息？”

贝老九道：

“劳当家的，如果你知道了我这次送来的消息以后，你便知道我贝老九是如何的忠心不二为青龙会效劳了！”

劳爱道：

“不错，你是为青龙会一直送来十分可靠的消息，包括我爹在的时候。”

贝老九一叹，道：

“提起老当家的，贝老九至今有时夜里还常梦到他呢，唉，老当家的那么的英雄盖世，反倒……”

劳爱淡然的道：

“说吧，说你带来的消息！”

贝老九道：

“前日我在大散关附近官道上碰见了天水黄衣社当家‘黑骆驼’关雄了。”

劳爱双眉一挑，道：

“姓关的黑炭头。”

贝老九道：

“不错，就是那个大黑子。”

方敬玉一旁问道：

“关雄去狼山？”

贝老九道：

“关雄狼山之行显然是在同风雷联盟呀！”

劳爱淡淡笑道：

“关雄的向风雷投靠，必然受到风家寨方面的欢迎了！”

贝老九道：

“据我探得的消息，只等当家的扑向风家寨，那关雄便会率领天水黄衣社兄弟自后面包抄，准备一举把青龙会主力消灭以后，然后合力攻下六盘山的青龙会总堂，当家的，这一招可够狠的了！”

祈老八早破口大骂，道：

“妈的，我们先找上黄衣社去。”

劳爱似是不为所动的淡然对贝老九道：

“除此消息之外呢！”

贝老九道：

“狼山风家寨齐备，而且又有了后援，就不知驻马店尚武山庄那面有何动静，宇文山可是个老狐狸，我为青龙会着想十分的注意尚武山庄动静呢！”

这段话才是贝老九胡说八道胡诌出来的，因为他是胡诌，所以他又非常注意劳爱面上表情。

当然这是他来青龙会的手段之一，他要从这句话中判断出伍大海究竟死了没有——

如果伍大海没有死，那么伍大海必然会扯出他的秘密，甚至那夜他在小船上取出的那件宝物迎着月光欣赏的事情，也全会向劳爱报告。

如果伍大海已死，那么他的这句谎言便多少会引起在座青龙会人的点头。

原来方敬玉救走伍大海以后，过午不久，贝老九便又溜进了伍家祠堂，发觉地上除了一大片血迹外，只有伍大海的一柄短刀。

于是他真的吃惊了。

他绝对不相信一个肚子已破脑袋开花的人会能活过来，他也不相信伍大海真的会应了伍家祠堂墙上挂的那块大木匾上写的“佑我子孙”四个剥落了的大字。

但伍大海已不在，总是不会错的。

那么，伍大海准是被救到青龙会了。

贝老九心中嘀咕又犯疑心，直到晚上他还是坐立不安心的猛吸着烟……

半夜，他又去了尚武山庄。

当然，他又同他的师兄宇文山好一阵商量。

于是，宇文山给了他另一项情报，那便是黄衣社与风家寨联手对付青龙会的事。

宇文山要贝老九亲自把消息送上青龙会，如果伍大海未死而说出贝老九底细，何妨给他个死不认帐！

现在——

贝老九似是放心了——

伍大海只要没说出自己底细，青龙会便拿自己没辙，当然伍大海必然真的已死了。

贝老九表面惶恐，心中嘿嘿狂笑。

劳爱突然对石冲道：

“封一百两银子给贝老九送他下山！”

贝老九道：

“当家的，上回收的银子尚未用完呢！”

劳爱道：

“一件情报一次代价，这是你辛苦应得的，再说我不愿别人替我青龙会白跑腿办事情！”

贝老九竖起大拇指，赞道：

“果然与老当家一样作风，从不刻薄人，我贝老九替老当家办事多年，一直为他的这种作风所感动！”

不旋踵间，石冲提了一百两银子走来，道：

“贝老九，有句话我石冲今日当着大家的面说给你听，你可得掏空耳朵

仔细听着！”

贝老九道：

“石总管，你我交情也不是一天半日的，什么话你只管的说，我贝老九绝对的听在耳里，吞在肚里，记在心里，不敢或忘！”

石冲道：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江湖上有句话，人嘴两张皮，说话有动移，你可别横啃八方的惹祸上身呀！”

贝老九哈腰点头，道：

“石总管，有你这几句话贝老九十分感动，不过你放心，贝老九今年五十整，半百岁月也不是白活过来的，好歹也会分出屎香屁臭，日久见人心，再说我贝老九哪回送来的消息有假？”

一百两银子往贝老九怀里一塞，石冲道：

“走吧，我送你下山去！”

贝老九走了——

来时紧张的贝老九，走时可真够轻松的。

石冲一旁察言观色，却也看不出伍大海真的会重伤在贝老九之手。

而贝老九，他绝对想不到伍大海还未死，否则，他便不会如此这般的轻松了。

望着贝老九离去，余唐道：

“当家的，这老小子的话你相信？”

劳爱道：

“至少他送来的情报不会错。”

祈老八道：

“别管伍大海这件事了，还是策划攻掠风家寨要紧！”

韩彪也道：

“对，我们已经有了了一条可靠消息，其他的还操的什么心事，我赞成立刻攻掠风家寨！”

这时石冲走回来，他笑对劳爱道：

“贝老九走的可轻松，只差没有笑出来。”

劳爱道：

“贝老九的事先放一边，我要你立刻传书第一分堂堂主展飞赶回来，他应该早回总堂来的。”

石冲道：

“那得一个来回五七天呢！”

劳爱道：

“我不攻掠风家寨，他们是不敢稍动的，这便是操之在我，晚攻几日对我们只有好处，也好叫那些回子们多恐慌几日。”

石冲道：

“由我亲去？”

劳爱道：

“不，派个得力的人去就成了！”

那展飞乃是当年劳壮的四大天将之一，西北道上跟着劳壮为青龙会打天下，他可是立了不少汗马功劳，只因为这展飞做事十分精明，所以被劳壮派去长安主持第一分堂，劳爱心中明白，当年如果展飞在爹身边，那件事情便

不定会发生了。

于是，青龙会开始调派人马了——

调派人马是石冲他们几人的事，而劳爱只是叫他们加紧在六盘山操练——

方敬玉与劳爱二人只是在后楼前的花园中勤加演练“追魂剑法”——
往往，他们会练得废寝忘食而满身是汗。

日子便在这种紧张中过去——

就在这日黄昏，展飞终于快马驰回青龙会。

劳爱见展飞走入正厅，起身笑道：

“展叔！”

那展飞生得十分温雅，他鬓发稍见灰白，大眼隆鼻阔口，一部山羊胡子，加上一袭青衫，宛似个大字号的掌柜，左手拿着个细长布袋，青龙会的人都知道那是他的家伙，一只装了十六支银箭的乌心钢管。

展飞忙抱拳，笑道：

“不敢，当家的快马召唤，展飞便连夜赶来了！”说着他望向正厅中的每个人，直到他看到了方敬玉，这才大步到方敬玉面前——

一巴掌搁在方敬玉肩头上，展飞可把方敬玉看了个够的哈哈笑道：

“小伙子，的确一表人材呀！”

方敬玉早听得劳爱向这位第一分堂主称展叔，闻言忙施礼笑道：

“展叔，久仰你的威名了，快马赶来，快坐下说话！”

展飞未坐下，他似是十分激动的道：

“小伙子，你可算得是幸运中的幸运者，能叫我们当家的青睬，西北道上还找不出一个人，而你……”他咽了一口向内流的泪水，又道：“此生你可得好生对待我们当家的呀！小伙子！”

方敬玉感动的连连点头，道：

“展叔放心，方敬玉把命也交给青龙会了。”

劳爱忙又招呼展飞快坐下来。

展飞虽是坐下来，但他还是直不愣的望着方敬玉而令方敬玉有些忸怩起来——

当天晚上，劳爱吩咐青龙会摆酒痛饮，预祝三天后攻向狼山风家寨成功！

田里的麦苗子冒头了，那望过去黄惨惨的田地里，只一有了绿意便有些生气，嗯！小麦发芽霜风寒，北国冬季就快到临了！

远处，只见近三十辆鸡公车“吱吱哼哼”的过了大散关往南推，邀有近二十四高大骆驼，每头驼背上一个汉子，缓缓的也在往南面移动，这些车队与骆驼，显然是运着青海盐往陕南的，这原本就是极为平常的事情。

现在，这些鸡公车停在一个大青草坡前面，连骆驼队也在草坡上歇下了——

大草坡，嗯，正是风家寨前面的那个大草坡！

车队与骆驼刚停下来不久，便看到从风家寨一路冲出一彪人马，刹时团团把这些车与骆驼全围起来——

早见一个大汉，高声挥手喝叫道：

“你们这是哪里来的？领队的人呢？”

鸡公车那面早走过来个小老头，走上前道：

“老乡，这是干什么呀！”

那大汉沉声道：

“你们怎的不走了？”

老者扶扶头顶上的风帽指指天，道：

“老乡，天都黑了，我们只是在这草坡前歇一宿，又不打扰你们的寨子，难道不可以？”

大汉道：

“在平常时候当然可以，可是现在——”

老者道：

“现在不是一样！”

大汉指着北方道：

“不定六盘山的强人会来，你们不怕？”

坦然一笑，老者道：

“怕什么，大不了一拼，要知道我们能在道上南北走动，就不会怕那些打劫强人，我们做生意，可也不怕别人来施横。”

大汉一怔，道：

“我看你们还是再赶上一段路吧！”

老者指着一大片草地，道：

“这儿是扎营好地方，我不相信就那么倒楣，偏就今夜六盘山的强人会赶来，老乡你回寨里吧，只要六盘山强人果真来，看我们怎么对付他们吧！”

大汉一琢磨，心想：反正你们又不会入寨，倒要看看你们这群傻蛋怎样的去对付六盘山青龙会的人吧！

心念间，他冷冷一笑，道：

“话我已经对你们说了，真个有事，风家寨可难支援你们了。”

老者抱抱拳，道：

“请吧！我们还得埋锅造饭呢！”

只见大汉一挥手，风家寨的人立刻又进入风家寨了。

隔着这大片的青草坡望向风家寨，只见风家寨内隐隐有不少灯光闪动，风家寨那个巨大的寨门楼上人头攒动，不少举着矛枪的大汉在上面走动，光景是一片戒备森严。

鸡公车一辆辆停放在官道边，近二十头骆驼全散卧在那长约一里的大草坡上。

风家寨里已响起了二更的梆子声，只有那个近山边的小山溪附近还有声音——

不错，是野虫的声音，推车赶骆驼的人们全挤进撑起来的小帐篷中了。

这时候天上的繁星拱着大半个月亮，星月宛似洗过般的可明亮了！

便在这似是进入万籁俱寂的时刻，远处突然的马蹄声雷动，蹄声中更夹杂着喝骂吼叫声——

不错，青龙会的人马又再次冲来了。

灰色的夜光中看去，这批黑巾包头的马上大汉们，一个个举着明晃晃钢刀，人数与上次完全相同。

怒马狂奔中杀向风家寨来了！

只是当这批人马只冲到了那个大草坡前面，却正迎上那些赶骆驼与推鸡

公车的，双方只一接触便立刻对永狂砍起来……

早听得马上一个大汉狂骂道：

“青龙会的兄弟们，围起来杀呀，一个也别放生！”

不料推车中的那个老头更尖声大叫：

“六盘山青龙会原是一窝强盗，我们大伙拼了！”

刹时间双方包在这草坡上杀得难分难解。

就在这时候，风雷早伙同贺熊贺虎淡云赶到了寨楼上遥望——

淡云沉声道：

“老风呀！你看事情真有这般巧合？”

风雷道：

“管他巧合不巧合，反正这两方面的人死伤与我风家寨何干！”

贺熊笑道：

“对！最好统统死光！”

正在这时候，寨楼下面风雷早厉叫道：

“杀得好，杀得痛快呀，哈……”

风雷等正观望呢，只见青龙会的人在大吼声中疯狂的又往后撤去。

但不旋踵间又见另一批青龙会的人马杀到，这次已把那些赶骆驼的人逼过了那条小溪，就在风家寨前面一阵好杀——刹时地上躺了不少人……

只听得那老头儿叫道：

“表弟，顺子，你们认准了杀，青龙会这群王八蛋好狠毒呀，连我们这些贩盐运粮讨生活的人也掠夺！”

他叫的声音可真尖亢，因为站在寨上面观望的风雷等人全部听得一清二楚。

淡云对风雷道：

“老风呀，可要我去露一手？”

风雷摇头道：

“淡兄，留着你的气力吧，也许今夜或者明夜，青龙会必然会大举杀来，那时候得看你的了！”

淡云道：

“可是眼前……”

风雷道：

“青龙会故技重施，也只他娘的骚扰而已！”

贺虎嘿嘿笑道：

“这就叫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嘿……”

风家寨外又是一阵砍杀过后，不少人倒在地上，青龙会的人马便在一声狂叫中又疾驰而去，对于风家寨，他们竟是连个边也不去沾一下的便走了！

月光下只见赶骆驼鸡公车的已只余下不到一半了。

只听那老者叫道：

“大顺子，我们快把人集中起来，如果再看到青龙会的人冲过来，我们便同他们拼了！”说着对地上躺的几个人连踢带骂，道：“你们这些青龙会杀胚也会死呀！”

风雷可把这情景看的清楚，这时只见不到十几人而已，随即高声吼道：

“贩盐的，天黑时叫你们上路，妈的，你们偏不信邪，这时候该知道了吧！”

那老者回头叫道：

“风家寨的老乡们，听说你们也是真主子民，大家原是一位真神，今日在兄弟门前挨刀，我们算是认了！”风雷一听，忙叫道：

“清真兄弟？”

老者道：

“清真兄弟！”

风雷已在寨上跺起脚来了！

二十四、计赚风家寨

“快开门哪！”风雷狂叫中双手急挥不迭！

不料寨门外老者叫道：

“寨上兄弟，你们别开门了，我们不进去了！”

真是出乎风雷意外，在这紧急时候还拒绝逃命的，连风雷一旁的贺三娘想劝说风雷别上当，这时听了老者的话也无法开口了。

风雷寨上一听急又叫道：

“不管怎么的，你们先进来再说！”

老者高声道：

“你看看兄弟们死伤过半，我们怎好进去？”

风雷叫道：

“快把死伤的全抬进来吧，寨后有个清真寺，死的可以洗净身子先下葬呀！”

老者似是一喜，道：

“你们这大寨后面还有清真寺？那好，我们就进去吧！”

边高声叫十几个未受伤的立刻抬着死伤的往风家寨内抬去，那老者还特别对寨上的风雷抱拳称谢！

十七八个大汉合力抬着死伤的匆匆往风家寨内走去而远处又见蹄声，风雷望去，急叫快点进来关起寨门，且叫正面的弓箭手准备，只等青龙会人摸近，立即飨以弓箭！

寨门下面的老者回头望去，边高声大骂，道：

“奶奶的，来吧！”

寨上的风雪高声道：

“老兄，你快进来呀！”

老者回头叫道：

“不！我老人家非同这群畜生拼了，兄弟你放心，杀一个够本，放倒两个有得赚。”边高举一支粗钢乌铁管，光景还真是一副拼命架式！

风雷忙向下面叫道：

“快去把老先生拖进寨子里来，快去呀！”

就在风雷喊声里，从寨门处早冲出四五名风家寨兄弟，他们到了老者身边伸手去拉，不料老者突的哈哈狂笑不已的亢声大叫：

“杀！”

风雷还以为老者要杀快要扑到的青龙会人马呢，不料老者手中的那支钢棒斗然狂旋如电中，四五个刚刚近身的风家寨仁兄，“哎呀”连连的相继大叫着倒下去！

月色蒙蒙中，风雷尚未会过意呢，不料寨内突的也是一连串的惨叫声，寨上风雷等回身低头望去，只见刚刚抬进来的人全变了样，一个个正挥刀狂砍猛杀着往寨墙上冲来，这时连寨外的老者也冲杀到寨门下，迎杀十几个风雷寨仁兄。

风雷狂吼道：

“娘的老皮，青龙会人果然奸诈，兄弟们，杀！”

一旁的贺熊贺虎贺三娘三人，一齐往寨下跃去，那淡云却从正面跃下，横身一拦，直往寨门的老者杀去，口中大骂道：

“奶奶的，可认得‘长腿追魂’淡大爷！”

乌钢杖一招“巨浪击岸”，逼退几个抢攻而来的仁兄，老者跃身侧纵，已落在淡云面前——

淡云的那把长而尖的双刀平指向老者，冷冷道：

“你是青龙会哪号人物？”

老者抚髯点头，道：

“不错，老夫是青龙会的一伙，若说什么样的人，这般光景还有问的必要？”

淡云怒道：

“劳爱那个臭女人呢！”

老者面色一寒，旋即平淡的道：

“姓淡的，你若将老夫摆平，劳当家自然会出面，你又何必急在一时的要知道我们当家的？”

便在这时候，寨墙上不断传出凄厉惨叫声，有些弓箭手竟被人活活抛出寨墙外！

于是，那何止是百名人马，转眼之间便全冲入风家寨，这些人马一进入风家寨，他们可并不下马搏杀，而是一路踩踏，直把风家寨的人全冲得五零四散，鸡飞羊叫狗跳，直到另两百多人冲杀进了风家寨！

风家寨的最高处，突然响起三支火箭直冲上云霄，于是又见附近山头上也是一连三支火箭冲上天！

是的，风家寨已把信号传出去了！

当然是传送给早已埋伏在风家寨西北的黄衣社关雄了。

原来青龙会设计如何赚开风家寨寨门的事，因为风家寨备有强弩，为了减少人员伤亡，当然便不能做正面抢攻了。

如今青龙会来了展飞，经他细心合计，才思得这么一计，那老者便是展飞乔装改变。

展飞率领的二十多人，当然没有一人受伤，这二十多人全是大元调教的手下，也是青龙会的精华，个个能腾空上房，为的便是要对付风家寨上的弓箭手。

除了大元与他的二十名手下外，余唐与石冲祈老八也在其间，这些人一经杀入风家寨，直如疯虎一般，狂杀起来。

风雷牛蛋眼几乎瞪出眼眶外，大骂一声，挥动凌风砍刀直扑向那使一双板斧的大汉。

使板斧的当然是余清，那余唐见风雷杀来，早狂笑一声，道：

“风雷，余大爷待候你来了！”骂声中，他右斧迎上风雷的凌风砍刀，左手板斧平挥如电，上身一挺，几乎与风雷撞个满怀！

月光下，风雷见这大毛汉便知是青龙会的杀人王余唐，一咬牙，骂道：

“今天准叫你们有来无回，我的儿！”

余唐则龇牙咧嘴的嘿嘿笑，露出一嘴森森牙齿，道：

“风雷，你完蛋操了！！”

这时候贺家兄弟也分别与石冲祈老八二人捉对厮杀起来，大元迎着大力士段宏，二人全是大个子，拼杀起来各不相让。

“仙狐”贺三娘与风雷二人被六七名大元手下的大汉围了起来，马上的青龙会兄弟已与徒步冲进来的青龙会两百兄弟会合一处。

于是，一场混战便在这风家寨中展开了一

“叮当”声不绝于耳中，淡云与展飞二人相互拼砍而一路杀到了大草坡后面的小溪边。

那淡云不时的倒纵三丈望向远方。

展飞当然知道淡云在看什么，只是一阵冷笑不语——

于是二人在一阵拼搏中呈现了僵持局面……

淡云尖刀垂指向地，他双目怒视着横着乌钢杖于胸前的展飞，冷冷道：

“老兄，青龙会似乎没听说过有人施这么一件铁棍的，你是劳爱那女人从哪个老鼠洞勾引出来的帮手？”

展飞一听大怒，姓淡的不但把自己当成了鼠辈，且又诬蔑自己是当家勾引的，一气之下冷冷道：

“姓淡的，你不认得大爷，但大爷却知道你这清风岭的恶魔，关洛道上你杀了多少无辜，心黑如墨，两手血腥，王八蛋，你早该死了！”

“嗤”了一声，淡云凶狠的道：

“大爷不识你，那是你不入流，无名小辈，谁该不该死，不能单凭嘴皮子，老家伙，你只须认定一个事实，一个结果，这个事实便是是你死，其结果也是你非死不可！”

展飞不愠不恼的道：

“在你，当然是这种口吻，因为你一向只知道杀人，而且是无往而不利的杀人，不过问题是今日不是杀人，而是被杀，就是现在。”

淡云狂傲的道：

“去你娘的六舅头，就凭你呀！淡大爷撂倒不少如同你老小子这么号唬人脚色，到头来全都是两眼直不愣的倒在淡大爷的面前，你也不会例外！”

展飞嘴角一牵，道：

“是吗？你这口没遮拦的狂徒！”

淡云大吼一声：

“老子活劈了你！”话声中他愤怒的腾身而起，一溜耀目彩芒，便随着他那凌厉的扑击去势罩泻而到。

展飞冷然一晒，他早有防范，芒彩突映的瞬间，他的乌钢管斜迎而上，“当”的一声拨偏双刃长尖刀，便在二人错身的一瞬间，便听得展飞的那支乌钢管中“唰”的一声脆响，一只银芒逾追回倒流时光般劲射而出——

淡云闻得响声回头看，已见那银芒已到面前，右手尖刀本能的上拨中，只觉喉管一紧又痛，他“啊”了半声，落在地上，右手使力拔出那支尺半长的银箭——

于是一股血箭自他的项上往外喷洒……

摇晃着身子，尖刀施力拄地，淡云哑着已不清楚的沙哑声音，道：

“你……你是……银箭……展……”展飞淡然的道：

“展飞！”淡云道：

“你……你不……是早……就死……了吗？”展飞冷冷道：

“非是死了，而是不常在道上走动了。”他一顿又道：“我们老一辈的退隐了，江湖道上却出了你们这些鸡鸭猪狗，牛鬼蛇神的扛把刀便当起大王来了！”

血仍在淡云的项上往外喷，只是淡云却仍未倒下去，他的大嘴自动，双目凸出，那支被他拔在手上的银箭似是被他快要握弯了。

展飞走前一步，冷冷道：

“别弄坏我的银箭。”说着伸手自淡云左手抽出来，淡云突然全身施力，右手尖刀暴施，光景是要趁展飞不备而刺杀呢！

望着淡云高举的刀，展飞冷笑一声，伸出个指头点向淡云的胸前！

“咯”的一声，这位关洛道上的大杀手已仰面跌倒在河边小石堆上，他的那把钢刀也落在身边——

淡云的身边是溪水，尖刀一半入水，而水中有着鲜血，当然那是他自己的。

原来淡云的刀已扬起来，只是一个将断气的人，想提一口真气挥刀，诚然有力不从心之感。

当然，展飞十分清楚，是以轻松的一指头点倒淡云，收起银箭大步往风家寨冲过去。

大元与风家寨大力士段宏二人，一路劈砍对搏，大元本就是个大汉，但与这段宏一比却又矮了一个头。

那段宏使的是一根扁担——一根足有五十斤的铁扁担，他一与大元交手，立刻便是一抡狂劈猛打。

大元的兵刃是一把长剪——长不过二尺的钢剪，他见这大个子一身蛮力，早把钢剪分开而成了两把尖刀。

仗着一身轻功，大元与段宏二人渐渐的杀出寨门口来了，正巧展飞赶到，不由冷冷对大元道：

“大元，把这头野牛交给我，你去支援里面的！”

大元突的连刺三刀暴旋身而退向展飞一边，道：

“展堂主，这头牛一身蛮力不可忽视！”

不料段宏喝骂道：

“妈的，你两个一齐上吧！”一抡扁担，狂砸而上！

展飞侧身一让向左。

大元却跃向右面，边叫道：

“我操，泰山可高，压不死一只蚂蚁。”

展飞道：

“大元快走，交给我了！”

大元闻言也不答话，腾身而起，从正面跃上寨墙而去，段宏兀自大骂：“哪里去呢！”

展飞横杖一拦，冷冷道：

“这里没人要去，大个子你应该明白这一点的！”

段宏怒挺铁扁担，骂道：

“娘的老皮，全是你这老儿弄诡，今日看段大爷不把你这老东西砸成肉酱喂黑驴才算你祖上有德！”

展飞十分绅士的一笑，道：

“成，只要你小子真正具有降龙伏虎的本事！”

段宏拼力挤出个冷笑，道：

“老头儿，你真把自己列入龙虎之列了？呸！就算你是龙，段大爷也要从云端里把你打下来，即使你是虎，段大爷照样打碎你这头虎！”

展飞倒是哈哈一笑，道：

“势如山而豪气干云，外表看来还满像那么回事，别动上手以后成了四

肢发达的狗熊，那就未免……”

展飞话来说完，段宏暴喝一声，道：

“狗东西！”唿的一扁担砸来！

展飞就是在激起对方的忿怒——

忿怒才会不顾一切的拼命！

现在，段宏便是这样。

拦腰一扁担，展飞塌肩低腰一闪而躲过，同时间就在段宏回抽尚未施力反砸他的那根铁扁担时候，展飞的乌钢管已到段宏胸前。

段宏已知抽打不及，一咬牙双手抛尽扁担，疾快的抓住点向胸膛的乌黑钢管——

突然间——

“咔”的一声脆响，一只银芒便穿入段宏的右胸！

段宏双手已抓牢展飞的钢管，银箭在穿胸的时候，他突然狂性大发的一把夺过钢管大叫一声往空抛去，同时回手去拔胸前的银箭！

展飞钢管被夺去，一惊之下见敌人又把钢管抛向空中，忙腾身而起，半空中又把钢管握在手中。

那段宏手拔血箭，一路跌跌撞撞的又走了十几丈远，才“咚”的一声倒在地上！

展飞见段宏已死，大步直往风家寨内走去。

突然间，寨墙上面风雷狂骂连连……

“妈的，黄衣社的人也该到了呀，即算是迈动牛步也该兜住这批王八蛋了！”

嘿嘿一声狂笑，余唐双斧狂劈中，道：

“风回子，别做你那黄梁白日大头梦了，如今姓关的已是火烧猴屁股全身不自在的自顾不暇了，你老小子还在指望他来救你的风家寨呀！……”

风雷与余唐二人杀上风家寨的寨墙上，那是风雷着意的要往远处看，埋伏在风家寨以北的黄衣社近两百人可曾及时赶到。

不料余唐这么一说，风雷这才大惊的骂道：

“妈的，你说什么？”泼风刀指向余唐而来再次劈砍！

余唐收斧哈哈一笑，道：

“好叫你这骚回子知道，姓关的如今不好过，我们当家的已率领另一批哥们把他堵在一处山道上，现在只怕已杀得黄衣社的仁兄们抱头鼠窜了吧！”

风雷一听，怒骂道：

“妈的，何人走漏消息，你们是听谁说天水黄衣社会来包抄你们的后路，说！”

余唐嘿然，道：

“青龙会的消息来自四面八方，一时间总也说不出来，我建议你去阎王殿上去问！”

风雷气的几乎呕血，牛蛋眼滴溜转中他居高临下的狂吼道：

“风家寨兄弟们，黄衣社的指望没有了，全靠我们自己了，大伙把力量扭结，同青龙会的人拼了！”

他的呼喊并没有反应，用为风家寨内全在拼命，除了女人孩子躲在后寨未出来以外，连老夫子全抄家伙在拼老命。

原来回回的女人不出门，冲锋打仗全是男人的事，有时候连山间见见生客也免了，这时候她们领着一群孩子全躲在风家寨的最后一栋房子里。

只有贺三娘这个女人，正一路同女儿合力往寨上冲杀，因为贺三娘早看出那个同丈夫搏杀的大毛汉一对板斧十分了得。

既然耽心，她便立刻同女儿风萍，二人往寨墙上冲！

余唐舞动板斧沉声道：

“风雷，你别再咋呼了，专心同余大爷比划吧，别一个失神被余大爷砍死在这上面哟！”

就在这时，贺三娘已尖声道：

“老爷子，我们合力把这狗东西放倒！”

只是贺三娘的话才完，母女二人刚举刀往余唐身后包抄呢，突然间人影一现，只见一个山羊胡青衫老者手持一根乌杖拦住二人去路——

是的，这人当然是展飞。

他在寨下面看得清楚，见一寨之中只有这两个女的在拼杀，知道必是风雷老婆贺三娘，又见她招呼年轻的一路冲上寨墙支援风雷，冷冷一笑便跃上寨墙上。

贺三娘见这人轻功不俗，横刀胸前冷叱道：

“你就是那乔装改扮的可恶老头儿了！”

展飞淡淡一笑，道：

“什么叫乔装改扮，展某本身就是老头儿！”

贺三娘骂道：

“一番好心放你们进来，原来是诈骗，老东西，你们该死！”

展飞一笑，道：

“这不是骗，乃是战术上的欺敌，不幸你们还真的中了我青龙会欺敌之计，哈……该死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

贺三娘大怒，对身边的女儿道：

“我们上！”

余唐那面早嘿嘿叫道：

“展堂主你也上来了，你我在这高高的寨墙上一举杀了风雷一家三口，下面的便好办了呀！”

风雷一听展堂主三字，早知老者身份，心中不由大骂自己不已。

因为展飞他是认识的，青龙会第一分堂堂主“银箭”展飞的能耐不比当年劳壮差多少，这几年姓展的在长安城，怎的青龙会把他给调来了——

心念间，他对准余唐狂劈三刀，边高声道：

“三娘小心他手上的银箭！”

贺三娘母女刚与展飞交上手，闻言应道：

“这老东西手上没有箭！”

风雷叫道：

“箭在他那根钢管子里呢！”

贺三娘惊怒交加的对风雷沉声道：

“当家的，你认得这老东西？”

风雷道：

“青龙会第一分堂堂主展飞便是此人！”

贺三娘怒道：

“你这个老糊涂，你既认得这老东西，为何还会上他的恶当！”

风雷粗声道：

“我哪想到会是这老小子呀！天黑距离远谁知道他是老鸟老蛋！”

展飞淡淡笑道：

“风家大嫂子，眼前的局面似乎即将明朗化，败的一方注定是你们风家寨了！”

“呸！你别臭美，如今正赶在热络时刻，生死尚难逆料，你别把结果判断得太早了！”贺三娘骂着，挥刀便劈。

就在这时候，附近寨墙一角，突然一声喝骂与凄厉的惨叫声直入夜宁

祈老八满身是血的正自一人身上拔出一柄短刀来，而那个人却怒视着祈老八一动也不动了！

这个人，这个死不瞑目的大汉，正是风雷的兄弟风雹，风雹原是同贺三娘二人被大元的人围杀，只是当青龙会的人全冲进来以后，两个人被冲散了。

贺三娘同女儿会合而杀向寨上来接援风雷。

风雹不幸撞见了祈老八，那祈老八原是同贺虎对杀，他的一把长把砍刀与贺虎的大弯刀杀得二人面前星芒不断，激荡的刃旋逼得他人难以接近，但祈老八终是技高一筹，虽身中三刀，但贺虎还是被他撂倒！

祈老八似是火大了，奋起刀把贺虎劈成两段，回身正又遇上风雹来救贺虎，于是二人立刻又杀在一起！

风雹一把厚背砍刀迎着祈老八的长把砍刀，风雹咬牙怒声骂道：

“王八蛋，人死而毁尸，你简直就不是人！”

祈老八忍住背上腰上刀伤，嘿嘿咧嘴笑道：

“老子们这是赶来给你们超生的，怎么个死法那是随爷们高兴，嘿……”

二人一路系到寨墙角，风雹一狠心，决心拉祈老八一同上路！

就在他的这一念间，突然双手托刀迎上祈老八直劈下来的一刀，“当”的一声火花爆裂中，他已抛去厚背砍刀，拦腰抱住了祈老八。

那风雹也是个大汉，论力气他可以在风家寨坐第二把椅子，因为段宏比他的力气还大！

祈老八用的是长把砍刀，一经被抱住，必要不开，但他随身插了一把短刀在靴筒，就在他被风雹一路靠在寨墙边时候，暗中拔出短刀，一咬牙插入风雹肚子里。

风雹只须顶住祈老八，不出多久，便会把祈老八的腰杆扭断，但祈老八身子被顶在寨墙上刹那间，他已自靴子抽出短刀——

一刀捅得风雹狂号尖叫中，旋即张口喷出一口鲜血，祈老八躲闪无力，只弄得他满面猩红！

这时候寨墙上的风雷早听出那声音是兄弟阿雹的，不由得狂叫道：

“兄弟！”叫声中他舍弃余唐，腾身而起直往风雹身前落去。

祈老八刚又抓起长把砍刀，见风雷从空而来，咬牙硬撑着举刀欲杀，不料风雷却冲过祈老八，一手扶住双手按在自己肚皮上横冲直撞的风雹，喝叫道：

“谁下的毒手？”

祈老八冷冷指着自已鼻头，道：

“八爷的杰作！”

风雷指祈老八，道：

“你这狗娘生的不是乐……东……西……”

头一偏，风雷死在他哥的肩头上！

当然风雷骂祈老八是因为祈老八暗中的那支短刀了。

轻轻的放下兄弟，泼风砍刀厉烈的高举过顶，不料后面一人沉声道：

“祈老八怎的变成祈关公了，且退一边歇着，我二人尚未分出结果呢！”

是的，这人正是余唐，他见风雷舍他而去，怎会放过，一怔之间，又见展飞与贺三娘母女杀得十分轻松，立刻又振臂而起的杀下了寨墙来。

祈老八是流了不少血，他见余唐赶到，也不客气一番的冷冷道：

“杀吧，八爷一旁看热闹！”

听声音余唐心中暗吃一惊——

无数的搏杀中，今日才听得祈老八说出这句孬种话来，因为一向祈老八就是不让人后的争着干！

显然祈老八伤的够呛！

余唐却口中说的不是心里话，他沉声道：

“祈老八，你的毛病我知道，你是尽挑厉害角色干，不过风回子兄弟俩你已经放倒一个，如今的这个可是我余唐的，你最好走远些，别想在这儿捡便宜！”

风雷早狂骂一声：

“风大爷饶不了你们！”

现在——

风雷再次同余唐二人拼杀起来——

而且这次风雷全是豁上老命的干上了。

一时之间，风家寨的搏杀不会立刻结束，因为风家寨的回回哥们也不是弱者，发起狠来也不比青龙会的差多少！

只有黄衣社……

是的，黄衣社的仁兄们便不同了！

狼山西北的十里湾，那是终南山的最北西，这从天水暗中过来的黄衣社的两百仁兄，在关雄的率领下早已在附近扎营住下了。

两下里形成犄角之势，只要青龙会攻打风家寨，黄衣社便会抄青龙会后路，只要一举击垮青龙会，风家寨便会与黄衣社合力攻取六盘山青龙总堂。

这在战略战术上原是十分周全的计谋，但只可惜消息走漏，不！是被尚武山庄宇文山故意走漏的。

宇文山同时也对风雷答应，必要时尚武山庄必定支援风家寨，至于如何支援，大概只有宇文山心中有数了。

夜空中一连响起三支火箭，那是风家寨射出来的，一连三折的火箭传到了十里湾，关雄立刻挥动他那把似月牙儿又似板斧的三尺怪刀，吼道：

“兄弟们，赶往风家寨合击青龙会呀！”

于是，满谷响起喊杀声，直往风家寨方向冲去。

不料黄衣社的兄弟们刚刚转过山道，迎面山道密密麻麻的站满了黑巾包头扛刀大汉，望之足有两百多！

山道中间有个女的，正悠然的卓立在那儿——

不错，这女的当然是劳爱。

劳爱的身边有两人，那是方敬玉与韩彪。

关雄挥动怪刀冲前，见是劳爱，又见那么多青龙会人挡住去路，不由惊异的道：

“你……”

劳爱冷笑，道：

“姓关的，你的伤好了？”

关雄沉声怒骂道：

“臭丫头，你怎知关大爷会在此？”

劳爱淡淡的道：

“作战第一，情报为先，你连这点道理都不懂，黄衣社弟兄的命便难有保障了！”

关雄大怒，道：

“是谁告诉你们的？”

劳爱道：

“你想我会告诉你？”

关雄指春风家寨方向，道：

“你怎的没去风家寨？”

一笑，是轻松的笑，劳爱道：

“风家寨已是我囊中之物了，你还提风家寨做甚！”

关雄突的举刀一挥，吼叫道：

“黄衣社兄弟们，杀！”

杀声中，当先举起手中怪刀向劳爱杀到！

韩彪要截住，早被劳爱一拦，道：

“黄衣社还有几个狠角色，就由方兄与你二人应付吧！”

长剑一拎，一招“老樵指路”，剑尖挥起点点星芒，直往关雄面门点去！

关雄怪刀奋起狂斩，一招“刀劈华山”迎着劳爱便劈，两下里一接上手，到时便杀在一起！

方敬玉与韩彪率领着青龙会兄弟，直往黄衣社人群中冲杀过去，一时间叮当之声不绝于耳，凄厉惨叫之声此起彼落，月影下双方混战起来！

这次关雄还真的豁出老命拼了，只见他双目皆赤，心焦如焚中怪刀疾挥又贴地而起，欲在刀光滚荡当口横抽快斩，硬挺直上！

劳爱也不含糊，长剑旋劈横削中，“追魂十八式”立即施展开来！

就在她的疾若电击的剑芒激荡中，一溜鲜血已自关雄右臂喷出，血先涌现的瞬息，关雄刀把突的顶向劳爱怀中，那是他在怪刀无法回劈时候临时起意的一招。

这真是出人意料的一招，劳爱发觉已是不及，只听“咚”的一声，劳爱“啊”的身子已弹飞而起，那一招真是不轻，劳爱空中运气不及，而关雄已狂叫着扑向劳爱的落身处，怪刀已扬，只等劳爱落地了！

就在这时候，斜刺里方敬玉狂叫一声，道：

“休得伤人！”

早见一团黑影一闪面托住劳爱，二人已落在两丈外。

关雄一见大怒，挥动怪刀劈向方敬玉。

方敬玉救下劳爱，立刻挥起青铜剑迎住关雄，他这些天来已把“降魔剑法”练得十分认真，只一交上手，立刻便施出这套剑法——

一时间关雄被他逼杀得连连后退不迭！

韩彪领着青龙会兄弟深入黄衣社人群来回冲杀，不少黄衣社兄弟见青龙会人杀法泼辣，暗中已自往回溜逃。

劳爱的左腰被关雄刀把顶得几乎岔了气，但当她坐在地上喘过气来，又轻轻摸摸肋骨，不由暗中庆幸自己反应尚不慢，否则关雄那一下子足以撞断自己两根肋骨。

一阵运气调息，她挥手对守在自己四周的青龙会弟兄们道：

“杀上去，我不要紧！”

青龙会几个仁兄彼此望了一眼，却见劳爱已缓缓站起来，这才放心的又冲杀上去！

缓缓的走近方敬玉与关雄二人，劳爱沉声道：

“关雄！你死定了！”

关雄自觉撞上劳爱身上的那一下子不轻，怎的一转眼她便好了，心中想着，怪刀稍迟，早被方敬玉一剑扫过面门，一道血槽刹时出现在鼻梁上。

关雄“哎”的一声，猛的一个大旋身，不料劳爱却来的宛如鬼魅一现，长剑似流虹飞射，透喉过关雄脖颈，硬是将这位黄衣社魁首撞跌两丈，倒毙在石头堆上！

关雄一死，方敬玉忙跃至劳爱身边呵护备至的道：

“爱妹你伤的如何？”

劳爱道：

“姓关的突施一招不该有的招式，刀把顶上我的肋骨上，若非我反应快应变速，只怕真的重伤在他手中。”

也不知何人狂叫一声：

“关雄死了！”

不啻是青龙会弟兄一剂振奋剂，刹时间一遍喊杀之声，早逼得黄衣社的人边杀边迭退……

韩彪率领他的弟兄，直追到十里外才回头！

一战下来，黄衣社的人几乎死伤一半。

这时劳爱看看天色对方敬玉道：

“走！赶往风家寨去。”

方敬玉低声对劳爱道：

“等我们到了风家寨，爱妹切莫再出手，一切我来代劳如何？”

劳爱甜甜的望了方敬玉一眼，点头道：

“这次我听你的便是。”

不旋踵间，闻得身后人声，只见韩彪率众赶回来。

劳爱道：

“我们的人员伤亡情形如何？”

韩彪看看扛着砍刀笑哈哈的道：

“黄衣社不够格，我们的弟兄没死几个。”

劳爱点头道：

“兄弟们平日苦练武技，已经养之有素，这就是代价，平日吃苦的代价。”

这时方敬玉指着风家寨方向，道：

“韩兄尽快拉着兄弟们赶往风家寨支援，当家的受了点伤，我陪着慢慢赶过去！”

韩彪闻得劳爱受伤，一惊之下骂道：

“哪个王八蛋伤了当家的？”

劳爱道：

“关雄，但他却死在我剑下了。”

韩彪沉声道：

“原来是那匹黑骆驼，死得好！”

劳爱道：

“你们快赶往风家寨，且记别杀了风雷！”

韩彪当然知道风雷不能死，因为那是有其主要原因的，所谓主要原因，当然也就是“一条鞭”的事了。

这时韩彪大手一挥高声道：

“兄弟们，杀往风家寨！”

一众近两百青龙会弟兄立刻大喊着往风家寨跑去！

韩彪领着青龙会弟兄只刚刚走过那条小河溪，便一个个已狂喊着争先恐后的往风家寨内冲！

这时候也正是余唐迎着风雷，二人正舍死忘生的对砍对杀得十分惨烈呢！

韩彪当先便看到余唐正同风雷拼杀得异常修烈，也立刻挥刀就上。

余唐见韩彪杀来，忙问道：

“黄衣社的小崽子们呢！”

韩彪遂高声道：

“关雄一死，余下的全被赶跑了！”

余唐哈哈笑道：

“黄衣社这回可完蛋了，哈……”

风雷厉声骂道：

“娘的皮，青龙会尽就会啃噬道上哥们，你们会不得好下场的！”

韩彪嘿然一声道：

“我的儿，风家寨干的买卖不见得全见得了人吧！”

就在这时候，寨墙一边尖号传来，那声音令正欲挥刀的风雷吃一惊，他竟然毫不考虑的长身而起，三个空翻便到了那发声地方——

只见贺三娘肩头上正插着一支银箭！

是的，这支银箭便正是展飞的。

原来贺三娘与展飞二人拼杀中，那贺三娘的女儿风萍一旁观战，只展飞的乌钢杖平举，她便不顾一切的扑杀过去，不使展飞瞄准射箭，一时间二人对杀在一起难分难解。

正在这时候，韩彪率人又冲杀进来，贺三娘一见，知大势已去，一个不留神便中了展飞一箭，痛的地尖叫一声，歪在女儿身上！

展飞并未追杀，连风雷扑过来时，他仍然未再出手。

于是余唐与韩彪相继的跃过来了。

展飞这时才缓缓道：

“姓风的，你应该知道今夜再杀下去是个什么结局！”

风雷忿怒的回头看去，怒道：

“风家寨只有断头鬼，没有投降鬼，王八蛋你们看着怎么办，风家寨全接下了！”

韩彪大怒，道：

“我操，你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呀！呸！飞鼠崖你约我们当家的，为何暗中又邀帮手？什么东西！”

风雷狠声道：

“奶奶的算她命大！但今日为何这臭女人不露面了？娘的她应该出来，我二人放手一搏的！”

余唐冷笑，道：

“我的儿，就凭你？”

风雷突然高声叫骂，道：

“劳爱，你这个泼辣货，你敢同风大爷单打独斗？你出来，快出来呀！”

风雷边叫，泼风大砍刀虚空狂抡不止……

韩彪对余唐道：

“别把风回子逗疯了，待会儿当家的就问不出所以然了，那可就抓瞎了！”

风雷不停的狂叫……

展飞却淡然的道：

“风雷，你应该弃械投降了！”

风雷大骂，道：

“弃你娘的老蛋，老子便先劈了你！”

展飞大怒，钢杖待举，不料远处劳爱喝道：

“等等！”

是的，方敬玉与劳爱二人与几十个青龙会兄弟缓缓自外面走进风家寨里来了。

劳爱看了这风家寨一眼，又见弟兄们把风家寨的人全围在一个小场中央，不由一笑，道：

“风雷，你还有何话说？”

风雷狂骂一声道：

“劳爱，当着双方弟兄的面，风大爷要同你单打独斗，至死方休！”

淡淡一笑，劳爱道：

“悉听尊便！”

风雷已是缓缓移动脚步了！……边沉声道：

“淡云的毒刀竟未做了你这女魔……”

二十五、黑井镇痛失机缘

劳爱缓缓地拔出长剑，冷冷道：

“姓风的，这也许就是你阴险的谋人下场，姓淡的毒刀又如何？”

风雷以为劳爱说的是飞鼠崖之事，不由咬牙道：

“飞鼠崖一战算你命大，半路闯出个王八蛋救了你！”

风雷当然骂的是方敬玉。

而方敬玉却在这时候急忙上前对劳爱低声道：

“你的伤……”

劳爱摇头道：

“走这一阵路气血畅通，伤处已无碍了！”

不料灰暗中方敬玉还是被风雷认出来，不由戟指劳爱粗声大骂，道：

“好贱货，原来你们是一伙的，你竟在飞鼠崖上大言不惭的以单刀赴会的表态指责风大爷的不讲江湖规矩，妈的，原来不讲规矩的是你这臭丫头呀！可恶！”

劳爱淡然道：

“事实上他那时候并非我青龙会的人，当然，我也不愿此时与你争辩，姓风的，你出招吧！”

风雷咬牙道：

“这将是一场至死方休的决战，但我们却必须有所规定，否则……”

劳爱道：

“你直说！”

风雷道：

“放眼目前，显然你有毁我风家寨的本钱，即算是我胜了你，青龙会还是对我风家寨下手，你说呢！”

劳爱摇头道：

“不，如果你胜了，青龙会立刻撤出风家寨不动你们一草一木！”

风雷双眉一挑，道：

“这话可是你说的？”

劳爱道：

“当然，不过眼前我们占着绝对优势，你既提出条件，就必须答应对方相对的条件！”

风雷道：“我若败在你手，姓劳的，我风雷也算为风家寨全义尽忠，风家寨的生命财产便任你收拾吧！”

说声中有着英雄热泪肚内吞的光景，而令一旁的贺三娘大叫：

“阿雷！”

扶着贺三娘的风萍早号叫道：

“爹！我们仍能放手一搏的！”

风雷怒道：

“不要多说！”

不料劳爱却沉声道：

“想不到你还是条汉子呀！”

风雷怒道：

“臭丫头，风大爷的气节是不容你蔑视的！”

淡淡一笑，劳爱道：

“青龙会出兵为的是是什么，你姓风的应该心里有数，但我可以答应你决不会加以烧杀，但你却必须在我们决斗之前回答我一个疑问！”

风雷久战已疲，他暗中借说话在调息，闻言冷冷道：

“人都杀进风家寨了，你还有什么疑问的？”

劳爱道：

“有，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大事，如果你姓风的肯与合作，不定我青龙会今晚放你一马也说不准！”

风雷愣然，道：

“妈的，听口气你们好像为什么大事而找上我这风家寨来了！”

劳爱道：

“风家寨存亡，全在你一念之间了。”

风雷道：

“你问吧”

劳爱道：

“两年多前你曾伙同另外六人赶往西凉槐山龙舌沟，是吧？”风雷一怔，道：

“你在说什么？”

劳爱道：

“你不用否认，因为有人已经看到你了！”

风雷愣愣地低头问一边的贺三娘：

“三娘呀！我在两年多前去龙舌沟？”

贺三娘道：

“没有呀！”

劳爱冷笑道：

“装的可真像呀！夫妻二人一拉一唱！”

风雷怒道：

“你说，我去龙舌沟干什么？”

劳爱星目直视风雷道：

“难道不是为了那对玉王玉后？”

忽的仰天哈哈大笑，风雷道：

“好呀！你原来是为了那凶残老爹的事呀，那件事我风雷一直引以为憾的是我当时为什么不在场！”

劳爱心中一震，因为她也知道老父在道上的手段是狠了些，但如今看风雷这又不似在说谎。

这时一旁的石冲怒道：

“老回子不承认，我们便杀他个鸡犬不留！”

风雷吼道：

“人处在这种光景，风大爷还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只是两年多前，风大爷多一半时间在汉江做买卖，几曾去到西凉山槐山？”

劳爱戟指风雷，怒道：

“姓风的，你可有一匹千里驹‘一条鞭’是吧！”

风雷点头道：

“不错，但那是我老婆贺三娘的坐骑！”

冷冷一笑，劳爱道：

“那夜七个骑马人中间就有一匹是‘一条鞭’，姓风的，你应该知道这种马万中不定有一，而且那匹马就在龙舌沟口与另外六匹马挂在一起，那七个蒙面人便追进了龙舌沟，这难道会错？”

突听贺三娘道：

“姓劳的，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

劳爱道：

“说！”

贺三娘一手捂着肩头箭伤，边喘息的道：

“我的宝驹‘一条鞭’是我两年多前从西北赶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客店买的，你若不信，我可以带你去问那家店主人，两百两银子之外，还送了那店主人二十两银子吃红。”

劳爱等一众青龙会人全都大出所料——

那劳爱更是泄气似的双肩一塌，几乎泪水夺眶而出，不由得低喟，道：

“谁呀！他们究竟会是谁呀！好难找呀！”

沉痛的心情，真情的流露，青龙会的人谁不暗自唏嘘不已？

缓缓的，劳爱道：

“这些话可是真的？”

贺三娘道：

“黑井镇上有家客店，不信你可以去问呀！”

“黑井镇！黑井镇！”劳爱叨念着……

方敬玉低声道：

“我知道黑井镇，那儿离槐山很近。”

劳爱一听，点头道：

“我会去的，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的！”

“呛”的一声拔出长剑，劳爱移动身形，道：

“姓风的，你可以出手了！”

月光下，风家寨一时间斗然全静了下来……

无数眼神全集中在风雷与劳爱二人的身上，贺三娘也在女儿的扶持下往一旁移动着！

风雷的泼风砍刀先竖又横，左掌按在刀背上，牛蛋眼却直视着劳爱，他心中十分明白这一仗的重要性，是以全副精神全贯注在其中不敢稍存大意！

长剑斗然旋刺中，青芒的光泽连连闪映出朵朵硕大的似莲花剑芒，锐气发出幽幽之声，劳爱已潇洒的在身前布了一道罗网！

风雷暴掠而上，泼风大砍刀划过一道半弧，直欺上劳爱的剑网。

一连十几声叮当脆响与火花飞洒中，劳爱幽灵般的身形便在这时挟着青森森的长剑穿入风雷的刀芒中！

剑尖差之分毫未扫中风雷的头，风雷已弓背曲腰倒挫丈外，身子尚未挺立，青光一抹，劳爱的长剑又像拖曳流星般斜刺而来！

泼风大砍刀骤起，宛如无数蝶影，便在一阵金铁撞击中，刀与剑刹时一分，只见两条人影冲天而起，三丈外的高空中又传来一阵金铁撞击，火星喷洒中，二人落地错身又各自一退又上！

风雷猛然一个虎扑冲上，却在腾扑中泼风砍刀连连翻转不已的撩起冷芒如波，直往劳爱身上招呼！

“追魂十八式”一招“闹海斩蛟”，劳爱的长剑宛如水中明月般荡漾出无数碎芒，一晃之下便到了风雷的胸前！

泼风砍刀高举未落下来，因为劳爱的长剑已点在风雷的胸口上！

事情十分明显，因为劳爱并未痛下杀手的给予风雷一剑穿心。

当然，如果风雷要拼老命的一刀落下来，那么先死的便是自己。

贺三娘一声惊呼，但见劳爱未伤人，这才冲到风雷跟前一把扶住丈夫。

劳爱冷冷道：

“姓风的，你败了！”

颓然放下泼风砍刀，风雷一叹，道：

“你为何不杀了我？”

劳爱淡然的道：

“青龙会不放火，青龙会也不乱杀人，当然更不错杀人，但我若知道你们骗我，小心我会把风家寨踏为平地！”

贺三娘道：

“骗你，黑井镇你去问去查呀！”

“呛”的一声长剑入鞘，劳爱对石冲等人吩咐，道：

“风家寨的金银就免了，把我们的车辆骆驼装满粮食以后大家撤回六盘山！”

风雷在败的时候，自认风家寨全完了，不料听得劳爱的话，心中大是放心不少。

余唐道：

“真太便宜姓风的了！”

于是，青龙会弟兄们立刻找到风家寨的粮仓，二十匹骆驼二十辆鸡公车，哥儿们施力的装，却也只装走风家寨一半粮食。

见天色渐明，劳爱对大元道：

“把那匹马拉回六盘山。”

大元当然知道是那匹“一条鞭”，忙着从马棚牵出来。

风雷一见沉声道：

“姓劳的，你怎的说话不算数！”

劳爱道：

“只有这匹马，我是非拉走不可！”

风雷怒道：

“君子不夺人所好，那是我老婆心爱的宝马……”

祈老八怒骂，道：

“青龙会没搬空你的金银宝库，你应该对我们当家的念阿弥陀佛了，一匹马你也叫呀！”

贺三娘忙道：

“你们快走吧！”

劳爱道：

“拉走你的马，是要去求证，谁稀罕你的马！”

于是，青龙会的人立刻撤出风家寨赶回六盘山去了。劳爱与方敬玉二人未回六盘山，劳爱骑着她的枣骝马，方敬玉骑的却是“一条鞭”。

三天以后，他二人来到黑井镇。

黑井镇原来是在近大漠一处荒山边上，这儿没有城墙，几十户人家沿着

那条通向大漠的官道便形成了一条小街道。

黑井镇也叫黑石镇，只因这儿有一口井，井下面的石头是黑的。所奇怪的是井里的水既凉又甜，不少由此入大漠的行旅骆驼，皆会在此装备这黑井中的水才上路。

方敬玉领着劳爱来到一家客栈。

一大段矮围墙可以从外面看到墙里面。

是的，这便是一处栈房，院子里正卧了许多骆驼，有个伙计提着个大木桶侍候那些畜牲呢！

推开那个大木栅，方敬玉叫道：

“伙计！”

那伙计三十多岁，腰里还插了根烟袋，翻毛羊皮帽已旧得变了样，脸上挂上笑，两只眼睛便似突然不见了。

闻言猛回头，笑着迎上来，道：

“客官，住栈！”

方敬玉点头道：

“先给牲口上料吧！”

可真巧，伙计拉过马先是对那“一条鞭”上下左右仔细一阵看，不由伸手在马背上一阵磨蹭，道：

“啊！这匹宝驹又换主子了！”

劳爱一旁忙问：

“伙计，你见过此马？”

那伙计点头，仰面望天思忖一阵，道：

“总有两年多了吧！”

方敬玉道：

“伙计，你先把马上料，我们店房里去。”

劳爱又要问，方敬玉却笑道：

“我们先进去，反正已经来了，我到掌柜的也许问得更清楚！”

伙计接过僵绳，道：

“掌柜正在店房，二位请吧！”

方敬玉与劳爱二人走向那座大瓦房，房前有一排用木板搭的台阶，正有几个人靠着墙壁坐在那儿，二人自这些人面前走过，倒引起几人的注意——

其中有个年老的道：

“嗯！天造地设的一对！”

方敬玉当然听到老者的话，只是他并未回头看，一径与劳爱走进店门。

店内十分简陋，几张方木桌子全都裂开有缝，共有三个客人在喝酒。柜台内坐着个四十多岁汉子，见二人走进来，立刻转出柜台迎上前来：

“二位，是从喇嘛庙过未的？还是由秦川来呀？”

方敬玉一笑，道：

“你是掌柜的？”

那人笑着指指房后，道：

“掌柜的后面打盹去了，我是大伙计！”

方敬玉道：

“可有什么吃的？”

那大伙计道：

“羊肉汤和烧饼，酒嘛，只有二锅头！”

方敬玉望望劳爱，道：

“爱妹，你要吃些什么？”

劳爱微微含笑道：

“酱羊肉夹烧饼再来一碗羊肉汤吧！”

方敬玉要了两份，又对大伙计道：

“你们掌柜醒来，立刻请他来一趟。”

大伙计道：

“二位有事情？”大伙计见二人各一把宝剑，知道二人必是能人。

方敬玉笑笑，道：

“有件事情想请教他！”

大伙计点点头道：

“好，只等掌柜的起来，我便请他过来。”

这时另一桌上三人正喝得痛快，其中两人且猜起拳来了，根本不往劳爱这边瞧——

就在劳爱与方敬玉刚刚吃完，后面走来个大汉，这大汉满面络腮大胡子，一嘴黄板牙，只是两只眼睛生得和善，只两腮往上一撩便露出一副可亲模样。

大伙计见大汉走出来，忙上前道：

“于爷，有客人要见你。”

姓于的掌柜道：

“谁找我？”

大伙计指着方敬玉，道：

“就是这位客官。”

方敬玉早站起来笑道：

“你是掌柜的？”

大汉走到方敬玉桌前，点头道：

“客官，你有何指教？”

劳爱指着椅子，道：

“掌柜的你请坐下来好说话！”

掌柜的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笑问：

“二位从哪里来呀！”

劳爱道：

“南面六盘山。”

掌柜的一愣，道：

“闻听六盘山有一批强人可厉害呢！”

劳爱一笑，道：

“是听说过。”

掌柜的笑道：

“二位有何事找我？”

劳爱道：

“掌柜的，你仔细想想看，什么时候你曾见过这样的一匹马来着——”

边仔细把“一条鞭”描述一遍。

一捋面上大胡子，掌柜的立刻道：

“有，我是见过这样的一匹马，那是在……在……嗯，总在两年多前吧！”

劳爱心情激动的道：

“你能把当时的情形细述一遍？”

掌柜的双目一眯，轻声“哦”了一声：

“那晚是个圆月夜吧！嗯，快五更天了……”

于是，这位午觉已足，精神十足的栈房掌柜，缓缓的把两年多前的那夜事情说了出来……

黑井镇这晚的月色不错，连远从北吹过东的黄沙也全看得十分清楚，四更将尽的时候，突然东南方一阵蹄声雷动，刹时到了这家栈房外。

天不亮赶来一帮人，在西北道上多半是马贼，但栈房的门被叫开后，却见是七个装扮十分阔气的大汉。

这七人走入楼里，立刻要了吃的喝的，直到天将亮的时候才在客房睡下。

七个直睡到过午才起来。

于是其中一人又要了些吃的，七个人便当门一张桌子上吃喝起来。

就在这时候，七人的马匹也由伙计牵出来，其中一匹马生得十分惹眼，银白的马身上一根杂毛也无，只有一条尾巴黑如墨。

栈房掌柜站在廊前道：

“这匹马是宝驹，人见人爱呀！”

不料掌柜的话刚说完，突听得七人中的一人沉声道：

“老胡，这匹马你不能再骑了！”

只听得有个黑汉叫道：

“为什么？”

那人沉声道：

“马上处理掉，最好立刻在半道上杀了！”

黑汉吼道：

“不！为什么要我杀它？”

那人道：

“因为你该骑着这种任何人看了永远不会忘记的宝马，如果昨日被人看到，你想想这后果吧！”

黑汉急道：

“哪会有人注意我的坐骑，我不信！”

突见那人怒道：

“连我的话也不听了！”

于是黑汉子低下了头，低声道：

“是，我会处理的。”

不旋踵间，七个人走了六个，他们分成南北，往南下的两个人，往西北的四个人，只有那黑汉仍在这栈房中未即离去。

七个人走了六个，黑汉在房子前面把自己的马抚摸有加，大黑炭脸直在马上蹭，有着一种十分依依之情在他的眼神中流露——

就在一阵依依之后，黑汉突然一狠心翻身上马而去

不料一个时辰后他又骑回来。

掌柜的笑问：

“客官，你还没有走？”

姓胡的黑汉道：

“事未办好就没法子走！”

掌柜笑笑，道：

“有小栈效劳的？”

姓胡的指着自己坐骑对掌柜的道：

“掌柜的，我这匹马能值多少银子？”

掌柜的一怔，道：

“这是宝马，你舍得卖？”

姓胡的一叹，道：

“非卖不可！”掌柜的走下台阶，又仔细的看了那马的嘴齿，道：

“货要卖识家，若论价银千两不多！”

姓胡的点头，道：

“掌柜的，你是行家！”

掌柜的笑笑道：

“西北道上我见过的良驹不在少数，但应属这匹马为最！”

一狠心又跺脚，姓胡的黑汉道：

“那你就把它替我卖了吧！”

掌柜的点头道：

“客官足寄放呢，还是等候在客栈里？”

姓胡的思忖一阵，道：

“横竖无事，我便在此间同它相聚几日吧！”

不料就在这时候，从大漠方向过来母女二人。

这母女二人只一到了栈房前面，二人拉开头巾，掸去一身灰沙，两个人全长的俏模样。

年长的刚走上木板台阶，便听得身后的年轻的赞道：

“妈，你看这匹马长的真好看！”

猛回头，年老的点点道：

“宝马！”

年轻的道：

“比我们骑的马漂亮多了！”

掌柜的忙笑道：

“马是这位壮士的，他正欲割爱呢！”那年长的女人“哦”了一声望了下一旁姓胡的。

姓胡的立刻点点头。

也只是稍作思忖，那年长的女人一挥手，道：

“进去谈。”

姓胡的立刻跟着母女二人走进店中。

掌柜的也坐在一旁替姓胡的煽火，把他的马说成了天下只此一匹的宝马中的宝马。

不料谈到价钱，姓胡的开价两百两，但要换回对方一匹马。

姓胡的黯然神伤的道：

“价钱我开得低，但却有个请求！”

母女二人喜孜孜的坐望着姓胡的道：

“你请直说。”

姓胡的道：

“善待它！”说完双目已见泪光……

母女二人对望一眼，年老的一笑，道：

“花二百两银子买匹宝马自然是要好生爱护，这些你只管放心吧！”

交易便这样的成交了。

母女二人尚送了掌柜二十两银子算是谢中间人了。

当日两下里便分手，母女二人往南赶，姓胡的去了西北方，似乎是追早先走的四个人去了。

客栈内，劳爱似是要虚脱般的闭起眼睛……

掌柜的缓缓又道：

“那天的情形是这样子，我记得可真清楚，如今全都向二位说了！”

方敬玉道：

“贺二娘没有说谎，只是这姓胡的又是何人？”

他未问掌柜的，但掌柜的却摇摇头，道：

“没见过，至今未见过！”

劳爱双目直视，道：

“那另外二人又是谁？”

方敬玉道：

“爱妹，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劳爱一叹，道：

“方兄，我真的要崩溃了！”

方敬玉忙安慰的道：

“爱妹，千万沉得住气，我们还是赶回去再商议吧！”

劳爱又一叹，道：

“好不容易抓到这个线索，一夕之间又断了！”

这时方敬玉付了帐，命小二把马牵出来。

劳爱也对掌柜的称谢，这才同方敬玉走到门外面。

不料二人刚上得坐骑，栈门内突然一人叫道：

“嗨！你们看那匹马不是……”

那人说了一半自己用手捂住嘴巴，但马上的劳爱可听的真切，只见她挣身离鞍，腾身而起，一个空翻便落在栈门内。冷冷的，她直往三人喝酒的桌前走去……

三人一见这女子会飞，不由锺身站起米。

方敬玉已自门外缓步走来。

劳爱在三人面前一站，冷冷道：

“刚才是哪位仁兄在说话？”

三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人开口！

劳爱沉声道：

“刚才是谁在说话？”

其中一个年长的道：

“我们没人说话呀？”

“哈”的一声，劳爱长剑拔在手上，道：

“刚才是谁在说话？”

年长的刚一摇头，突然寒芒似电闪星坠般一阵“咻”声不绝中，便见这位仁兄的须发落了一大片，不少全落在杯盘中，就是未伤及他的皮肉！

本来三人根本未把劳爱二人放在眼里，但劳爱刚才回扑的那招“寒鸭投林”三个人心里明白谁也不是她对手，是以这时候忍气吞声不作反抗！

这时另一个干笑，道：

“我们只说那匹马好看，其实也没说什么呀！”

这人话才完，劳爱一声冷笑，“咻”的一声，那人的唇上胡了连着皮肉一片落在地上。

一声“哎呀”，那人捂嘴骂道：

“哪里来的泼辣货，老子们让你可不是怕你！”

年老的早骂道：

“婊子养的，外边去较量！”

劳爱一哼，道：

“也好，总得杀的你们心服口服！”

掌柜的上来劝，方敬玉一拦，道：

“掌柜的，我们就是你说的六盘山强人，这回你该知道了吧！”

掌柜的吃一惊，连那三个吃酒汉子也心中暗自吃惊！

现在——

场子上可宽敞，四边地上卧的骆驼牛马，那几个坐在门旁闲扯的汉子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三把弯刀已拔在手中，其中两人已拉开架式，那个嘴上流血的汉子正用一条布巾往嘴巴一扎。

方敬玉却一手拎着青钢剑站在木板台阶上观望。

劳爱面对三人，道：

“三位，你们一定知道这匹马的原主人是谁，只要说出来，三位不但活命，我这里还每人封给一百两银子，也算是对三位的补偿！”

不料三人彼此对望一眼，半晌，那个年长的却轻摇摇头而不开口。

于是，劳爱又道：

“各位可得想明白，生死只是一念之间！”

她一顿又道：

“当然，我绝对自信有办法叫你们说出来的！”

另一个抗声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怎的如此霸道！”

劳爱面色一寒，道：

“六盘山青龙会各位可曾听过？”

这人一听是六盘山青龙会的，不由全都一惊，那年长的忙对劳爱道：

“你等等，我三人有得商量！”

劳爱点头道：

“你们应该商量！”

劳爱心情兴奋的望向方敬玉，因为从三人的表现上看，显然说明他们知道这“一条鞭”的老主人，那么，二人的这趟黑井镇之行不会白来了！

就在几匹骆驼坐卧地方，三个人指手划脚的争辩起来，只是声音不大，劳爱没有听清楚。

三人似乎是争论着什么，但旋即那老者沉声骂道：

“没骨气的东西！怕死呀！”

劳爱心情一紧，知道老者在作梗了！果然！三个人一齐的点头向劳爱走过来了……

劳爱迎前一步，道：

“想通了吧！”

那年纪大的弯刀一指，道：

“是想通了，还是那句话，我们不知道。”

劳爱冷笑一声，道：

“三位，有什么能比这生命更重要的？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生命立刻失去一切，怎么的，连这点道理也想不通？”

年纪大的突然一声哈哈，道：

“姑娘，我们十分同意你的说法，一个失去生命的人当然他也随着生命的失去而失去一切，但你可知道，一旦这个人担负着一种比自己生命更沉重的事情，试问这个人舍死之外尚有何法子可想的？”

劳爱一怔，道：

“三位抱必死之心，而我却一定要知道那最初的主子，为了达到目的，我不会那么轻易的要了你们的命，逼供的方法那可是太多了！”

突听另一年轻的道：

“不论你施出何种阴损毒辣手段，我们全接下了！”

劳爱道：

“三位不再多考虑？”

不料三个齐声道：

“不！”

话已说绝，心迹已明，劳爱一咬牙，怒道：

“是你们找死的，怨不得他人了！”

年长的就在这时弯月刀暴劈横扫，边狂叫道：

“我们和她拼了！”

劳爱轻身横掠如电，长剑一撩，三把弯月刀三声“当”汇成一声中，她已横身一丈外！

两个年轻的厉吼一声自两边向她包抄杀去！

不料劳爱长剑一圈，反手便是三十二剑，只见冷芒纵横交织成网，逼得两个年轻的退避不迭！

年长的突然面色一变，弯月刀一挺之间竟一个劲的往上冲刺！

劳爱这时逼退两个年轻的，见年长的扑过来，早已恨透这个刚才所表现的不合作态度，如今见这人弯月刀距身前已不过半尺，她不但不闪不退，反倒以一招“鲤跃龙门”险招，长剑上挑下翻快不可言喻的一剑带过那人的头颈，弯月刀却自劳爱肩上越过。

悲厉的一声嚎叫，那年长的抛刀双手乱舞中，只见血光立涌外洒，“咯”的一声旋倒于地！

劳爱并未多看，急旋身间，“追魂大八式”一招“夜战八方”，“当”的一声，另一汉子“嗖”的一声狂旋如陀螺般挟着一溜血芒撞于附近一头骆驼身上。

便在这时候，劳爱的长剑暴伸弹起剑花三朵，尽在那人面前疾闪不停……

劳爱沉声，道：

“朋友，你还不抛去手上家伙乞降，真想同他二人一般的遭到凌迟碎剐之刑？须知我不会轻易杀你的！”

那人弯月刀连连阻挡中，咬牙道：

“你不杀我当然是有目的，你想从我口中得知那马的主子是吧？”

劳爱长剑一收，道：

“朋友，现在只有你一人活着，即算你真的做出什么违背良心而对不起人的事，那也只有你我二人知道，况且我会连他二人的一百两银子齐送给你的，你说呢？”

弯月刀护住胸前，那人望望地上两个同伴，不由双目尽赤的叫道：

“哥子，你们死的英烈，我又岂忍偷生呀！”

劳爱一怔，道：

“朋友，一千两银子买你一句话，怎么样？”

不料那人猛的仰天狂笑，道：

“你休想！”

边又尖声大吼，道：“哥子，我来了！”话声中突然弯月刀横切，刹时血光崩现，几乎把自己的头切落地上！

劳爱一惊，怒喝声中一剑往那人弯月刀上拨去，但还是慢了一步！

方敬玉一看，急急走前探视，道：

“这三人也算是硬汉，值得令人佩服！”

劳爱满面迷惘的道：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如此？”

方敬玉一声浩叹，道：

“往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们便是这样吧！”

劳爱突然摇头，道：

“江湖中人不应有此想法，因为那样太过于消极了，非我辈江湖中人应有的，他们三人应该非分明，权衡利害之下应有主宰自己的决心，如此轻视自己生命只有令那恶徒暗中讪笑而已！”

方敬玉这时把店掌柜叫出来，付了十两银子叫掌柜把三人收尸埋葬！

掌柜的知道六盘山青龙会人不好惹，哪敢多言，连连点头答应下来！

劳爱似是真的疲倦了……

是的，远从几百里外找来，也只能证明贺三娘说的话是实情而已！

她失去了一次送上门来的绝佳机会了！

而机会来的太突然而令她未曾把握住，一旦失去，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遇上这种机会了！

现在——

劳爱真的是无精打采坐在马上了。

有几次方敬玉的话她都未听到，因为她陷于沉思中……

难道这一切全是造化弄人？

是的，当一切问题说不通的时候，人们不都是以这句话来自我解嘲？

而方敬玉却为了劳爱，他提议去龙舌沟找“鉴玉老祖”水连天去。

劳爱答应了。

二十六、龙舌沟历史重现

黑井镇距离槐山只有一天马程，但这条官道上行人少，中间还经过那断垣残壁的破落长城，给人一种巨龙已成枯骨一堆的凄凉之感！

劳爱与方敬玉二人骑的是千里名驹，就在当日二更不到，二人已到了槐山附近的龙舌沟。

那龙舌沟遍地石头，马匹难以骑人，方敬玉便把二人的马匹藏于附近荒林中。

劳爱这时突然嚤哼一声含泪投入方敬玉臂弯，低声道：

“方兄，我真的无计可施了！”

方敬玉紧紧搂着劳爱，引颈勾着劳爱一头秀发，轻声细语的安慰，道：

“爱妹，有的办法的，天下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你一定要放轻松，记住还有我呢！”

劳爱双肩似在抽动，她仰面望着方敬玉，道：

“唯一的一条线索也断了，那个伍大海又伤得不知已死掉没有，看来我是白忙了一阵子了！”

方敬玉目光下见劳爱眼泪婆娑，低头以自己的面颊去蹭拭劳爱的泪水，道：

“爱妹，你没有白忙，至少有了部分征兆，我们只要不迷失方向，早晚总会揪出那七个凶手的！”

劳爱双手已环抱住方敬玉的蜂腰，头更有力的埋在方敬玉那坟起的胸膛，女性的娇柔一面，便宛似黄河之溃堤般在这月光妩媚之下显露出来——

方敬玉回馈的自然是加倍的关爱，他的鼻息突的浓重起来，双目微闭中已移舌挑在劳爱的面颊、项间、秀发、唔！唇上……

一瞬间，两人方体会出生命的可爱与可贵！

刹那间，两人不约而同的发现应该把握住这美好的一刻，那是自然的，也是两人共同携手创造出来的美好一刻——

是的，二人皆是有生以来初尝爱抚滋味，却又是在这种无奈情况下……

几乎是溶为一体了！

劳爱那紧搂的双手在松开了！

“方兄，我们去找水老人家吧，也许他会给我们出个好主意也说不定！”

方敬玉点点头，伸出衣袖拭着劳爱的面，道：

“是的，水爷爷也许真是会为我们出个好主意的。”

月光下只见二人互挽互搂，双双往龙舌沟中走去。

就在将接近龙舌沟一半距离，劳爱指着左前方的山崖，轻声对方敬玉道：

“方兄你看，水爷爷那间小屋内有灯光呢！”

方敬玉点头，道：

“是的，水爷爷大半生耗费在这龙舌沟，这时候他当然也会在。”

缓缓走上山崖小道，

劳爱与方敬玉二人尚未走近小屋，便见草屋内突然灯光熄灭，紧接着一声苍老的声音传出来：

“谁呀？”

方敬玉听得是水爷爷的声音，立刻回答道：

“水爷爷，我们来看你了！”

“哟”的一声，室内又燃上灯亮，水连天呵呵笑道：

“原来是你们来了，敢情是请我老头儿喝你二人的喜酒吧！”语声中，门口已见水连天走出来。

方敬玉与劳爱二人忙上前施礼。

劳爱道：

“来得十分鲁莽仓促，未曾给水爷爷带来什么礼物，真是失礼呀！”

水连天把二人引入屋中坐定，方敬玉劳爱二人见桌上放了碗大一个石头，正感惊异呢，早听得水连天哈哈大笑道：

“天底下除了玉以外，什么我也不喜爱，而天底下玉之最也在我这儿，试问你们能送来什么样的礼物来？”

他一顿又道：

“你们能来看看我这孤老头子，已经令我心头暖暖的了！”

方敬玉笑道：

“只怕以后来的次数一多，反倒多惹水爷爷不快呢！”

水连天沉声道：

“别人来，我老人家是不欢迎，可是你二人就不同了，因为我是你二人的月下老人呀，哈……”

这时劳爱指着桌上的大石头，道：

“水爷爷，你怎的搬个石头放在桌子上？”

水连天伸手拍着那石头，道：

“也叫你二人见识见识，这可不是普通石头啊！”

方敬玉也走上来细看，边问道：

“有何区别？”

水连天得意的道：

“你们知道这龙舌沟每三个月会发一次洪水，那洪水来的急又快，多一半是在半夜子时。”

他沉思了一下又道：“就在你们那天走后第三天夜里，龙舌沟又发了一次洪水，只是二天中午便消失了，当然这是我找玉的最好时机，槐山地方的人也总是在这时候来到龙舌沟找玉石。”说着他抚摸着桌上的石头笑起来……

是得意的呵呵笑……

方敬玉点头，道：

“我在未跟了了大师以前，也曾到龙舌沟拾过玉，只是不懂窍门，只拾了一些花花绿绿石头而已！”

水连天道：

“你是槐山人，应该拜在老夫门下的，却跟了个老和尚到处吃风喝沫受那风刮日晒之苦。”

方敬玉神至心灵的笑道：

“虽未拜在水爷爷门下，但方敬玉却诚心孝敬你老人家一辈子，不也是一样嘛！”

抚髯哈哈一笑，水连天道：

“有良心，好，老夫还未看走眼！”

劳爱笑道：

“水爷爷尚未说出这石头……”

水连天得意的道：

“有天夜晚，就在龙舌沟高处望下去，那晚月色特别亮，就在龙舌沟中央一团大石堆中，时而有极光一现，我就知道有玉精要出现了，于是展开轻功，双目直视不移的飞跃在那堆石头旁，于是我发现那极光出自这块石头上，立刻抱起石头便回到屋子来……”说着，他突然轻叹一声，又道：

“这几天我是既喜又愁，不知如何对此石头下手！”

方敬玉一听，笑道：

“难道玉会包在这石头内？”

水连天道：

“这本是平常之事！”

劳爱着：

“劈开石头便会知道了！”

方敬玉也点头道：

“水爷爷，可要小子代劳的？”

水连天一听，忙一把搂住桌上石头，道：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

劳爱笑道：

“可是怕伤及石中玉？”

水连天道：

“宁愿掉下身上一块肉，也不能有损一块完整的玉！”

方敬玉道：

“水爷爷，我有办法，可将里面的玉弄出来，而且也完整无缺的弄出来！”

水连天大喜，道：

“可好，你真有方法？”

方敬玉道：

“有。”

劳爱道：

“只人一多便会想出办法来的！”

水连天道：

“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说说看，你小子有什么好方法不损及石中玉！”

方敬玉道：

“水爷爷放心，小子一定能令水爷爷满意的，只是我们二人这次来……”

“可是为了你二人结婚事？”

劳爱一叹，道：

“只怕要让水爷爷失望了！”

水连天一怔，道：“什么意思？”

劳爱道：

“水爷爷可曾记得上次我们说的那匹马吗？”

水连天点头，道：

“记得呀！”

劳爱道：

“我们找到了那匹马，而且也找到了……”

于是，她便把前后经过细说了一遍……

水连天闻听之下，不由得沉思起来……

方敬玉道：

“我们真的山穷水尽了，水爷爷……”

水连天缓缓站起身来，他站在门口望向龙舌沟，半晌他似是做了个最大的决定。

猛的旋回身，他字字铿锵的道：

“老夫一生，心中只有玉，但自从遇到你二人以后，觉得投缘至极，这才视你二人为玉，嗯！世上之人能与玉可比拟的真是凤毛麟角！”

缓步走近床边坐下来，水连天又道：

“我为你二人设下一计，应该可以把那七个恶人引诱出来的……”

劳爱一喜，忙问道：

“水爷爷是何妙计？”

水连天道：

“此时尚不宜说，只是你二人且记，对人不可提又来过龙舌沟之事！”

劳爱与方敬玉二人大喜，想不到这趟龙舌沟之行竟会有如此收获！

哈哈一笑，水连天又变得十分轻松的道：

“小子，你也该说出你的取玉方法了！”

方敬玉一听，双手抱起桌上的石头，起身便跑出屋外面，水连天后面叫道：

“小子，你干什么？”

劳爱也弄不懂方敬玉要干什么，只得也跟着二人跑出屋子外面来。

方敬玉一跃落下沟底，他选了个大扁石头边，那地方正有一般清水流过。

方敬玉抱住石头坐下来，立刻在那大石上磨起来……

水连天与劳爱二人见方敬玉抱起足有五十斤重的石头施力的磨，不由得相对一笑。

水连天道：

“真是老糊涂了，怎的我就是没想出来呢！”

天下本来有许多极端平常之事，等到别人做成功，其他的人便会以为十分简单不过，但却不知道往往没人起步而失去多少机会。

现在，方敬玉奋起精神用力的磨，沙沙之声传出一里外，光景还真的令水连天大为感动！

方敬玉已是满身大汗，一旁的劳爱不停的以巾代为拭汗，看的水连天直点头！

东方已现曙光，一道彩霞自山顶洒落下来……

不料就在这时，另一道彩霞自方敬玉的手上喷洒向上，那种彩光，与天上的霞光一经接触，刹时三人面上出现各种彩色来！

是的，方敬玉手上的大若面盆的石头终于被磨出一片光华出来。

这时候水连天忙一把抢过来，道：

“好了，好了，可不能再往下磨了！”

劳爱与方敬玉望去，只见水连天抱着那石头，把张老脸全贴在石头上，那光景令二人对望而笑，心照不宣，因为太像昨夜他二人在龙舌沟口的模样了。

水连天这时对二人道：

“我不留你们了，回去等消息吧！”

劳爱点头，道：

“水爷爷既有计谋，我们应有何准备？”

水连天道：

“准备厮杀呀！”

是的，为报父仇，总是得准备一场拼杀的，否则除非不报仇！

当即，方敬玉与劳爱二人辞别了水连天，双双在龙舌沟口找到坐骑，赶回六盘山青龙会去了。

劳爱赶回六盘山的青龙会，人尚未进入总堂，便急不可待的问石冲：

“伍大海的人怎么样了？”

石冲忙应道：

“还是那般的死去活来！”

劳爱道：

“钱大夫呢？”

石冲道：

“钱大夫什么样的绝活儿全用上了，如今还未回平凉去，他也是心焦如焚呢！”

劳爱并未回正厅上，更未转入后楼，她与方敬玉二人一径的到了伍大海那小屋里，正看到钱大夫在一只碗中磨药……

钱大夫见劳当家的进来，忙迎上前，道：

“当家的，八成我已失了信心！”

劳爱轻拍钱大夫肩头，道：

“你尽力而为吧，我不会亏待你的，不论结果如何。”

钱大夫点头，道：

“替当家的办事我荣幸，但若救不活这人，又拿什么向你当家的交待？”

“只要尽力便成了！”说着，走近榻前，只见伍大海的头上缠着个大包裹，一般草药味道往外溢，看去宛似个麻蜂大蜂窝！

劳爱见伍大海双目直视，低头叫道：

“伍大海！你可听得见？”

方敬玉也叫道：

“伍大海……”

双目仍然直视，伍大海除了一口气似拉风箱般的“呼噜”外，就是一动也不动。

劳爱一叹，道：

“伍大海，这模样真生不如死唷！”

方敬玉道：

“也许他心中有着必须说出来的话而未吐出来，所以不肯咽下那最后一口气了！”

钱大夫道：

“每个人皆有一股潜在的力量，也是一种本能，是天赋的，只有在危难时候爆发出来，如今这位兄弟可能就是这样吧！”

劳爱见伍大海仍无反应，只得与方敬玉走向正厅。

这时祈老八等人也闻得当家的回来，忙到正厅上等候，那“银箭”展飞也迎上前来。

劳爱对这次风家寨一役，全是展飞所安排的，当众大加表扬一番。

坐在长桌前，劳爱这才把黑井镇发生的事对大家详加细说一遍……

余唐等人大叫可惜不已！

又闻得水老在策划帮忙，不由得把希望寄托在水连天的身上。

这时劳爱对展飞道：

“展堂主暂时不用回长安，且看水老的安排再决定了。”

展飞一听，道：

“长安第一分堂最近也没什么大事，暂在总堂侍候当家的也好！”

那石冲又向劳爱报告了这次袭击风家寨的死伤情形，死亡三十七，伤了一百零二名，掠回的粮食，过这个冬天已无问题。

劳爱点头，道：

“全寨上下，每人加发十两纹银，且叫灶上人员多加酿造美酒，准备过冬。”

是的，西北风在怒吼了！

北国的冬天已开始降临了！

而青龙会上下却仍不忘加强训练。

时光便在这种单调的日子里悄悄溜去……

直到！

嗯！贝老九穿着羊皮袄子赶来青龙会！

贝老九相当兴奋，因为石冲见到他的时候，贝老九已笑得满面皱纹……

石冲见到贝老九，心中暗骂但表面还得应付：

“贝老九，你可来了，又有什么好消息了？”

贝老九捋髯哈哈道：

“石总管，先见到劳当家的再说！”

石冲把贝老九领到青龙公正厅上，只见劳爱正自伍大海的小房子走出来。

贝老九当然不知道伍大海仍未死，他见劳爱走来，当即迎上前去，笑道：

“劳当家的，贝老九来给劳当家的请安来了！”

劳爱见是贝老九，一指正厅，道：

“厅上说话去。”

这时余唐与韩彪也在，见贝老九来，那余唐粗声道：

“贝老九，什么事又劳你亲自送消息来！”

贝老九冲着厅上各人一抱拳已道：

“各位爷们，可曾记得槐山的玉王玉后了吧！”

劳爱一怔，急问道：

“你有玉王玉后的消息？”

贝老九道：

“不但有，而且是十分可靠的消息！”

劳爱忙问：

“你说！”

贝老九道：

“我本来不想来的，因为想起当年我把槐山出了玉王玉后的事送给老当家的，哪会想到竟半路出了那七名可恶的杀手把老当家围杀在龙舌沟，这以后玉王玉后失踪了，不料，嗯……”

劳爱道：

“说下去！”

贝老九道：

“那玉王玉后又出现了，而且槐山的人又要大事庆祝呢，不过这次他们的防护可加强多了！”

劳爱道：

“这事你怎么知道？”

贝老九道：

“当家的你多包涵，这是贝老九职业的秘密呀！”

立刻，劳爱知道这必是龙舌沟水连天的安排。

心念间，她淡淡的道：

“玉王玉后，哼！”

贝老九当即道：

“难道劳当家不继续完成老当家的遗志，把那玉王玉后弄上这青龙会来？”

劳爱道：

“我当然要见这玉王玉后的真面貌，贝老九，你可知槐山人准备何时游街，何时谢天？”

贝老九道：

“下月初五是个黄道吉日，槐山人决定在正午时候谢天神，至于游街，到现在尚未决定呢！”

劳爱道：

“石总管，给贝老九封一百两银子，等到我取得玉王玉后回来，另有重赏！”

贝老九大喜，道：

“劳当家前去，必定万无一失了！”

石冲送出贝老九到吊桥边，他沉声道：

“贝老九，伍大海真不是你杀的？”

贝老九似是一愣，道：

“石总管，你看我贝老九会杀人？”

石冲冷笑道：

“我看不出来！”

贝老九猛的一拍巴掌大叫冤枉，道：

“伍大海呀！你这小王八蛋，是谁把你做了，却叫我贝老九背黑锅，真冤！”

石冲道：

“叫冤的应是伍大海，可惜伍偷儿不能开口说出是哪个该死的对他下毒手！”

贝老九突然一拍胸脯，道：

“石总管，为了洗清我的冤枉，你在明处查，我在暗地访，不定哪天我会找出那杀伍大海的凶手！”

石冲一横手，道：

“贝老九，你好走！”

望着贝老九过吊桥向前山而去，石冲还真的在吊桥这边愣了半天——

难道伍大海不是贝老九所杀？

如果不是贝老九，难道是天宝赌坊的人？

石冲在发愣，走向前山的贝老九却暗中在冷笑，反正伍大海一死，死无对证，青龙会再横又不能把贝大爷怎么样，哼！等着瞧吧！

槐山镇上可真热闹，大戏三天已经唱了两天，野台戏的锣鼓声五里外便已听见。

官道上，只见一骑奔驰如飞，那青色绣龙的披风宛似一朵青云般随着那赤红大马疾速的移动着，壮丽而又潇洒，惹眼极了。

附近的山头上，荒林密青，松叶成层，就在山风的吹袭下，隐隐有人影晃动！嗯，七个人！

七个背着各形怪刀大汉！

望着远处官道上那匹飞马，七个人全耸肩的笑了……

其中一人嘿嘿笑了一阵子，道：

“如今这是大白天，妈的，大前年你爹是在夜间，宝玉就不知他暗中塞在什么地方，害得我白忙一阵子，现在可是大白天，我看你还会藏在哪儿！”

七个人的脖子上全套着一块红巾，显然那是在动手时候用以掩住本来面目的。

这时候其中一人道：

“庄主，如果姓劳的掠不走那对宝玉，你看我们是否亲自下手，庄主？”

是的，他就是尚武山庄主宇文山。

那问话的正是虎山五煞中老大胡烈。

那胡烈在两年多前曾在黑井镇上因为自己的马惹眼，当时宇文山便要他把马杀了免惹是非。

塞北虎山五煞一向不到内地，关内道上知道他五人的并不多，但在塞外的那可是响叮当的黑道煞星，他们的手下弟兄更是对五人敬畏异常。

五煞老大胡烈与老五完颜豹曾被宇文山救过命，是以五煞与尚武山庄互有来往，十年前宇文山出资在塞北设下分堂，以贩卖皮货牲口为主，就是由五煞米主持。

这时密林中的宇文山冷笑道：

“我太了解劳家父女二人了，她会得手的，因为槐山地方尚无人能拦得住她！”

宇文山后面的斗鸡眼雷公嘴汉子，道：

“宇文大哥的设想我蓝风最为佩服不过，如今姓劳的又是个女子，只要她下手去掠夺，消息便马上会传遍江湖，那时候自会引起道上哥们的争夺，青龙会便永无宁日了，哈……”

宇文山却得意的道：

“当然，谁也不会想到宝玉已落在尚武山庄，哈……”

远处，只见那匹快马在槐山镇外的一处山边停下来，马上人，不错，正是劳爱。

只见她下得马来，先是四下稍做打量，然后解下披风，手拎长剑，大步直往槐山镇上走去。

野台戏就在槐山那座土地庙前两人正唱得热闹呢……

戏台前面人山人海，光景是槐山地方的人全赶来了。

戏台对面搭建了一座三丈五的小台子，土地老爷的神位就摆在上面，只是供在土地老爷面前的不是什么供品，而是两粒鹅蛋般大的通体喷洒着彩芒的宝玉，红缎铺底的檀香木盒子敞开着，就等午时一到，立刻便要抬着游街谢天了！

劳爱到了戏台前望了阵，这才又挤到小台子前面来。

只见围在小台子四周的有两道守卫大汉，内层十人外层十二人，这些大汉手中长茅砍刀全有，想看宝玉的人那得限在五丈外。

劳爱抬头望望天色，日头正往中间移——

突然间，从戏台放起一串鞭炮……

炮声震天，人群激奋，光景是准备抬着土地老爷与宝玉游街了。

劳爱见这是下手好机会，她毫不迟疑的腾身而起，半空中拧腰挺胸，一招“乳燕穿云”，早自那三丈余高的小台子上一掠而过——

直到她空中连翻不断中，一对宝玉已塞在怀中，守在四周的汉子才大叫一声：

“强盗！”一齐向劳爱追杀过去。

这时鞭炮声正浓，谁也未看清楚宝玉已被人抢去，只有小台子附近有人高声叫道：

“是个女人呀！”

劳爱抢得玉王玉后，她反方向出了槐山镇直奔龙舌沟而去，追她的大汉待等到追出镇外，早已失去了劳爱踪影。

劳爱一路奔向龙舌沟，而且是毫不迟疑的往前急奔，宝玉在她的怀中跳动，而令她忆及自己的老父！

是的，爹就是为了这么一对宝玉而丧命龙舌沟！

现在——

现在宝玉又在自己的怀中，但这对宝玉又是怎的出世的呢？是水老爷爷又使其出世的？

劳爱心中当然明白这次宝玉的重现是水老爷子的巧妙安排了，但水老爷子又如何得到这对宝玉的？

远处已是龙舌沟口了，一大片的浑圆石头已隐隐可见，就龙舌沟口处那似飘带般的澄清流水，便在这沟口处汇在一起而成了小溪。

劳爱暗中四下观望，却未见有什么人追来，心中不由暗想，如果那追杀老父的人不出现，水老爷就算是白白安排这一次行动了！

已经进了龙舌沟了。

劳爱怀疑的回头望去

于是，她笑了！

笑是发自内心的……

笑也是隐藏于内心！

因为她如果这时候笑出来，难保不被后面追赶她的七个红巾蒙面大汉所识破。

劳爱清叱一声，立即展开身法，如飞般的往谷中奔去，去势之疾，宛如脱缰之马，刹时间已进入龙舌沟约一里深，回头看去，七个人成扇形的向她围扑过来！

就在龙舌沟中约两里深的地方，劳爱远远望去，水老爷子的那座小草屋已在望，而附近的山崖边上怪石嶙峋，荒草晃动，细水潺潺中倍感凄凉意！

猛的站定身形，劳爱握剑回身，冷冷的注视着向她围来的七个红巾蒙面人。

踏石碎步声不断，衣袖震抖声连连，七个蒙面大汉好快的身法，半圆形的把劳爱围在山崖边。

只听其中一人伸手，道：

“拿来！”

声音是低沉的，也是具有威严的！

劳爱冷笑一声，道：

“我爹身中三十八刀，大概就是各位所赐吧？”

那人嘿嘿一阵笑，道：

“你可真是有心人了，连你那凶残老爹中了几刀都数得一清二楚的！”

劳爱道：

“这么说来，你们已承认了？”

那人厉吼一声，道：

“承不承认已不重要，要紧的是你将重蹈你爹的复辙而断魂龙舌沟中了！”

突听得另一蒙面人道：

“妈的，可真是凑巧极了，她老子便是死在这地方的。”

说着指了指劳爱身后的大石头。

劳爱手按胸袋，道：

“各位要我怀中宝玉不难，但却有几件事情我十分不明白，总得先弄清楚才能把这宝玉送上吧？”

那人双眉一扬，道：

“说！”

劳爱道：

“以各位的武功，为何不亲自动手，干嘛非得假手他人，然后再从别人手中夺回？”

那人哈哈仰天大笑道：

“丫头，你可曾听过借腹生子这档子事没有？”

劳爱冷哼一声：

“无耻！”

淡然一笑，那人道：

“老夫欲拥有天下至宝玉王玉后，但却要太太平平的拥有，如果江湖道上皆知玉王玉后在老夫手中，试问我还过不过安宁日子了？”

劳爱一愣，心想，这人真奸！

早听那蒙面人又道：

“我得宝石，你背黑锅，这本是江湖上惯有的事，你怎的这一点也想不

通，当真是可笑复又可怜！”

劳爱冷笑道：

“你是怎的知道这宝石重现槐山的？”

哈哈一笑，那人道：

“自从两年多前你老爹情急之下把一对宝玉胡乱掩藏而失去踪影以后，我便无时无刻不派专人在这槐山打探，皇天不负苦心人，总算又叫老夫探出来了！”

十分平静的，劳爱又道：

“请问你们中间何人曾骑一匹名叫‘一条鞭’的神驹？”

突的哈哈一笑，最近的那蒙面大汉沉声道：

“那是胡大爷的坐骑，如今对你这快死的人明讲自无什么不可的！”

突的，劳爱戴指正面的蒙面大汉，冷笑道：

“既然我是快死之人，当然对各位已无什么威胁可言，宇文山，你还蒙着脸装的什么孬种！”

七个蒙面大汉全都吃一惊，彼此对望一眼！

宇文山“沙”的一声扯下自己面巾仰天哈哈大笑，道：

“劳丫头，你果然是个鬼机灵，竟然看出几乎是你公公的宇文大爷来了！”

劳爱冷笑一声，道：

“宇文山，除了你的口音外，更加上你背的那把鱼鳞紫金刀，那把我曾见过不止一次的宝刀，你们一围上来，我便看出来了！”

宇文山嘿嘿一阵冷笑，道：

“即使你未看出来，我也会在你断气之前要你明白我是准的，因为你的拒绝入我宇文家门，令我在江湖上失去不少颜面，臭丫头你可知道我多么想早一日杀了你！”

劳爱一咬牙，道：

“为什么？宇文山啊！你不是同我爹叩头换贴的称兄道弟吗？你却暗中杀死我爹，情何在？义何在？”

“哈……”宇文山道：

“江湖上何来的真情，哪里有真义？利之所在无所不用其极，你已统领青龙会两年余，这点江湖真理也不懂，岂非可笑又该死！”

劳爱想不到宇文山会说出一遍“一巴掌遮天”的歪道理出来，不由满面气得灰青的指着宇文山一旁的另外六人，沉声问：

“那么这几位也是你宇文山在‘利’字当头之下加以阴谋的利用了？”

宇文山又是嘿嘿鼻笑，道：

“说句你应相信的话，他们全是我的属下，也可以说是一家人，他们其中一人必欲挖出你的心肝方甘心，劳丫头，你可想知道他是谁？”

宇文山的话刚说完，只见一人伸手扯下面上红巾，瞋欲裂的怒视着劳爱，道：

“妈的，你可识得蓝大爷？”

不错，这人正是“天宝赌坊”的灰面太岁蓝风。

只见他正把一双斗鸡眼睁得恁大，雷公嘴抖动中引起他那一把胡子不停的翘动着——

劳爱一声冷笑，道：

“ 嗯！我知道你为儿子的事曾发下重誓，定要找到杀子的仇人吧？你也曾出重金一千两呢！现在你总算找到杀你儿子的人了。 ”

蓝风狂怒的道：

“ 妈的，你为什么对我蓝风独子下毒手？你说！ ”

劳爱道：

“ 天宝赌坊别人赢了银子，你儿子领着杀手把人堵在伍家祠堂杀人还要夺银子，这件事我相当厌恶，而你那个宝贝儿子又恁般嚣张，结果便是你所知道的，也就不需要我再多说了！ ”

蓝风一听破口大骂，道：

“ 娘的老皮，你这是横插一腿挡人的买卖，道上哪有你这种施横的做法，今日必要你血溅五步，横尸在你老爹死过的这块大石上，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 ”

淡然一笑，劳爱道：

“ 你应该为你儿子报仇，江湖上全知道我劳爱说过的话，青龙会永远不惧他人报仇，因为报仇是别人的权利，谁也无法阻止不让人去报仇。 ”

宇文山见劳爱如此沉着，心中已在犯疑的四下看了一眼，反手缓缓拔出刀来，道：

“ 劳爱，你太机灵了，有时候聪明又会被聪明所误，而你不该认出我来的！ ”

劳爱道：

“ 宇文山，可否叫你另外五个你利用的仁兄扯去面巾，这时候他们还蒙着一副丑恶的面貌干什么？ ”

不等宇文山吩咐，虎山五煞已纷纷扯下面巾抛在地上，那胡烈骂道：

“ 可恶的东西，你为了追查‘一条鞭’的主人，竟然在黑井镇上栈房外杀了我的舅舅同两个兄弟，今日是你这恶女人偿命的时候了！ ”

劳爱这才明白，原来黑井镇上三人全是这人的心腹，他们自然是至死不肯说出“一条鞭”的主人来了！

劳爱一声冷哼，道：

“ 一个握刀杀人的人，他随时都在偿别人的命，当然索命的人必得付出相当的代价！ ”

她一顿，又对宇文山道：

“ 宇文山，当你看到那匹‘一条鞭’被风雷所骑，你心中是何感想？ ”

忽的又是仰天哈哈大笑，宇文山道：

“ 其心境之高兴与舒坦，绝非笔墨可以形容呀！哈…… ”

劳爱一皱眉，道：

“ 为何如此高兴？ ”

宇文山坦然不惧的道：

“ 我当然高兴，因为如果你万一从那匹马上去找杀父仇人，那么首当其冲的是风回子，与我何干？ ”

劳爱道：

“ 你愿见风家寨因那匹马而倒楣？ ”

宇文山道：

“ 不错，就如同你掠夺了大雁堡，踏毁长青门一样，皆是宇文大爷十分高兴的事情。 ”

劳爱道：

“理由何在？”

宇文山戟指劳爱骂道：

“臭丫头，你果然还嫩呀！连这一层道理还要问，说你可怜，应是一些不假了！”

二十七、渭河岸贝老九现形

劳爱咬牙道：

“我终于明白了，宇文山，你可真阴毒呀！”

宇文山道：

“你真的明白？”

劳爱道：

“在这西北道上，长青门、大雁堡、风家寨与黄衣社，表面上你们称兄道弟，实际上利益无时不在起冲突，如今他们被青龙会致命袭击之后，西北道上便只有你尚武山庄与青龙会的天下了，是吧！”

轻摇着头，宇文山道：

“不！打从现在起，在这西北道上也只有我尚武山庄敢于人前耀武扬威了，因为青龙会即将因你之死而烟消云散了，你以为呢！”

劳爱道：

“看来你像是定要取我的命了！”

宇文山鱼鳞紫金刀平托在胸前，冷冷道：

“衡量当前形势，你非死不可，念在你为我宇文山在利益上扫除几处障碍，更念在你曾同我儿长江订亲的份上，我不亲手杀你，你自刎了吧！”

劳爱无奈的道：

“我不能死！”

宇文山厉喝道：

“你非死不可！”

劳爱摸着怀中一对玉王玉后，道：

“我若死了，又有谁会把这玉王玉后归还主人呢？”

宇文山一愣，道：

“你说什么？”

劳爱冷笑道：

“你应该听懂我的话，因为这次槐山夺宝这件事，正是要引出当年在龙舌沟残杀我爹三十八刀的凶手来，果然你们一个不少的全赶来了！”

宇文山四下环视见无动静，突的嘿嘿冷笑道：

“劳爱，即使你引出我们，但你又如何抵挡我七人雷霆的一击？别的不言，塞外虎山五煞中任何一人也够你招架的，何况你也绝不是宇文大爷对手！”

劳爱嘴角不屑的一撇，道：

“是吗？”

话声中，“唿”的一声长剑已拔在手，人影在闪动……

一个，两个，唔！七个人影在闪动，但只有六人落下山崖来。

另一人未曾落下，却一屁股坐在崖边伸着两只大脚低头格格笑起来……

是个白髯老人家！

当然，他就是水连天。

坐在五丈高处，水连天伸出两手对下面的劳爱道：

“女娃儿，这场厮杀也免不了，你们怎么个杀法我老人家全不管，但得先把我的玉王玉后还我了！”

劳爱笑道：

“水爷爷，你可要接好了！”

话声中，劳爱已将那玉王玉后抛到崖上面。

宇文山惊异的想要去拦，却已晚了一步，两个状似鹅蛋通体光华毕现的玉王玉后，早被水连天接在手中塞入怀里了。

这时候从山崖上落下来的六人，反倒把宇文山包围在中间。

宇文山见来的竟全是青龙会几个凶残杀手，只有一人他不认识，那便是方敬玉。

不错，六个人正是石冲、韩彪、展飞、祈老八、余唐、方敬玉。

原来大元也要来的，但他得领着他的二十人守牢青龙会总堂，任务自然也十分重要。

宇文山一见这六人，立即知道自己上当，不由得沉声大骂，道：

“师弟他在弄的什么鬼！”

宇文山口中的师弟是谁，只怕这时候谁也不知道，即便是蓝风只怕也不知道宇文山口中的师弟是谁。

而宇文山指的当然是贝老九了。

劳爱一听，知道关键出在他师弟身上，正要挥出的剑又中途一停，道：

“宇文山，大概你已看出形势逆转而死在眼前，且说出你这位宝贝师弟何许人吧！”

宇文山冷哼一声，道：

“你很想知道吗？”

劳爱道：

“他坑陷你于绝境，难道你不恨他？”

宇文山道：

“我相信他必是无心之过。”

劳爱道：

“宁为他而死？”

宇文山怒骂道：

“娘的，你就算来了这么几个帮手，就准定吃定宇文大爷了吗？”

一旁的展飞早对劳爱道：

“当家的，老当家在此含恨，正是我们为他报仇之时，还同此獠何话好说的！”

余唐双斧一横一竖，沉声道：

“我的儿，余大爷已迫不及待了！”

劳爱突然一叹，道：

“我爹挨三十八刀，却仍然憋着一口气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不要我为他报仇！”

宇文山冷冷梟叫道：“劳壮有感于你一个女流，怕你也步上他的路，这才屏着一口气对你说出那句话！而你

劳爱尖声吼叱道：“你闭嘴！”她声色俱厉的又道：“你看错我爹了，他不是不知道死在何人之手，我相信他一定知道是你，是你宇文山，但他却顾及到你们彼此是磕头兄弟，你无情，我爹不能无义，所以他忍住不说出你的名字来，如果说我爹为我担心事，现在就可以证明了！”

长剑一领，直欺而上，青芒连闪中“追魂十八式”立即展开来——

鱼鳞紫金宝刀暴劈狂斩，宇文山冷傲的挥刀如电，刀隐刀现恍似掠影，“咻”声连续中，立刻与劳爱二人杀在一起！

劳爱绝不担心宇文山会有帮手，因为她早已把人员分配得恰到好处——方敬玉迎着蓝风，蓝风的一把旋风刀，一上来便撩起周身激流涌荡，风声回旋，人形暴映在方敬玉的左右，配合着他那把旋风刀，直如神出鬼没。

方敬玉青铜剑倏忽刺出间，“降魔剑法”已潇洒的把大片刃芒摒于身外丈远，刀剑相击，铮声不绝于耳，霍霍刃芒中，二人刹时已拆了五七招！

余唐迎着虎山五煞老大胡烈，胡烈是一把厚背弯刀长三尺半，舞动起来，宛似一条白练蛇在周身盘缠，不巧的是他遇上了余唐。

余唐是个硬里子角色，不施什么花拳绣腿，每出一招却俱有砍山劈岳威力，胡烈连接余唐七招，右臂已自觉着发麻，一咬牙立刻展开身法游斗——

余唐在石堆腾跃追砍，刹时把胡烈遇到龙舌沟中央一滩清水边——

这时余唐已杀得性起，两把板斧横劈竖砍，边口中厉烈的喝骂，道：

“我的儿，我看你还往哪里逃！”

只见骂声中余唐双斧并举，腾身而起三丈高，人在空中，两把板斧已交替不断的急砍而下，“咻咻”之声端的令人心寒！

胡烈的厚背刀一圈疾送，同一时间，余唐已狂吼着舞出千层刃芒如一片雪光狂劈而下！

“沙……铿！”之声便在刀斧之间传开来。

“嘿！”

“啊！”

两种声音来自余唐与胡烈二人之口。

看得清清楚楚，余唐的左手板斧未把胡烈的厚背刀拨偏，他却迫不及待的右手一板斧送上胡烈的头顶。

胡烈“啊”了半声，一颗脑袋迸裂成碎块的血浆溅得压在胡烈身上的余唐满身。

而余唐非是不能躲过，而是他中了那一刀可真不轻，从大腿直穿透，胡烈的那把弯刀，有一尺多已在他的大腿肉里去了！

暴翻身，余唐再次“嘿”然一声，咬着牙抛下板斧，施力拔出那把厚背弯刀来，有一股粘呼呼的热血自他的右大腿往外冒。

回手一刀把压在一边的胡烈衣衫割下一大块，余唐忙不迭的把大腿包扎住，再回头“呸”的一声吐在胡烈那碎了的脑袋上，余唐抛去胡烈的刀，双手拾起板斧又待站起身来，却痛得他龇牙咧嘴的就是未曾叫出来。

龙舌沟内全是石头，如是平地，余唐还会挥斧杀过去的，无奈右腿已不听使唤，急的他抡动双斧大骂不已——

另一面，方敬玉与蓝风二人杀的也十分惨烈——

蓝风一把旋风刀，每出手必挟着“咻”声不绝，只是蓝风的旋风三十六斩却也因这龙舌沟的乱石头而失去不少威力，因为在身法上，蓝风也必得顾及石堆上高低不平，万一在急旋身中一足踹空而失足不稳，那将是极端危险的。

现在——

方敬玉以一路“降魔剑法”，在蓝风的有所顾虑下，直把蓝风逼得绕着一块大石团团转。

蓝风便在这时听得胡烈的一声“啊！”

一咬牙，旋风刀奋起暴旋，便在刀的旋转中，蓝风的身形陡的平直回旋起来，那森森的刃芒仿佛东边初升的新月光辉，蓝汪汪尖啸着向方敬玉撞去！

无数朵剑花，遍洒在方敬玉的面前上方，寒芒猝映如电中，突的一片血雾在二人之间散开来——

方敬玉暴退一丈，右手连剑去抚摸左肩头，有一股热呼呼的血在流而令他一咬牙又待举剑杀去！

只是蓝风的身上更惨，有几块肉与血块也不知是他老兄身上哪个地方掉下来的，就在他闷嗥声中，落地滑向左面倒去！

也算蓝风倒楣，他老兄竟跌跌撞撞的扶着一身鲜血歪倒在一个人的怀里——

利斧暴斩，余唐一把揪住蓝风的头发，右手一斧“沙”的一声，蓝风的人头已被余唐砍下来！

原来他竟滑跌在余唐的怀里！

方敬玉忙跃近余唐，道：

“余兄伤得如何？”

余唐道：

“方老弟别管我了，你若伤的不重，就快去帮当家的搏杀宇文山去！”

方敬玉左肩一晃，点头道：

“不重！”仰头看去，只见劳爱披头散发与宇文山杀的正惨烈！

方敬玉大吼一声，道：

“爱妹，我来了！”

叫声中，他身体平飞，腾跃暴进，半空中青铜剑已发出“嗖嗖”之声直罩向宇文山那高大的身躯！

劳爱与宇文山二人一经交上手，各不稍让。

宇文山的一把鱼鳞紫金刀在他的手中施来，果然力猛式沉，加上他出招绝妙，一时间劳爱还真被他逼得攻少守多。

那宇文山一动上手，便全神贯注，紧闭嘴已，每出一招必使劳爱全力抵挡而不敢稍存大意，是以一阵拼杀中劳爱已是披散了头发！

现在——

方敬玉忍着肩头的伤痛杀过来，劳爱立刻压力大减。

这时劳爱道：

“方兄，‘降魔追魂’全力施为，绝不能放走此獠！”

宇文山并不知道什么“降魔追魂”，但他在方敬玉杀过来以后，立刻发觉这年轻人的剑招辛辣，不由怒道：

“好小子，你把蓝风怎么了？”

方敬玉冷笑道：

“早送他姥姥家去了，现在该轮到你这奸徒了！”

宇文山狂怒的骂道：

“我的儿，今日宇文大爷要大开杀戒了！”

劳爱不屑的叱道：

“宇文山，你专心保命吧！”

就在此时，方敬玉闪身暴进，“降魔剑法”立刻绵绵不绝的施展开来……

宇文山狂吼一声，鱼鳞紫金刀横劈暴斩不断中，他的左手从怀中暗暗摸出暗器来……

只是当宇文山尚未及施放暗器，而坐在十几丈高处的水连天已高声叫道：

“小子呀，你可得小心这老小子的暗器呀！”

这时劳爱正自侧面扑杀而上，闻言早叫道：

“方兄小心他左手！”

方敬玉正自一路舞出连绵招数，闻得劳爱话声，正看到宇文山扬左手，大怒之下，立刻抢攻而上，光景不欲给宇文山有出手的机会！

不料宇文山突的暴翻如电，半空中他暴甩左手，三点寒星直往方敬玉面门胸前品字形的激射而去！

方敬玉忙挥剑去挡，不料宇文山的三支暗器尚在途中，早所得三声脆响合为一声，“啪”一声全飞溅向四边！

拧身落地，宇文山一惊仰头骂道：

“老东西，你真可恶，原是你暗中设下的圈套，如今又出手管这档子闲事，击落宇文大爷的丧门毒钉！”

是的，宇文山的三颗丧门毒钉是被坐在崖上观战的水连天用石头击落的。

这时他老人家哈哈一笑，道：

“宇文山，你可知道他二人是谁？嗯！他们是我老人家的一对金童玉女，而且也将要拜花堂了，老夫岂容你再用那种歹毒暗器伤人的！”

劳爱这时对方敬玉一打招呼，二人立刻挥剑向宇文山杀去！

宇文山一见二人这一联手，剑招诡异，迥然不同中各带着无与伦比的杀招，忙挥刀相迎！

劳爱连施七十二剑几乎是合为一体的直把宇文山圈入她的剑刃中！

方敬玉更是痛恨宇文山对他施放暗器，立刻密切与劳爱配合全力杀去！

宇文山这才体会出这二人的剑法果非泛泛，一时间他只有招架之力了！

劳爱似是杀得性起，她突的闪身暴腾二丈，半空中她拧身下压中，双手握剑，厉烈的尖声大叫向宇文山击去！

宇文山正拨挡方敬玉的肯钢剑于中途，闻得头顶剑气“滋滋”响声，不及细看忙横身一让中抬头看去……

于是，宇文山真的寒心了……

因为劳爱那何异殒星当头罩来的一剑，令他几乎不知如何去闪去躲——

急切间，他暴喝一声，鱼鳞紫金刀中途舍弃方敬玉的拦挡而狂撩上劈，以图击偏劳爱那穿脑一剑……

劳爱的真正企图便是引来宇文山这竭力的迎击。

这时她身在半空，见宇文山果然挥刀迎击而来，长剑在将要碰上宇文山的鱼鳞紫金宝刀时候，斗然快不可言的右手疾抽又送，只听“嗖”的一声，宇文山的一刀暴劈落空，宇文山一窒，尚不及回旋身形，一旁的方敬玉便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狂劈而上——

于是，泉一般的鲜血自他的小腹向外冒……

劳爱却是一剑落空，见方敬玉得手，一个空翻便到了宇文山的面前。

宇文山宝刀怒指向地，口角鲜血外溢中沉声道：

“劳丫头，是宇文山小觑你了！你……你……”

劳爱冷冷道：

“谁是你师弟？”

宇文山突的嘿嘿笑道：

“劳爱，你很想知道，是吗？”

劳爱面色寒寒的道：

“说，谁是你师弟？”

宇文山一咬牙，道：

“劳爱，宇文大爷是不会说的，你应该知道的，当他知道老夫死在你手的时候，他必然会千方百计的为我报仇，嘿……，这就是江湖上的怨怨相报，你懂吗？”

方敬玉青钢刀突的点在宇文山胸上，怒道：

“快说，你师弟是谁？”

宇文山似是怒极了方敬玉，闻言“噗”的一口血痰吐上方敬玉，方敬玉一闪未躲过，胸上被吐了一大片，宇文山早骂道：

“你是什么东西，先是飞鼠崖，今又在这龙舌沟，王八蛋你究竟是何人？”

劳爱冷冷道：

“他是我丈夫，怎么样，比之你的儿子有出息吧？”

宇文山一震，骂道：

“真是一对狗男女……”

不料他话才出口，劳爱早沉声道：

“宇文山，你又是什么东西，集阴险毒辣于一身，欺世盗名的梟雄，你何不低头再看看这块大石头可是我爹被你七人惨害的那个？今日果真是你的报应到了！”

宇文山不自主的低头一看，方敬玉早怒道：

“杀了你这狗东西，我们再血洗尚武山庄去！”

宇文山一听狂叫道：

“劳爱，你绝不能动尚武山庄一草一木、你不能……”

劳爱冷笑道：

“不动尚武山庄可以，拿来！”

宇文山沉声道：

“拿什么？”

劳爱道：

“我爹的青龙钻！”

宇文山道：

“你爹是有颗青龙钻，但我却并未拿。”

劳爱冷笑道：

“青龙钻带在我爹的身上，他被运回青龙会的时候便不见了，不是你拿还有谁？”

宇文山怒吼连连道：

“你……你……”

宇文山话未说完，劳爱示意方敬玉下手。

方敬玉一咬牙，一剑刺入宇文山胸膛，便听宇文山“啊”了一声，刹时跌在那大石上！

劳爱没有向宇文山下手，因为在劳爱的心中，自己总是叫过宇文山多年的宇文伯伯，且又是他的未过门媳妇，直觉得若对宇文山下手便对不住爹的遗言。

劳爱也知道宇文山绝不会说出他师弟何人，因为眼前这种情况，他自认已无生望，又何用拖他师弟下水，也许真的有一天他师弟会为他报仇也未可知。

附近，虎山五煞白布衣与石冲二人似已拼尽了全力，只见两个人几乎连站也站不直的全身湿透，血与水已分不清的就在一个水洼处彼此苦撑着——

劳爱似是对这虎山五煞恨透了，她冷冷的对方敬玉道：

“方兄，你我分途助杀这虎山五煞去！”

方敬玉腾身而起，青钢剑狂挥暴斩如电，“咔嚓”一声，白布衣的一颗大头已带着鲜血喷洒中撞落在石冲的怀里去了。

石冲似是杀得晕头转向，他见人头入怀，破口骂了一句，道：

“去你妈的！”“咚”的一声摔在水里，他却引颈伸舌大喘气的冲着方敬玉傻笑起来……

那一面，劳爱扑了过去支援祈老人，因为祈老八在风家寨受的伤未全好呢，这时祈老八与虎山五煞中的卓大龙正贴着崖壁拼命呢——

劳爱扑过去的时候正看到展飞也往祈老八处跃，因为同展飞对杀的丁广白，已被展飞一箭穿心而死在石缝间。

劳爱对展飞指着韩彪道：

“你过去支援韩彪！”

展飞也不多说，扭身便扑向使三环刀的完颜豹，展飞一到，立刻叫道：

“老韩，我来助你收拾这狗东西！”

完颜豹与韩彪对杀，二人似是半斤八两，一阵砍杀中，只听刀声响未见血肉飞，这时突见展飞扑来，完颜豹厉声狂吼道：

“来吧，完颜大爷全接下了！”

展飞一声冷笑，乌钢棒一抡狂砸中，完颜豹的三环砍刀平扫如电，双方兵刃刚一接触，突听得韩彪喝骂道：

“你娘的死吧！”

“咔”！就是完颜豹的人头弹起丈高，而他平抡出的一刀却余力仍在的重重砍在展飞的钢棒上发出“当”的一声脆响，望之，宛如一个无头人挥刀似的！

劳爱逼近山崖下，她冷冷的道：

“朋友，你是仅仅唯一还活着的了！”

是的，现在也只有卓大龙尚活着，但他已是满身的伤痕，与祈老八差不多的模样！

卓大龙一咬牙未开口，劳爱已对祈老八道：

“退下，这人由我来收拾！”

猛吸一口气，祈老八道：

“当家的，祈老八尚能一战，看我活劈了这王八蛋！”

劳爱一挥手，道：

“退下！”

祈老八狠狠的找了块大石头坐下来！

劳爱面对卓大龙，道：

“今日我可以不杀你！”

卓大龙怒道：

“老子不承你的情！”

劳爱冷笑道：

“虎山五煞变成你一煞，自然你不会感激我放你一马了，但不论你是否感激，只要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便可以大摇大摆的回塞外虎山去！”

卓大龙沉声道：

“你想问什么？”

劳爱道：

“宇文山你们上次来此围杀我爹，尚有一个那是谁？”

卓大龙摇头，道：

“不知道。”

劳爱怒道：

“那么宇文山的师弟又是谁？”

不料卓大龙道：

“不知道。”

劳爱沉声道：

“那么你就死吧！”劳爱话刚出口，一道银芒突然劲射而穿入卓大龙的胸口，如是平时，卓大龙就必能闪避过，但如今他已是力气用尽，满身是伤，眼睁睁见这银箭穿入胸口，连叫的力气也没有的瞪着眼歪坐在山壁下了。

一场舍死忘主的拼搏，便在卓大龙的死去而告结束！

劳爱与展飞二人未伤之外，其余方敬玉等五人全挂了彩，石冲、余唐、祈老八三人最是惨，至少这三人各也流了半面盆的血，一边韩彪却大叫：“杀的过瘾！”

山崖上，水连天抚掌大笑，道：

“青龙会果然名不虚传，一个个全是好样的，哈……”

劳爱抱拳，道：

“青龙会的大门永远为水爷爷开着！”

水连天道：

“快去办你的正事吧，过些天我老人家就要去喝你们的喜酒了，哈……”笑声仍在，水连天已失去了影子！

方敬玉高声道：

“水爷爷，我会来请你的！”

劳爱看了宇文山的尸体以后，她仍然以剑挑开宇文山的衣衫，果然未找到青龙钻，面上立刻有些失望的样子。

这时展飞对劳爱道：

“当家的，我以为宇文山的师弟必然就是那夜也赶来这龙舌沟的人。”

劳爱点点头，道：

“有可能！”

石冲有气无力的道：

“当家的，我们快回去吧！”

劳爱一看自己手下大将全负了伤，只有展飞一人未伤，这才对展飞道：

“那就辛苦展堂主扶着他们出谷了！”

也只是歇息一阵子，展飞早取来刀伤药先替各人加以包扎，这才扶着石冲走出龙舌沟。

方敬玉伤在左肩头，劳爱亲为他敷药包扎，关怀之情，溢于言表，而令方敬玉大感安慰。

劳爱等一行缓缓骑马赶回六盘山，那劳爱为了未能探出宇文山师弟何人而十分苦恼。

不料就在她自龙古沟回来当天，劳爱正在探望石冲几人伤势呢，那钱大夫突然欢叫道：

“好了！好了！终于醒过来了！”

原来钱大夫一直住在六盘山为伍大海诊治，今又为石冲等人治伤，半天来他也够累的了，不料他在探视着伍大海时候，见伍大海的双眼转动，且又啊出声来，大喜之下忙向劳爱禀告。

劳爱忙问钱大夫：

“谁醒来了？”

钱大夫道：

“那个姓伍的矮子醒转了！”

劳爱大喜忙走入伍大海小屋里探视。

伍大海双目直视，一见了劳爱，突的目中见泪……

劳爱忙低声道：

“伍大海，你可听见我的话？”

伍大海晃了一下头。

劳爱急又问：

“你可以开口说话？”

伍大海张口半天，才进出个字：

“贝……贝……”

劳爱道：

“贝老九杀你的？”

伍大海又晃了一下头——

劳爱急又问：

“你想说什么？”

浓重的喘了几口大气，伍大海断续的道：

“贝……老……九……是……宇文山……师弟…他……他们……一明……一暗……的……在坑……你……当家……”

劳爱伸手一拦，对钱大夫道：

“继续治他的伤，看情形他会好起来的！”

钱大夫笑道：

“奇迹呀！哈……”

劳爱走出小屋，早对大元道：

“小心各处防守，一切听展堂主调度。”

大元道：

“当家的准备下山？”

劳爱道：

“我同方敬玉二人立刻下山，贝老九一定还在那小船上。”

如今方敬玉代替方兄，更见情爱的进展顺利。

方敬玉的肩伤并不重，上药包扎已不痛了。

枣骝马上面是劳爱，方敬玉骑的是“一条鞭”，两匹一红一白千里驹，风驰电掣似的直驰向驻马店附近的渭水河。

不错，劳爱与方敬玉二人是去找贝老九。

现在，荒河岸边的柳树林下面，贝老九的小船头上，贝老九端坐在小船上小酌呢。

劳爱与方敬玉的出现，令贝老九目瞪口呆，旋即他匆匆走下小船，笑呵呵的迎看劳爱马头，道：

“恭喜当家的了！”

劳爱缓缓下得马来，长剑提在左手，冷冷道：

“贝老九，你说说看我何喜之有？”

贝老九望望方敬玉那冷漠的跟神，这才又对劳爱笑道：

“今见当家的平安归来，那玉王玉后必已得手，岂不是大喜一桩？”

劳爱一咬牙，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师兄宇文山与塞外虎山五煞未曾像对待我爹一般的也把我乱刀砍死在槐山龙舌沟了？”

贝老九双眉一紧，面色骤变的道：

“贝老九不懂劳当家在说些什么！”

劳爱缓缓在拔剑，边厉烈而冷峻的道：

“贝老九，你好阴险……”

方敬玉也拔剑下马，这时他立刻接道：

“贝老儿，宇文山临死都说出来了，你还想否认？”方敬玉这是故意如此说的，他要叫贝老九斗然间表现出无所掩饰的心态出来！

果然，贝老九一愣又惊的道：

“师兄他……”

沉冷的一笑，劳爱道：

“哼！你还是承认宇文山是你师兄了，那么两年多前那个进入龙舌沟的最后一个就是你了？”

贝老九的嘴巴在咧，有一股厉笑发自他的牙缝中，道：

“劳爱，这次玉王玉后的出现可是你设下的计谋？”

劳爱怒道：

“你才明白。”

贝老九伸手入怀，他的无把怪刀被他旋在烟袋杆上，嘿嘿一声笑，道：

“这么说来我师兄他们是——”

方敬玉道：

“全在丰都城內等你呢！”

贝老九咬牙道：

“贝大爷小觑这臭女人了，你……”贝老九是个去势过的男人，心理上十分厌恶女人，他对劳爱自也是无好感，总在找机会置她于死地，这次他便存着这种心态。

贝老九已平举起怪刀来，劳爱却又问：

“贝老九，有两件事我尚存疑——”

贝老九冷冷道：

“说！”

劳爱道：

“其一，这次你为何不再赶往龙舌沟？”

贝老九仰天哈哈大笑，道：

“这次行动是大白天，我不愿有人认出我贝重天，最重要的是你身上并无我贝重天想夺取的东西！”

劳爱当即道：

“青龙钻！”

贝重天得意的道：

“不错，青龙钻贝大爷曾在你老爹手中见过，觉得比之玉王玉后绝不稍差，所以贝大爷上次赶去了。”

劳爱又道：

“其二，宇文山等已死，你的消息最是灵，为何不及时逃走？”

贝重天冷冷道：

“劳爱，老实告诉你，贝大爷的消息便是来自尚武山庄或天宝赌坊，贝大爷已等了两日，正准备今夜去打探呢，不料……”

劳爱冷笑一声，道：

“从你口中说出‘不料’二字，你应该知道后果吧！”

贝重天突又狂怒的道：

“劳爱，贝大爷仍然疑惑宇文山会说出我的身份！”

星目一寒，劳爱道：

“那么伍大海会不会说呢？”

贝重天惊怒交加的道：

“伍大海他不是死了？”

连声冷笑中，劳爱道：

“人死见尸，你看到伍大海的尸体了？老实告诉你，伍大海好端端的正在我青龙会呢！”

贝老九怒骂道：

“这个王八操的……”

贝老九在骂声中，突然一抹冷电便猝然洒向迎面的劳爱，惨白的银色光华泛着青丝，眩花着人的眸瞳，劳爱的长剑早挥撒而迎上去！

接连爆响起四十二声金铁撞击，撞击声急骤密集得宛如一串鞭炮声：

两条人影倏然分开中方敬玉已自另一方向挥剑而上。

贝老九见方敬玉插手，以为是拉人垫背的好机会，大吼一声跃身反扑方敬玉，以一种泰山压顶的荡荡威势，挟着一溜极光撞去！

于是，又是一阵金铁交鸣，火花崩现中，贝重天与方敬玉两条人影分闪两边，那贝重天目露迷惘脚步踉跄，似是醉酒般的看着自己握刀手背……流血的手背！

劳爱冷叱一声，道：

“贝老九，拿命来！”喝声中劳爱已倏然身形暴起，银芒迸射间，兜头便是一连七十二剑形成一副刃网而罩向举刀上迎的贝重天！

方敬玉却一声不吭的运起“降魔剑法”，斜刺里扑击而上，于是，龙吟似的金铁撞击声中，贝重天挟着满天血雨，陀螺似的旋转身子不停，怪刀抛向半空，“咚”的一声落入渭水河中，而他的人却撞在一棵老柳树杆上……缓缓的，缓缓的瘫软在一滩血水里！

一脚挑翻贝重天尸体，方敬玉早伸手在贝重天身上掏摸起来——

于是，一颗鸽蛋大小的青龙钻果然在贝老九的衣袋里摸出来了。

劳爱接在手中迎着日头看，她没有得意的笑，有着一股热泪自她那星目中往下流……

“爹，青龙会的青龙钻又由女儿找回来了！”

劳爱率领着青龙会兄弟杀进尚武山庄的时候，宇文长江同他的妻子早躲在驻马镇的老婆家里了，从此改名隐姓不再嚣张，连为他爹报仇的念头也没有。

而尚武山庄今改成了青龙山庄，山庄由劳爱指派祈老八去管，而天宝赌坊呢？

天宝赌坊成了伍大海的私产，劳爱对伍大海说的十分清楚：一个喜欢赌的人，开间赌坊最适宜不过了。

现在——

整个六盘山全被大雪所掩盖，银色世界是恬静的——

这时候六盘山青龙会的后山那座三层楼阁下面，门窗关的可真紧，但里面可真的够热闹。

只听得八十多岁的水连天笑对龙师太道：

“你也年近八十了吧，身子骨还这么硬朗，活像我拾的宝玉般硬朗呢！”

龙师太双手挽在袖管里，满嘴没牙，但说的话也真清楚，她呵呵笑道：

“水老哥也不差呀，就看你这股子热心劲，至少还能活上五十年！”

水连天道：

“再活五十年，那多累人！”

一旁方敬玉早笑道：

“水爷爷，往后我夫妻二人会侍候你的，不但不累，你老准越活越欢适！”

劳爱也笑道：

“水爷爷，龙舌沟就别回去了，就在六盘山住下来吧！”

龙师太也点头笑道：

“是呀！年纪大了，总得有人在旁侍候呀！”

水连天抚髯呵呵笑，道：

“你们哪里知道，我老人家可是为玉而活，我今离开龙舌沟赶来这六盘山，那是把你二人看成活宝玉才来的，现在见老夫心愿已了，只等这场大雪过了，我便得赶回槐山

劳爱拉着水连天衣袖，道：

“我不会放你老人家走的，十冻腊月的……”

龙师太一笑，道：

“徒儿，水老的志趣在玉，有玉他便活得快乐，难道你要他不快乐？”

哈哈大笑，水连天道：

“龙师太，只你这句话，老夫便送你一样稀世宝玉。”

说着伸手人怀取出一个檀香盒子，只见他缓缓又道：

“这东西若摆放在你峨嵋的大雄宝殿供桌上应是最适当不过。”

于是他缓缓打开来——

“啊！玉王玉后呀！”

但见一室华光四溢——
每个人发出一声惊叹……
那龙师太却感动得口中直宣：
“ 阿弥陀佛！ ”